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宋代在社會結構、經濟發展與生活型態上有重大的變革，被視為「近代」之始。<sup>1</sup>文學能呈現其時變之風貌，宋代的詩、散文標誌著文人精神，宋詞表現文人的生活趣味，小說則能體察世代轉變下不同階層的聲音。宋代小說的開展，始自敕傳御編的《太平廣記》，以官方之力標幟古體小說之高峰，顯示宋人對小說的熱愛，並成為後世小說愛好者選編故事之示範。此時，小說分兩線發展：一為白話小說；一為文言小說。

白話小說之興起源於社會型態的轉變，其蓬勃發展延續至元明戲曲與明清章回小說，始終為不墜之作，創作者、研究者甚眾。反觀文言小說之發展似在退後，自唐人有意為小說以來，宋代之作被視為平實乏文采，或為仿擬末流。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二十九卷言：「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sup>2</sup>又魯迅於《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宋一代文人之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sup>3</sup>北京大學所編的《中國小說史稿》說：「宋代傳奇由於脫離生活，因襲模擬，沒有創造，總的來說價值很低。」<sup>4</sup>侯忠義、劉世林所編的《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也提到宋代傳奇：「多脫離現實生活，往往模擬前人之作，較少創新，無

<sup>1</sup> 宋代在經濟方面，出現最古老的紙幣——「交子」，真宗時，汴京、臨安等城市人口數據為世界第一，更出現了「夜市」的商業型態；在民族自覺方面，唐帝國的崩潰後，五代諸國競相爭擅，中原在周邊游牧民族眼中，已是對等的關係。兩宋的進步動力實為自覺內發，呈現與前朝大相逕庭之面貌。而學界對於歷史分期各有不同見解，如郭沫若、王禮錫等認為變革始自「鴉片戰爭」，而胡秋原、陶希聖則突出唐、宋時期社會轉變之實，後者的看法已獲得學界大致認同。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1866-1934)更宣揚宋代為近代之始：「在中國，具有那樣內涵的近世，當起於宋代以後，而至宋代為止，是從中世走向近世的過渡期。」參見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323。

<sup>2</sup>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372。此處所稱「俚儒野老」即秦醇、張實、柳師尹這類作家。

<sup>3</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頁180。在第十一篇評北宋樂史的〈綠珠傳〉說：「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評秦醇的〈趙飛燕別傳〉說：「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整體而言，魯迅對這類傳奇體作品評價不高，頁168-169。

<sup>4</sup> 北京大學編：《中國小說史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四章，頁87。

論思想和藝術都不如前代的作品。」<sup>5</sup>於此，唐宋小說之高下似已成定論。然而，這些類型相近或同體共作之文學，真無新創及轉變嗎？顏崑陽曾說：

從中國文學史上歷代的創作經驗現象來看，所有的創作，除了最原始的創造者之外，都可視為廣義的「模擬」，「模擬」而能變化出另一面目，便是「再創」。因此，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幾乎都不是「原創」，而是「再創」。以文學史的建構為價值判準而言，「模擬」有其不可棄置的價值，以文學的藝術性為價值判準而言，「模擬」而能「再創」，亦有其高度價值。<sup>6</sup>

這些「再創」之價值不該僅以簡單的「模擬」視之，應檢討作品實際內涵，才能還原文學的本質。自唐迄宋，文言小說有其外在形制與內在藝術的變遷，除了歷時性的接續現象外，還須透過細部的詮釋，來理解集體文化情意認同的實踐。

文言小說的分類方式眾多，程毅中在《宋元小說研究》中將文言小說概以「雜傳記與傳奇小說」、「古體小說」、「志怪小說」來分類，前兩類多出現在北宋時期，志怪小說則以南宋為宗。一般分類也大抵不出「志怪」、「軼事」、「傳奇」等，志怪一系自魏晉南北朝起，《搜神記》、《幽冥錄》、《夷堅志》是箇中翹楚，將志怪小說推至高峰。軼事類<sup>7</sup>則由於宋人好史，大量的「傳」、「記」豐富小說面貌，作品量也甚多。「傳奇」則是以「奇」為核心，貼近世人生活，卻又具備著幻想情趣之作。而陳文新認為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為傳奇體小說、一為筆記體小說，後者包括志怪及軼事。<sup>8</sup>本文以下對於文言小說以及《雲齋廣錄》之相關比較，以陳文新的分類為主。

「傳奇」原指裴鉞所著之小說名，<sup>9</sup>陳師道在《後山詩話》言：「范文正公為

<sup>5</sup> 侯忠義、劉世林編：《中國文言小說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宋元小說，頁36。

<sup>6</sup> 此說參見顏崑陽：〈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鏈接效用」〉，輔仁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796。

<sup>7</sup> 魯迅創「志人」一詞，寧稼雨撰專書《志人小說史》，今「志人」類或稱之「軼事」，又陳文新的《中國筆記小說史》將之包納入「筆記體」。

<sup>8</sup> 陳文新：〈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1994年），頁63-69。

<sup>9</sup> 清人梁紹壬在《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提到：「裴鉞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可見「傳奇」之名有不同指稱，此處不暇細舉，且舉數例為證。參見氏著：《兩般秋雨盦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48頁。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爾。』<sup>10</sup> 尹洙以古文家的眼光看唐代小說，帶有輕蔑之味，且將〈岳陽樓記〉視為「傳奇體」，乃知此處「傳奇」之名非指「帶有虛構特徵之小說」。至胡應麟將小說分六類，定義傳奇：「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sup>11</sup> 「傳奇」乃成為唐代文言小說之通稱。而宋人慣將單篇傳奇作品歸入「傳記類」或是「雜傳類」，<sup>12</sup>如《太平廣記》將〈霍小玉傳〉、〈謝小娥傳〉等單篇傳奇列入雜傳記類。宋人也將傳奇體小說稱作雜傳類，如樂史的〈綠珠傳〉、〈楊太真外傳〉等乃摭拾舊說，薈萃成文，不算真正的史傳，也不算是較好的小說作品。<sup>13</sup> 又《宋史·藝文志》的小說類收錄許多雜書，幾乎不收單篇傳奇文，目前僅見〈虬髯客傳〉、〈補江總白猿傳〉兩篇。又《醉翁談錄》在「傳奇」類下著錄十八種名目，大抵指愛情故事而言，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吳自牧的《夢梁錄》下「傳奇」一目即指「宋人說話中小說家門的一個題材類別」，可見宋人輯錄這類傳奇體時，分類甚粗簡，對於傳奇的定義也仍未成定論。

雖然，宋人未稱唐人小說為「傳奇」，僅以「傳記」名之，卻與史家傳記有別，不純粹以「史筆」為要。《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等皆將志怪、傳奇之書，如《郡齋讀書錄》、《直齋書錄解題》等放入小說家中，或稱這類作品為「小說」<sup>14</sup>。凌郁之更直接指出：

---

二十五：「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詞說……。」、「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將「傳奇」特指唐代文言短篇小說，此時已能辨明「傳奇」文體意義。參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306。

<sup>10</sup>陳師道：《後山詩話》參見《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七詩文評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86。

<sup>11</sup>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二十八說：「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穀》，《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見氏著：《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374頁。而魯迅對於〈崔鶯鶯〉、〈霍小玉〉等篇也以「傳奇文」稱之。

<sup>12</sup>宋人對於小說的分類存在著一些疏略，仍舊以史家小說觀念看這類作品。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認為傳記、雜家、雜史、小說、故事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參見氏著：《通志》第二冊（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頁831。

<sup>13</sup>參見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9。

<sup>14</sup>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四〈王謝燕〉：「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摭遺》之小說，亦何謬耶！」見氏著：（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81。以及王觀國的《學林》卷五〈杜子美〉：「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見氏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頁154。均認為「小說」

「傳奇」雖然是一舊稱，但在宋代時已孕育出了具有「小說味」的新涵義而成為新命題。因此，我們不能以為，將傳奇置於史部傳記類或視作傳記，就抹滅了傳奇的小說性質，要認識到傳記、雜傳、雜傳記、傳記小說這些概念，在宋代是對所謂傳奇小說的通稱或習慣。<sup>15</sup>

唐人無意將精心經營之作稱為「傳奇」，宋人又以「小說」概括總稱，小說的概念還在曖昧不明階段，然宋人對小說已粗具「以虛構為特徵」之概念。筆者認為宋代這些具有「小說味」的傳奇作品，不應僅視為雜傳，其所呈現豐富面貌及藝術性，值得專文論述，為了與粗陳梗概的筆記體區分，對此類傳奇的敘事文本則統稱「傳奇體小說」。<sup>16</sup>

文人喜作筆記、小說借以騁其才力，於唐代已蔚為風潮，唐之文士作為溫卷媒介，宋人更擅揚馳騁。<sup>17</sup>《雲齋廣錄·序》提到楊文公、歐陽文忠公等均擅一時之事，「其論次有序，辭事相稱，品類不紊。非良史之才，何以臻此哉！」<sup>18</sup>可見宋人對文學經營之用心。然自魯迅認為宋代傳奇體小說「無獨創之可言矣」後，研究者泰半追從此論，已如前所述，康來新甚至直言：

因繼承者——宋人的道貌岸然、泥實不化，於是變的嚴冷、拘謹，有如殿堂槐楸、鬱然嚴毅，不復唐人春和景明、飛動婉轉的花柳風姿，甚至使傳奇體的文運命脈有斷送之虞。<sup>19</sup>

都未給予宋代傳奇體小說較正向的評價，甚至說「傳奇體的文運命脈有斷送之

---

可笑、妄說，乃在指稱其虛構之特色。

<sup>15</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9。

<sup>16</sup>洪邁的《夷堅志》、徐鉉的《稽神錄拾遺》、張君房的《括異志》這類以志怪性質為主之書，非本文討論之作。

<sup>17</sup>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卷八提及：「唐世舉人，尤籍當時顯人，以姓名達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見氏著：《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35頁。可知唐傳奇乃為士子表現文采之媒介，透過傳奇的創作，表現史才、詩筆，並發議論，而宋傳奇在這方面又更甚唐傳奇。

<sup>18</sup>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

<sup>19</sup>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頁4。

虞」，皆只見其單一面貌。宋代理學雖極盛一時，加上文人多半談論古事，不敢大發議論，以免遭禍。<sup>20</sup>然而，宋代經濟狀況的轉型也開啓文學創作另一扉頁，李修生、趙義山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直接點明：文言小說從宋代開始。<sup>21</sup>對宋代文言小說始有平反。苗壯也說：「在文言小說領域，宋代每與唐代並稱，仍然保持旺盛勢頭。」<sup>22</sup>均對宋代文言小說之地位重新評價。傳奇體小說的作者貼近生活實況，超越日常生活的幻想情趣，又厭倦陳陳相因的社會圖景，產生色彩斑斕的想像圖騰，凸顯世人對「奇」之渴望——此即傳奇體小說面目豐富且應被重視之因。

考察宋代著名的《醉翁談錄》、《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等書中的傳奇體小說仍具唐傳奇之格調，並呈現虛構、富文采的特色。《醉翁談錄》又是《國色天香》、《繡谷春容》等通俗類書之先導，宋代傳奇體小說逐漸貼近現實生活，作家自覺地提高小說的文學性，提煉小說的敘事語言，成爲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傳奇體小說出入雅俗，既繼承唐傳奇的詩騷傳統，又保有敘事文學的史傳傳統，<sup>23</sup>由寫意趨向寫實，開展新的書寫傳統。《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爲北宋兩部重要的雜俎集，收錄北宋最佳的傳奇體小說。《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既代表著宋代傳奇體小說，那麼筆者不禁疑惑：這兩部小說能反映時代的狀況爲何？他們在傳奇體小說的源流譜系佔怎樣的位置？演變的關鍵又爲何？冀能藉此重新評價宋代傳奇體小說之地位。

再者，傳奇體小說大盛於唐，泰半演繹愛情故事，透過才子佳人之才情交流，

<sup>20</sup>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提到：「傳奇小說，到唐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漸多，所以文人便設法迴避，去講古事。」此文收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附錄第四講，頁 454。

<sup>21</sup>李修生、趙義山主編：《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第四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 80。

<sup>22</sup>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246。此處聚焦在筆記類上，認爲宋代筆記體小說仍與唐代並駕齊驅。

<sup>23</sup>劉知幾的《史通》開始把子部的小說和史部的雜傳合併，而《隋書·經籍志》把記敘神仙或鬼怪的作品列入史部的雜傳集，將小說歸類於子部，襲自《漢書·藝文志》。《新唐書·藝文志》也把一部分雜傳歸入小說。唐人喜用傳記體寫小說，融入史傳筆法，豐富小說的面貌。就連唐人文集中也收入一些具小說性質的作品，如：《白居易集》收入了〈記異〉，並附錄了陳鴻的〈長恨歌傳〉；韓愈寫了〈毛穎傳〉之類的雜著。唐人寫小說以傳記形式表現，諸如〈任氏傳〉、〈鶯鶯傳〉、〈柳氏傳〉、〈霍小玉傳〉、〈李娃傳〉等，受史傳傳統影響以「傳」命題，添加了鮮活的人物形象，開創不同的故事情節。

容貌風度的玩賞，顯示唐人好「奇」之審美趣味，正與元、明出現的中篇傳奇體小說一脈相承，卻不該一言概括之。陳益源於《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sup>24</sup>一書中，將愛情類傳奇體小說上溯至唐傳奇，如〈鶯鶯傳〉等，並逐篇勘察論述，卻忽略宋代的傳奇體小說中轉移之痕跡。今觀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呈現長篇化、詩化等特徵，再細究唐代愛情傳奇諸篇，雖透過詩詞表現文人的才力，數量卻未及元、明中短篇傳奇體小說可觀，元明的中短篇傳奇體小說品質上也呈現新變，可知唐至元、明之期應有新「變」，其中關鍵即為宋代，自然需考察宋代的傳奇體小說，探索其中之關鍵。

統言之，本論文企圖從《雲齋廣錄》出發，探討目前學界對宋代傳奇體小說研究之洞見與不見，進一步連繫唐傳奇至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試圖確立《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在傳奇史上所扮演的中繼角色，宋代這些傳奇體小說的創作是幫助「小說」的觀念更為釐清或者倒退？期能完整傳奇體小說之全貌。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後世學者論及宋代小說，常並提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比例卻是前多於後，在文言小說這類上，又常集中討論以《夷堅志》為代表的筆記體小說，相較之下，傳奇體小說頗為黯淡，亟需補足此一缺漏。因此以下將範圍定於「文言小說」，自小說史論起，再逐層縮小到北宋的文言小說專著研究，後論對傳奇體小說之研究，概分以下三類：

### 一、宋代小說全面性探討

#### (一)專著

論小說源流及發展之作多如牛毛，以斷代小說為主要討論之作可見張兵的

<sup>24</sup>參見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4年（後由香港：學峰文化出版，1997年）。程毅中也說過：「沒有宋代傳奇，就不會有元明的傳奇小說，也就不能解釋清代《聊齋志異》的出現。」參見程毅中：〈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0。

《宋遼金元小說史》一書，<sup>25</sup>按宋遼金元之序介紹志人、志怪、傳奇、話本等小說，肯定宋遼金元小說對古代小說的繼承，尤其是承載唐傳奇之傳統。自《太平廣記》以來各種小說總集、類書和各種理論的出現，小說發展自此呈現濤瀾洶湧之狀況。其中論及宋代小說時仍觀注話本生成及發展狀況，對宋代文言專集討論的不多，僅略寫《青瑣高議》中與歷史相關之名篇，未提及《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以宋為主的小說史還有程千帆、吳新雷的《兩宋文學史》，有專章論及《夷堅志》、《青瑣高議》、《綠窗新話》等，但也未論及《雲齋廣錄》。

康來新的《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sup>26</sup>關注宋代文化發展之契機，論述宋人對小說學的具體貢獻，言目錄學的部類移位、通俗文學的題材區分，乃至於文藝美學之建立，再廣角思考小說生態、小說文藝觀、及城市論述等議題，以不同之視角看宋代小說。其中，他認為宋傳奇遠不及唐人的花柳風姿、宛轉飛動，小說在宋人的理性經營下，只有筆記體數量、影響較大。主要談論的是志怪小說或通俗小說，並未關照此時的傳奇體小說。

程毅中的《宋元小說研究》<sup>27</sup>認為宋元是小說史上一個繼往開來之階段，它不是新舊交替，而是一個新舊交錯融會的時代。此書按時代先後，對宋元的文言及白話小說進行系統介紹，認為宋代一部分傳奇作家已自覺地提高小說的文學性，錘鍊小說的敘事語言。第三章提到《青瑣高議》之文學史意義，續唐史才及詩筆發展，且「偏重詩筆」這項特徵開後世詩文小說之先河；第六章指《綠窗新話》之通俗化傾向為明代通俗讀物開一條新路。本書論及《雲齋廣錄》之版本、體制與內容，認為《青瑣高議》和《雲齋廣錄》是北宋最有價值的小說選集，藝術上有不少新發展，代表宋代小說的新高峰。且認為《雲齋廣錄》的詩寫得很好，甚至比《青瑣高議》更為高明，但論及演變為《國色天香》所收之詩文小說，僅說「走向另一極端」，未明白論述此變革。程毅中另一本《古體小說鈔》<sup>28</sup>宋元卷選錄所謂的「古體小說」，這類志怪、傳奇、雜俎筆記等也有人稱之為「舊小說」，此書選錄了吳淑、張君房、錢易、釋惠洪等人之作，當中收錄劉斧的《青

<sup>25</sup>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sup>26</sup>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

<sup>27</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sup>28</sup>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瑣高議》、《摭遺》、《翰府名談》，以及李獻民《雲齋廣錄》一書中的九篇、與《筆奩錄》中的〈盈盈傳〉，透過選文可知《雲齋廣錄》極有可能代表著古體小說發展的樞紐。

趙章超的《宋代文言小說研究》<sup>29</sup>從宋代文言小說的生成因緣、發展概貌談起，細數文言小說之分類概況、藝術特徵、時代特色、民俗特色等。將宋代文言小說的發展分四階段：北宋初的過渡期、北宋中葉傳奇復興期、兩宋之交的志怪傳奇共榮期、南宋中後葉的志怪繁盛期。探討較多的主題乃在靈怪類、兆應類甚至是仙釋類小說，麗情類小說集中討論《太平廣記》之故事，僅提及一則《青瑣高議》收錄之作品。然而其在第一章即點出：宋代是中國文言小說史上比較重要的一環，其中有著洪邁、劉斧、李獻民等誰都不能忽視的創作大家，但是長期以來它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而論《雲齋廣錄》一書未達兩頁，僅視其對民間說話的密切連繫，未論當中的傳奇體小說。

韓進廉在《中國小說美學史》<sup>30</sup>一書中，對小說的美學進行探析。小說源於「叢殘小語」，至魏晉志怪初具雛形，再到唐傳奇為文言小說成熟階段，宋元話本則另闢蹊徑，最後發展到稱霸文壇的明清章回小說。小說發展中，史傳傳統以「補正史之闕」為寫作目的，詩騷傳統則憑借想像「假擬妄稱」，這都形成「經典」之地位。其中注目到小說敘事夾雜言志抒情之特質，以及行文中大量穿插詩詞曲賦這項發展，對小說內涵產生新的解釋。

向楷的《世情小說史》<sup>31</sup>將世情小說作完整介紹，最早的世情小說精神實質來自魯迅所說「描摹世態，見其炎涼」，定義世情小說應為：描寫普通男女的生活瑣事、飲食大欲、戀愛婚姻、家庭人倫關係、家庭或家族興衰歷史、社會各階層眾生為主，以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唐以前志怪小說中萌生世情的因子，唐、宋世情小說開始發皇壯大，乃至於《金瓶梅》及其續書創第一個高峰，並出現兩股異流：豔情小說與才子佳人小說。清代則為第二個高峰——《紅樓夢》的出現，到後期的衰微末流，出現狹邪小說——《品花寶鑑》、《風月夢》……等。其中討

<sup>29</sup>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

<sup>30</sup>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2004年）。

<sup>31</sup>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論北宋文言傳奇中的世情小說，討論到〈綠珠傳〉、〈譚意歌傳〉、〈王玉幼傳〉、〈瓊奴記〉等，而《雲齋廣錄》僅有〈王魁傳〉一篇，歸入世情小說範疇，其實忽略其他雜有志異、愛情等性質的傳奇體小說。

陳文新在《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sup>32</sup>一書中，省視從《山海經》到明清等傳奇體小說的美學發展過程。當中第十四章論宋傳奇的衰落及其新變，第十五章則舉宋代傳奇體小說，當中關注幾本重要選集，即為《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綠窗新話》、《醉翁談錄》，以為前二書風格相近，並認同程毅中言李獻民僅是「輯錄者」，而非「作者」一說，言這些書中所舉女主角性格艷情流洩，角色塑造直啓〈嬌紅記〉與《剪燈新話》。

## (二)學位論文

以小說史為學位論文的較少，但仍有藉由小說發展觀看文本中某些特徵的，如左惠英的《從唐宋小說看婦女地位與形象之轉變》，<sup>33</sup>透過唐宋小說文本的分析，來探究唐、宋時期的婦女地位之轉變。分別從婦女的家庭地位及社會地位兩大主軸做分析。家庭地位中分為未出嫁時與本家的關係及出嫁後與夫家的關係兩方面；社會地位則分別從婦女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教育地位及貞節觀做討論。再就唐、宋的習俗文化中的婚俗、喪葬習俗與衣著服飾習俗與覆地地位間的關係做分析。

## (三)單篇論文

單篇論文有丁峰山的〈宋代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歷史地位的重新估價〉，<sup>34</sup>他認為宋代小說研究存在著嚴重失衡，約九成集中於話本，且評價角度狹窄、標準不統一，造成研究上整體創新不足。宋代小說有幾個特點：大量出現名人軼事為主的筆記小說、傳奇的取材多趨向歷史題材、傳奇小說中文人性及通俗性並存、創作風格漸樸實。然宋代開始編纂類書、提小說理論、產生不同的美學風格與美

<sup>32</sup>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sup>33</sup>左惠英：《從唐宋小說看婦女地位與形象之轉變》，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sup>34</sup>丁峰山：〈宋代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歷史地位的重新估價〉，《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3年），頁78-83、137。

學追求，實給宋代小說地位一個平反。余丹的〈宋代文言小說的雅俗分流〉<sup>35</sup>認為唐代文言小說作者、讀者、傳播者都處在高雅文化圈中，宋代則出現大量帶有市井氣息的通俗之作，隨著宋代社會有文化下移之趨勢，文言小說創作和接受的族群擴大，也產生了雅俗的分流，直接影響明清小說的發展。這些論文對宋代文言小說都有重新的省視及思考。

## 二、宋代小說專集研究

### (一)專著

集中討論宋代小說專集，或者針對幾部專集進行比較的書目為數不少，然而大多注目於志怪系統，研究傳奇體小說專著之專書可以說是附之闕如。志怪之作從北宋初年的《稽神錄》到南宋末年的《鬼董》一直未曾衰竭，對洪邁《夷堅志》及其續書之研究眾多，目前有 7 篇學位論文。<sup>36</sup>代表宋代小說新發展的《太平廣記》為研究題目的論文多達 22 篇，<sup>37</sup>均未專門討論傳奇體小說，有些關注到《青

<sup>35</sup>余丹：〈宋代文言小說的雅俗分流〉，《潮湖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5 期，總第 98 期(2009 年)，頁 50-53。

<sup>36</sup>七篇為陳春妙：《〈聊齋誌異〉他界書寫之承衍研究——以《太平廣記》、《夷堅志》、《剪燈三話》為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江昌倫：《「二拍」重寫《夷堅志》故事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陳靜怡：《〈夷堅志〉夢故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6 年、金周映：《〈太平廣記〉與《夷堅志》比較研究——以定命觀為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陳美玲：《〈夷堅志〉之民間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陳昱珍：《唐宋小說中變形題材之研究——以太平廣記與夷堅志為主》，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王年雙：《洪邁生平及其夷堅志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年。以上論文篇目統計至 2011 年 6 月 3 日止。

<sup>37</sup>二十二篇為洪怡雯：《〈太平廣記〉唐人復生故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王淑華：《唐代商人小說研究——以《太平廣記》所見為主》，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洪淑華：《〈太平廣記〉畜獸類故事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陳春妙：《〈聊齋誌異〉他界書寫之承衍研究——以《太平廣記》、《夷堅志》、《剪燈三話》為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2009 年、劉凡瑄：《〈太平廣記〉神類故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陳永信：《〈太平廣記〉喪俗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年、張鈺珊：《〈太平廣記〉鬼類之人鬼婚戀故事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年、洪慈勵：《〈太平廣記〉所反映之唐代門第觀念及士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年、范淑芬：《〈太平廣記〉女仙類故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年、林秋碩：《〈太平廣記〉愛情主題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 年、蘇敏如：《中國水界神異動物象徵研究——以《太平廣記》魚、龜、蛇、龍為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金周映：《〈太平廣記〉與《夷堅志》比較研究——以定命觀為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吳孟羲：《〈太平廣記〉報應類故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年、祝如瑩：《〈太平廣記〉中離魂類型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李漢濱：《〈太平廣記〉的夢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 年、陳昱珍：《唐宋小說

瑣高議》、《綠窗新話》向話本傾斜之特色，於其他則概略不談。

凌郁之的《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sup>38</sup>一書，專看宋代文言小說之變遷，對宋代小說的發展有深入的見解，把握唐宋小說史的流變，看出其觀念發展、風格變遷的表現和原因。並針對文言及白話的交融，分析文言小說向說話傾斜、向戲曲拓殖等因素和表現，將雅俗文學的互動融貫清楚討論，揭示宋代小說全面的形態和走向。本書有專節論《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之地位，集中討論所收的傳奇體小說，才清楚點出其對唐傳奇的繼承，並與話本關係密切之特點。二書揭示新的傳奇精神——近世化、通俗化、市民化，是一種新的小說精神與趣味，雖提到可能為《國色天香》、《繡谷春容》、《萬錦情林》等書之始，卻未進行舉例及論證。

## (二)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有馮一《《雲齋廣錄》研究》<sup>39</sup>，從《雲齋廣錄》的版本源流及相關內容考索出發，看士林清話、詩話錄的文史價值，關注討論的是詩作、傳奇作品，以及其對後世小說戲曲的影響。然此論著正文僅 83 頁，主要注視傳奇作品僅占一章，也僅抓取《雲齋廣錄》繼承唐傳奇遺風，第五章談《雲齋廣錄》對後世小說戲曲的影響，小說部分僅論到南宋之作，元明傳奇的繼往開來則有缺漏，亟待補足。

北宋中期傳奇小說的創作成就反映在《青瑣高議》中，輯錄十多位傳奇小說作家之作，關於劉斧《青瑣高議》有三本論文，分別是：李世玫的《《青瑣高議》果報觀研究》、蔡和慈的《《青瑣高議》女性角色研究》、陳美偵的《《青瑣高議》

---

中變形題材之研究——以太平廣記與夷堅志為主》，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盧俐文：《太平廣記禽鳥類故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周文玲：《《太平廣記》所引唐代四大動物妖故事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許曼婷：《太平廣記中的夢兆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許翠琴：《太平廣記所反映之唐人仕宦觀念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陳淑敏：《《太平廣記》中神異故事之時間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盧錦堂：《太平廣記引書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0年。以上論文篇目統計至2011年6月3日止。

<sup>38</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sup>39</sup>馮一：《《雲齋廣錄》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研究》。<sup>40</sup>以上均以《青瑣高議》為探討核心，分析《青瑣高議》作者及作品，主要以人物及思想進行探究。大陸的碩士論文有戴立哲的《《青瑣高議》與其影響研究》、程巧麗：《《青瑣高議》詞語研究》等。<sup>41</sup>

《醉翁談錄》則兼有傳奇與話本特色，是向通俗發展之關鍵，亦不可忽略，賴嘉麒的《《醉翁談錄》初探》、李時燦《《醉翁談錄》研究》<sup>42</sup>等論文，以文備眾體的《醉翁談錄》作為探討文本，前一本以文化和社會現象切入，後一輯則討論《醉翁談錄》所具備傳奇的面貌，且是為話本的雛形，對內容進行分析，肯定小說史的意義。對此書「傳奇體」的介紹，也僅注目到其邁向通俗之特徵。

### (三)單篇論文

單篇論文方面，趙維國的〈《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sup>43</sup>從王廷珪《盧溪文集》中發現三首與李獻民有關的詩篇，分別為〈和李彥文〉、〈重陽日送李彥文之衡湘兼簡向豐之〉、〈和李彥文春雪〉，對李之生平作考證，第一首詩有「曾讀芸齋編廣錄，固知天下有奇才。」可知《雲齋廣錄》在當時文人士子間頗有影響，但本篇論文對此書並無討論。

## 三、同類型之傳奇小說研究

### (一)專著

<sup>40</sup>李世玫：《《青瑣高議》果報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主要以《青瑣高議》中的善報、惡報故事，寫其呈現的果報思想，以及寫作文體與特徵。蔡和慈：《《青瑣高議》女性角色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年，從女性的地位談起，主要討論此時良家婦女與娼妓人物類型，並就女性角色呈現社會現況。陳美偵：《《青瑣高議》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從《青瑣高議》作者、創作年代進行考索，並分主題論述其思想，並分析寫作技巧。以上論文篇目統計至2011年6月3日止。

<sup>41</sup>戴立哲的《《青瑣高議》與其影響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主要論述《青瑣高議》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及體例特征。程巧麗：《《青瑣高議》詞語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主要從詞形和詞義兩個方面來研究，以《青瑣高議》中的詞語與現代漢語進行比較研究。

<sup>42</sup>賴嘉麒：《《醉翁談錄》初探》，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論時代背景與《醉翁談錄》文本，並對此書進行考訂與評議。李時燦：《《醉翁談錄》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論《醉翁談錄》產生背景、體制、內容分析，並放在小說史的架構下完整此書。以上論文篇目統計至2011年6月3日止。

<sup>43</sup>趙維國：〈《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文獻》第2期(2009年)，頁180-182。

針對「傳奇小說」進行討論的有石麟的《傳奇小說通論》，<sup>44</sup>此為研究文言傳奇小說的專著。先講述「傳奇」、「傳記」、「志怪」，以及傳奇小說的數量，並將傳奇小說分類，分為異遇類、公案類、情緣類、技藝類、因果類、豪俠類、傳記類、世態類、法術類、士流類和傳奇小說的兼類作品。再舉唐傳奇著名單篇作品及傳奇集、宋代傳奇佳作等經典作品，最後總結傳奇小說的文學影響。但其中多著墨於唐代這些「百花齊放」的傳奇名篇，比例上論宋之作相對欠缺。

陳文新的《中國傳奇小說史話》<sup>45</sup>從傳奇小說的發展作為線索，論及傳奇之「奇」的具體內涵，細部推演傳奇成熟、發展及轉型的情形。從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來的傳奇形態及名篇，看唐人傳奇的文體特徵。接續寫宋代的傳奇小說發展，明代則有傳奇性散文、話本體傳奇之創生，乃至於清代傳奇小說興盛的歷史機遇，最後聚焦於古代傳奇體小說巔峰之作——《聊齋誌異》，呈現傳奇多樣化的文體風格。對其歷史過程進行宏觀與微觀的描述，傳奇小說構成了中國小說、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本書提到宋傳奇時說：「宋代的傳奇小說，就總的趨勢說，是在一條向下的斜坡上運行。……其整體水準不高，儘管仍有可讀之作。」<sup>46</sup>聚焦討論樂史、秦醇、張實、柳師尹等人作品，約出自《青瑣高議》或《說郛》，未論輯《雲齋廣錄》中優秀的傳奇體小說，實為可惜。

薛洪勳的《傳奇小說史》<sup>47</sup>從「什麼是傳奇小說？」的問題談起，細言傳奇小說的開端、發展和歷史分期，並將傳奇小說分類。從先秦至明、清，細述傳奇小說的發展、代表作與歷史意義，將傳奇小說脈絡詳盡介紹，對傳奇小說有清楚的梳理。他認為宋遼金元時期是傳奇小說的繼續發展期，已注意到《雲齋廣錄》中的言情故事，並指出其帶有平民傾向，影響通俗傳奇和話本小說的發展，卻認為此書主要學習《傳奇》、《纂異記》、《甘澤謠》等注重文采詞章之書。

李劍國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sup>48</sup>依照北宋前期、中期、後期，南宋前期、中期、後期，以及遼、金為序，分別介紹志怪類小說之概況，並針對存目進行辯

<sup>44</sup>石麟：《傳奇小說通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sup>45</sup>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

<sup>46</sup>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頁349。

<sup>47</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sup>48</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

證。主要關注志怪類小說，非主要論述傳奇體小說，而特別的是其序中提到《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算是最豐富的宋人小說，還說《青瑣高議》「無疑是給北宋傳奇做了一個總結，成為北宋傳奇創作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也指出《雲齋廣錄》「風格統一，極講究藻思文采，學習唐傳奇較為成功，只是語言顯出做作，也有模擬因襲的痕跡。」<sup>49</sup>突出《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的地位，提供研究北宋傳奇體小說很好的立足點。

傅耀珍的《明代艷情小說研究》<sup>50</sup>從艷情小說出發，論明代相關作品。論及宋金元的情慾書寫時，認為相關的內容存在於宋詞與話本中，乃因音樂和娛樂消費之關係，創造出風格香艷之作品，並未論及宋代這類傳奇體小說對明代艷情小說之影響。

## (二)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有游秀雲的《宋代傳奇小說研究》<sup>51</sup>，透過對宋傳奇的搜尋、分類研究，審察宋傳奇在文言小說寫作上的遞變。對宋代傳奇的研究概況有詳細的介紹，並對各類作品以專論方式來討論，各章針對愛情傳奇、歷史傳奇、志怪傳奇、俠義傳奇、公案傳奇、社會寫實傳奇進行細部研究，明確指出宋傳奇作家與作品題材、作品特色等概況，與宋傳奇的影響與歷史地位。歸結出宋傳奇是戲曲、小說創作的根源，並且是元明清三代話本體傳奇以及中國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其論宋代愛情小說一章，主要提《青瑣高議》、《醉翁談錄》及《夷堅志》等書之故事，無提及李獻民之作。

李軍鈞的《唐宋傳奇小說文體研究》<sup>52</sup>追溯傳奇之源流，並分別論述唐、宋傳奇小說的發展狀況，唐五代的傳奇體小說的敘事範式還深受六朝志怪等筆記體小說的影響，中期則發展成熟，建立了「文備眾體」的傳奇文體，傳奇小說文體

<sup>49</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5。

<sup>50</sup>傅耀珍：《明代艷情小說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年）。

<sup>51</sup>其博士論文《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將元明時期的短篇傳奇小說按志怪、愛情、歷史、世情宗教、豪俠、公案等八種題材類型與唐宋傳奇作一比較。歸結出元明短篇傳奇小說在傳奇小說史上，上承唐宋、下啓清代的價值，並對通俗小說和戲曲產生不小的影響，對此應給予正面的評價。參見游秀雲：《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年。

<sup>52</sup>李軍鈞：《唐宋傳奇小說文體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敘事藝術更爲豐富和完善。宋代傳奇小說的發展是唐五代傳奇小說的繼承和創新，本論文針對宋傳奇特別的篇章論述，重新定位宋代傳奇小說的價值，指出宋傳奇小說文體的時代性，並且對宋傳奇的俗化提出看法。

陳益源的《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sup>53</sup>提出元明中篇傳奇小說廣見於明清通俗類書與小說彙編，其中又疑點重重，乃針對元明中篇傳奇小說進行梳理，從〈嬌紅記〉、〈賈雲華還魂記〉、〈鍾情麗集〉、〈龍會蘭池錄〉、〈雙卿筆記〉、〈麗史〉、〈荔鏡傳〉、〈懷春雅集〉、〈花神三妙傳〉、〈尋芳雅集〉、〈天緣奇遇〉、〈劉生覓蓮記〉、〈李生六一天緣〉、〈傳奇雅集〉、〈雙雙傳〉、〈五金魚傳〉一系列愛情小說談起，並進行分析，最後點出元明中篇傳奇小說自成體系，並影響明清白話小說的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不容忽略的重要環節，卻僅上溯至唐傳奇，未注目《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

陳霖的《宋代麗情傳奇研究》<sup>54</sup>將宋代麗情小說進行界定、分期，並論及其與宋代理學、世俗化等關聯，點出人物的藝術特徵與歷史定位。陳霖關注到宋代出現大量描寫愛情的傳奇，形成繁榮的局面，藉此對宋代麗情傳奇概念釐清，並整理篇目，最後將宋代麗情傳奇放在文學史脈絡上，察其與唐代愛情傳奇、「三言二拍」、明清傳奇戲曲等之間的關係。

趙薇的《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sup>55</sup>以明代麗情小說爲主軸進行討論，先界定「明代麗情傳奇」的範疇，次論述明代麗情傳奇的思想內涵、藝術特徵，最後提出明代麗情傳奇的歷史定位。主要討論嬌紅系列與剪燈系列之書目篇章，從人物形象、空間描寫、情節結構模式等諸點進行分析，僅在論《麗情集》時，提及可能受《雲齋廣錄》立「麗情新說」影響，還收錄《青瑣高議》、〈愛愛詞〉、〈李應仙〉等篇，以上諸篇均與「麗情」脫離不了關係。

其他以宋傳奇中特定範圍形象論述的，有曾尹嬋的《宋傳奇異類婚戀故事研究》<sup>56</sup>對宋傳奇異類婚戀故事類型內容分析、敘事模式、敘事角度、故事結構，再探討各異類的愛情內涵及故事中所反映的時代思想、社會民心、作者之創作意

<sup>53</sup>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4年。

<sup>54</sup>陳霖：《宋代麗情傳奇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sup>55</sup>趙薇：《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sup>56</sup>曾尹嬋：《宋傳奇異類婚戀故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圖。總結宋傳奇異類婚戀故事敘事手法或藝術特色，並說明對後代文學的影響。林芯妍的《宋傳奇娼妓之研究》<sup>57</sup>透過對宋代傳奇中娼妓形象，探討宋代社會狎妓盛行之原因，顯示宋傳奇有朝向「市井化」的特點，產生有別於其他朝代小說的獨特風貌。林溫芳的《宋傳奇「人鬼戀」研究》<sup>58</sup>主要針對人鬼戀愛之背景、類型、思想與特色及藝術寫作進行分析。專論寫作手法則有趙修霈的《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sup>59</sup>提出傳奇手法基本上表現出一種辯證性：時空的「幻實」、典故的「離合」、文體的「出入」、情理的「依違」、傳寫的「美醜」。以美學為核心，對舉參照出現於某篇唐傳奇作品使用的傳奇手法，藉此理解宋傳奇「怎麼說故事」。

### (三)單篇論文

單篇論文可見凌郁之的〈傳奇體的衰落與唐宋文風的嬗變〉<sup>60</sup>，當中提及《雲齋廣錄》、《青瑣高議》、《醉翁談錄》等書保存底層文人的通俗傳奇作品，不失唐傳奇的文采與虛構。宋代文人的審美趣味轉移，乃受宋代散文發展、成熟、普及之影響，且此一文風的轉移乃唐傳奇衰落主因。然，分析《青瑣高議》內容中涉描寫處，多用駢偶句式，此語言特點又與古文不協調，可見古文與傳奇之消長。段庸生〈宋人傳奇論〉<sup>61</sup>舉《青瑣高議》中的故事為例，言宋代傳奇在歷史題材上的發展，主要目的為勸懲，雖然也講名士與妓女之戀愛，卻有明顯不同，如〈王玉幼〉中對命運的抗爭是〈鶯鶯傳〉所無，道出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張祝平的〈以雅入俗——宋代小說的普及與繁榮〉<sup>62</sup>探討宋代傳奇體小說由雅入俗的原因，乃在皇帝人民的喜好推崇，內容題材漸有市民化特徵，作品更驅向市俗。王巧玲的〈宋傳奇的特點及原因分析〉<sup>63</sup>分析宋傳奇特點，一為作者地位普遍低下，

<sup>57</sup>林芯妍：《宋傳奇娼妓之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sup>58</sup>林溫芳：《宋傳奇「人鬼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年。

<sup>59</sup>趙修霈：《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sup>60</sup>凌郁之：〈傳奇體的衰落與唐宋文風的嬗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4期（2006年），頁59-63。

<sup>61</sup>段庸生：〈宋人傳奇論〉，《重慶商學院學報》第1期（2000年），頁80-81。

<sup>62</sup>張祝平：〈以雅入俗——宋代小說的普及與繁榮〉，《雲夢學刊》第24卷第4期（2003年），頁77-80。

<sup>63</sup>王巧玲：〈宋傳奇的特點及原因分析〉，《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第6期（2006年），頁1-2。



二為宋文人審美心態，三題材範圍較窄及處理手法單一，四為關注社會意義而充滿勸戒意味，五語言藝術特色鮮明，六開直接描寫人物心理之先河。當中所舉宋傳奇為〈梅妃傳〉、〈流紅記〉、〈李師師外傳〉等，約取材自《青瑣高議》，宋傳奇的論文多以《青瑣高議》為主軸，相對忽略《雲齋廣錄》。

文言小說雖較慢被重視，後漸有研究者投入，如袁行霈、侯忠義的《中國文言小說書目》、程毅中的《古小說簡目》、寧稼雨的《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等，相繼編纂文言小說專題書目，逐步提升文言小說的地位。北宋傳奇體小說的創作，於質量來看都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是唐傳奇後的一個高峰，今已有人替宋代傳奇作輯校，如程毅中作《古體小說鈔》、李劍國作《宋代傳奇集》，文言小說的重要性逐步提升，《雲齋廣錄》一書在宋代小說史上理應獲得應有的注目。然而，程千帆、吳新雷的《兩宋文學史》中雖開闢專節論述《夷堅志》、《青瑣高議》、《綠窗新話》等重要的志怪及傳奇作品，卻未論及《雲齋廣錄》。從以上文獻分析可知，研究者對李獻民的《雲齋廣錄》注目甚少。趙章超在《宋代文言小說研究》雖說李獻民是不可忽略的大家，但未給《雲齋廣錄》一席之地；凌郁之認為此書有新的小說趣味；至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乃給《雲齋廣錄》一個公允的分析及評價，但都未繫論至元明之中篇傳奇體小說。馮一已有鑽研《雲齋廣錄》的學位論文，但僅就文本分析，本論文企圖上下追索，深究《雲齋廣錄》於小說史上之定位。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綠天館主人說道：「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sup>64</sup>吳志達在其《中國文言小說史》也認為北宋中至南宋中這階段，是形成傳奇特色的時期。宋代的文化發展、士階層轉變、士人的藝術精神產生轉向，這些文化轉型將社會帶向與唐截然不同之位置，五代入宋的作家有徐鉉、吳淑、樂史等、南宋更有洪邁、曾慥等等，這些文人紛紛投入創作，也給文言小說更多滋養。宋代傳奇小說集和文言小說集為數不少，目前比較可考的有：《洛陽縉紳舊聞記》、《墨庄漫錄》、《投轄錄》、《友會談叢》、《筆奩錄》、《麗情集》、《清尊錄》、《昨夢錄》、《異聞》、《摭青雜說》、《洞微志》、《青瑣高議》、《雲齋廣錄》、《醉翁談錄》等，還有失傳的作品如《茗川子所記三事》、《賢異錄》、《續樹萱錄》等。這些作品都可作為了解宋代文言小說概況之書目，對於研究宋代這類小說提示了相關性。文本的操作主要以《雲齋廣錄》作為討論核心，橫向聯繫《青瑣高議》，並縱向對照唐至明代愛情類的傳奇體小說之關聯。

《雲齋廣錄》原有十卷，李獻民撰，有宋徽宗政和元年(西元 1111 年)自序，現存金刻本，藏於臺北中央圖書館，內容為八卷與後集一卷，後集一卷無類名，收錄〈盈盈傳〉並附〈盈盈歌〉，當為刊印者附入此書，實存八卷。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卷十三著錄此書，十卷九門，今本僅存六門，蓋有亡佚。<sup>65</sup>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二提此書八卷，後集一卷，大概又非原刻，也未見晁公武「十卷九門」之說。<sup>66</sup>

《四庫全書總目》評《雲齋廣錄》：「文既冗沓，語尤猥褻……其書大致與《青瑣高議》相類。」<sup>67</sup>僅列入存目，不加以收錄，實有偏頗。《郡齋讀書志》評之「記一時奇麗雜事」，<sup>68</sup>均對此書提出意見。前三卷錄「士林清話」與「詩話錄」，

<sup>64</sup>此為綠天館主人在《古今小說·序》所說，參見(明)馮夢龍輯：《古今小說》(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1。

<sup>65</sup>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96。

<sup>66</sup>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122-123。

<sup>67</sup>參見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五十四〇小說家類存目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909。

<sup>68</sup>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97。

大抵與傳奇小說關係不大，後為「靈怪新說」、「麗情新說上」、「麗情新說下」、「奇異新說」、「神仙新說」卷，本論文試圖釐清這幾篇傳奇體小說在小說史上前後相承之關係。

《青瑣高議》，劉斧編撰，其為宋仁宗、哲宗時人，書序中資政大學士孫副樞稱他為「劉斧秀才」，編有《摭遺》、《翰府名談》等書。《青瑣高議》在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中均著錄十八篇。<sup>69</sup>《青瑣高議》成為後世小說一系，如別集卷四〈張浩〉一文，在《醉翁談錄》中題為〈張浩私通李鶯鶯〉，《寶文堂書目》著錄話本〈宿香亭記〉，《警世通言》載〈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等。諸多故事成為後之纂集者及宋代說話人之題材，又如《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等均摘錄大量的傳奇體故事。康來新認為《青瑣高議》就「選」而論，可視為宋人傳奇典律形成；趙景深認為本書是「從傳奇體到章回體小說的橋梁」、「多被後世取為小說戲劇的材料」；<sup>70</sup>李劍國認為是北宋最優秀的小說集。<sup>71</sup>

《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兼有詩話、瑣事逸聞、志怪、傳奇等類目，當中的傳奇體作品承續唐傳奇，加上宋代新內涵，又與說話共融有無，代表宋代傳奇體小說轉折的樣態。本論文欲透過《雲齋廣錄》文本研究，考訂《雲齋廣錄》中亡佚或散見他處之篇章，如《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六〈僧惠圓〉引自《雲齋廣錄》。書中的〈王魁歌〉也收入《醉翁談錄》、《類說》等書，又有話本〈王魁傳〉、雜劇〈王魁負桂英〉、戲曲〈焚香記〉、京劇〈活捉王魁〉等。《類說》卷十八收有《雲齋廣錄》數條，有所節錄，特別的是〈蘇小歌蝶戀花〉又增了一段。《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李應仙不負鄭元和〉寫的正是元稹〈李娃傳〉的故事。〈西蜀異域〉改編成〈李達道〉，〈錢塘異夢〉改編成〈錢塘佳夢〉，這些傳奇體小說

<sup>69</sup>晁公武言：「《青瑣高議》十八卷，不題撰人。載皇朝雜事及名士所撰記傳，然其所書辭意頗鄙淺。」參見氏著：《郡齋讀書志》，頁 579。《宋史·藝文志》小說類有載：「劉斧《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又《摭遺》二十卷，《青瑣高議》十八卷。」參見(元)脫脫等修：《宋史》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2413。最慢在明代析為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又別集七卷。今北京國家圖書館有陳寶晉作跋的鈔本，前後集各十卷，又別集七卷。另有明殘本十三卷，上海圖書館藏有前集的鈔本；南京圖書館有紅藥山房鈔本，為清鈔本。

<sup>70</sup>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頁 93。

<sup>71</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87。還提到：「傳奇作品大量編在小說集中，最豐富的是劉斧《青瑣高議》和李獻民《雲齋廣錄》。《青瑣高議》約有四五十篇傳奇作品，多為宋人作品，不少係劉斧自撰，它無疑給北宋傳奇做了一個總結，成為北宋傳奇創作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參見氏著：《宋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5。

對話本及其他傳奇體小說之傳承極其重要。

其次聚焦於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元明傳奇體專集之作家及作品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餘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剪燈系列作品<sup>72</sup>、以及趙弼的《效顰集》、陶輔的《花影集》、釣鴛湖客的《鴛渚志餘雪窗談異》……等等。主要以愛情故事為主的還有：玉峰主人的《國色天香》、何大倫的《燕居筆記》、余象斗的《萬錦情林》、及不確定編者的《風流十集》、《繡谷春容》、《豔情逸史》……等。這些字數約在一萬字上下之中篇傳奇體小說，必有受到唐傳奇之影響。游秀雲《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以及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二書都對其進行考察，但未曾注意到宋代傳奇體小說的重要位置。這些以愛情為題材之傳奇體小說，應該各有所承，亟需給予公平之評價。

本研究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程毅中、程有慶先生點校為本，此本以金刻本為底本，共九卷，後還有補遺〈僧惠圓〉一篇，及附錄考證《雲齋廣錄》見於《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總目》、《滂喜齋藏書記》與中央書局本的記載，程毅中先生於大陸研究文言小說有成，此書實可為考察之文本依據。在研究方法上，利用史書、方志、甚至是作家文集，考察作者或被記錄者之生平，並運用後代的目錄書追溯作品之流傳概況。接續考察文學的傳播方式，如唐傳奇的流傳方式是手抄本，當時雖有雕板，付梓的多半是官方文書，傳播受限，流行範圍不出士大夫階層。而宋代發展活字印刷後，傳播及接受情形有怎樣的改變？並關注文人樂於創作與閱讀之風氣，追溯傳奇體小說在當朝被注目之程度。再將作品放至歷史、政治、社會、文化脈絡上來延伸，針對該類作品的小說要素和題材類型，分析歸納這類以愛情為題材的傳奇體小說之特點，進而呈現其發展脈絡。

---

<sup>72</sup>楊義在《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提到：「從明初到明中晚葉「剪燈」系統的傳奇小說，上承唐宋傳奇的餘韻而雜入志怪的幻想，在吟詠人與人、人與鬼之間的歷史悲涼和愛情淒豔之時，表現了明人重情欲的趣味，也汲取了明代話本的空氣。在傳奇、志怪、話本的多種文學風氣的錯綜之間，明代傳奇既為擬話本提供素材，又充當六朝志怪、唐宋傳奇到清初《聊齋誌異》以傳奇筆志怪的文體形式變遷的中間物。」參見氏著：《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268。

####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論文欲從李獻民的《雲齋廣錄》出發，考察宋代文言小說在文學史上之定位，並提這些為數甚多的宋代文言小說之表現，對比唐傳奇與明代中短篇傳奇體小說，並試著找出在《雲齋廣錄》的輯錄上，我們能逐步見到哪些特點呢？以下是本論文的研究步驟：

第一章：緒論。先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有宋一朝為近世之開端，小說能體現世變風貌，《雲齋廣錄》是一部不可忽略的文言小說，當中收錄的傳奇體小說極有可能前承唐傳奇、後啓元明的中短篇傳奇體小說，著重此點研究價值，欲向之深究。其次為文獻探討，系統介紹北宋文言小說之研究現況，以明白前人奠基之概況，並釐清其不足之處，藉此確認此研究之可行性以及此論文的預期成果。再次為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宋代傳奇體小說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來深究，比較宋代文言小說之共時性，並探討其歷時性之轉變。本論文主要以《雲齋廣錄》為主，論其在宋代小說史所扮演的角色，並縱向考察唐宋元明以來之傳奇體小說，追索其脈絡，特別是在「愛情」類題材上的發展情形。

第二章：北宋文言小說與《雲齋廣錄》。本章先釐清北宋文言小說之概況，不管是官方的《太平廣記》或私家的《類說》、《麗情集》、《綠窗新話》等，皆是宋人自覺地整理文獻，透過小說作品大量被採摭編選之情形，確立宋代小說的全面獨立。小說長期演變至宋，加以印刷文化開展、圖書事業發達、研究風氣蓬勃之因，在宋人的自覺意識整理保存之下，北宋有許多富創意的選本。程毅中將宋元時期小說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以《雲齋廣錄》的輯錄作為標幟，這時古體小說還佔著主導的地位，此時的題材是「靈怪」與「麗情」的結合。<sup>73</sup>可見《雲齋廣錄》的集輯乃宋元小說史的重要關鍵。必先考訂《雲齋廣錄》的版本

---

<sup>73</sup>程毅中的《宋元小說研究》將宋元小說分三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雲齋廣錄》的輯錄作為標幟，這時古體小說還佔著主導的地位，此時的題材是「靈怪」與「麗情」的結合；第二階段以《夷堅志》、《摭青雜說》為標誌，題材已有擴大；第三階段則以《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嬌紅記》為代表，是小說史的新高峰。參見氏著：《宋元小說研究》，頁 417。

及古今亡佚之概況，<sup>74</sup>以北宋政治、社會、經濟各面向探析文言小說的源流與發展、刊刻等狀況，透過作者身家及時代背景，對古體小說析疑考辨、進行審美細讀，並探知後世的小說彙編的情形，釐清《雲齋廣錄》輯錄所代表的時代意義，與《雲齋廣錄》在文言小說史上的歷史評價。

第三章：《雲齋廣錄》的內容與形式。本章從《雲齋廣錄》中「筆記體小說」及「傳奇體小說」論起，前者大抵筆記雜錄之體；後者則延續唐傳奇題材及敘事範式。透過形式與內容的辨析，試圖貼近作者編纂之意，考訂其中故事之互見情況，或者有改編及流傳之差異。北宋傳奇體小說常沿襲六朝志怪之風，喜談鬼仙又兼艷情之描寫，《雲齋廣錄》中〈四和香〉、〈王魁歌〉、〈西蜀異域〉、〈丁生佳夢〉等均摻雜靈怪之事，完全不涉及鬼神的傳奇體小說僅〈雙桃記〉一篇。從《雲齋廣錄》的輯錄概況可看出作者書寫編輯特質；從題材內容可看出其詩文性特徵，以及筆記體小說與傳奇體小說的關連性；從形式特徵可見其以詩入文等小說表現之作用。

第四章：《雲齋廣錄》與同時代文言小說的比較研究。宋代文言小說在小說史的地位雖不高，數量卻不少，《雲齋廣錄》之特徵在它書中應有類似表現，同時代的文言小說當中，有數本值得注目：《東軒筆錄》與《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有八條、「詩話錄」有二條內容幾乎相符，兩書當中應有引用與參考；《詩話總龜》注明摘錄自《雲齋廣記》的詩話前集有十九則，如〈唐御史〉、〈曹封州〉、〈楊軒〉、〈李元膺〉、〈方子通〉、〈錢塘異夢〉。《青瑣高議》同樣存在著詩話、筆記以及傳奇體的模式，其中〈瓊奴記〉、〈王幼玉記〉、〈溫琬〉、〈西池春遊〉、〈譚意歌〉、〈越娘記〉、〈張浩〉、〈王謝〉等傳奇故事中有艷情之描寫，甚為重要，應對比兩書輯錄之題材差異，考察傳奇體小說書寫範式。最後，還可與宋代其他文言小說比較研究，對其相近之作其中的筆記、詩話錄、傳奇體等類進行橫向對比，以釐清宋代文言小說之全貌。

<sup>74</sup>如《邵氏聞見後錄》卷卅引李達道故事時稱此書為《雲齋小書》，參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36-237。周密的《志雅堂雜鈔》卷下言嘗見《雲齋廣錄》十卷，內有〈四和香〉與〈豪俠張義傳〉，後篇今已亡佚。又周密記此兩篇在「靈怪類」，然〈四和香〉應屬「麗情」，概今之存本乃後人重編。參見氏著：《志雅堂雜鈔》（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122。

第五章：《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定位。本章先與唐代傳奇體小說進行比較，並看元明傳奇體小說，主要分靈怪、麗情、奇異、神仙等類，藉此論《雲齋廣錄》的繼承與開創。自唐傳奇迄元明中短篇傳奇出現文體滲透之情形，細細追索可見各類小說題材的發展軌跡，主題、情節等敘事情境之轉變則是其發展的表現。特別值得成爲主軸論述的乃是愛情題材的傳奇體小說，唐人傳奇如〈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飛煙傳〉等大量「愛情」主題名篇，與《雲齋廣錄》前後相承，有其發展軌跡。唐人使用「詩筆」淡化「史筆」，開創出一種新的小說體式，「詩與小說的文體滲透」爲唐傳奇的豐富關鍵。並以「傳」名篇，文中間有詩句，結尾有議論之特點，這幾項特徵對敘事情境產生內在滲透，爲宋所承，成其敘事美典。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認爲李獻民所選的作品「比早期作品更自覺地注重詩筆」<sup>75</sup>，〈王魁歌〉本身即是詩，其餘十三篇中高達十篇穿插詩詞，《青瑣高議》以七言命名，也代表詩滲入小說，建立詩韻趣味的人物品賞。內容觸及商業發達、社會問題、出現平民獻聲等新變。唐到宋傳奇的創作從寫意走向寫實，到了元、明的〈嬌紅記〉、〈賈雲華還魂記〉等傳奇體故事，寫實的手法更爲清晰，描述更貼近「世情」層面。《雲齋廣錄》貼近現實生活，明人之作又更不掩其風流韻味，加強「艷」、「異」的概念，編出一系列《艷異編》或續書。元明作品中的詩賦常相互借用，甚至到了「氾濫」之地步，《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實爲元明「詩文小說」之濫觴。

第六章：結論。透過《雲齋廣錄》與其他傳奇體小說之比較，追索傳奇體小說脈絡後所得之結論，確立《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時代定位，並總結本研究的成果與意義。

---

<sup>75</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126。

## 第二章 北宋文言小說與《雲齋廣錄》

文言小說發展至明代，出現數以百計的文言小說總集，其中體現的小說觀念有長足進步，文人好彙萃此類文言小說選集之原因定非憑空出現，以叢集類編之特徵向上追溯，發現宋代有許多的文言小說編選總集，應為一濫觴，故不可不將焦點放於該朝。再者，歷朝以來對文言小說之評價總是唐優宋劣，誠如桃源居士在《宋人小說·序》中認為宋小說比起唐小說「奇麗不足，而補雅有餘。」<sup>1</sup>楊升庵在《升庵全集》中說：「宋人小說不及唐人。」<sup>2</sup>這些說法究竟是針對整體宋代小說而發，還是特指雜錄、志怪或傳奇之流？若未得窺宋代言言小說之全貌，由此對宋代小說存著定見，則失之偏頗。因此，本章從北宋的文言小說出發，特別關注傳奇體小說的發展，考察這類作品的實際表現是否真如歷史評價般「奇麗不足」呢？

### 第一節 北宋文言小說概況

宋人好才學，喜歡蒐羅知識加以表現，出現類似「雜俎」<sup>3</sup>的特殊著作，這類著作具百科全書之作用，兼有詩話、瑣事逸聞、志怪、傳奇等類目。兼因印刷文化開展、圖書事業發達、研究風氣蓬勃的帶動，在宋人的自覺意識整理保存之下，宋代有許多富創意的小說選本，《雲齋廣錄》、《青瑣高議》為兩部有名

<sup>1</sup> 明編《五朝小說》中《唐人百家小說》有桃源居士的序：「(小說)尤莫盛于唐，蓋當時長安逆旅，落魄失意之人，往往寓諷而為之。然子虛烏有，美而不信，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餘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較之段成式、沈既濟等，雖奇麗不足而樸雅有餘。彼如豐年玉，此如凶年穀；彼如柏葉菖蒲，虛人智靈，此如嘉珍法酒，飫人腸胃；並足為貴，不可偏廢耳。」無明確指涉，然概指宋代雜事小說之類。參見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4。

<sup>2</sup> 楊慎：《升庵全集》卷七十一〈小說〉，參見王雲五主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925。

<sup>3</sup> 「雜俎」乃雜記一類的書，約完整於段成式的《酉陽雜俎》，這部短篇小說集共三十卷，最後十卷為續集，上繼晉張華的《博物志》，下啟發元明清三代小說，後世研究者眾，對小說的影響不可忽略。



的代表作。除此之外，不管是筆記體或傳奇體小說的創作皆不少，有諸多書籍別具特徵，能證明宋人好才學之特點，以下先整理北宋小說的表現概況。

### 一、北宋文言小說的界定

宋人小說表現可以南、北宋為分界隔。北宋分三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為北宋前期；仁宗、英宗（1023—1067）為北宋中期；神宗、哲宗、徽宗、欽宗（1068—1126）為北宋晚期。南宋亦分三期：高宗朝（1127—1162）為前期；孝宗、光宗、寧宗（1163—1224）為中期；李、度、恭、端、趙昀五朝（1225—1279）為後期。<sup>4</sup>南宋文言小說多聚焦於志怪，傳奇創作相對落寞，題材也頗為狹隘，半寫道士半敘幽冥，前期如耿延禧的〈林靈素傳〉、王禹偁的〈海陵三仙傳〉，出現許多天師、真人等角色，乃源於北宋皇帝崇尚道教，南宋則浸淫愈深，《投轄錄》、《陶朱新錄》等書多有此類故事。又有〈毛烈傳〉、〈出神記〉等幽冥故事，與佛教、因果相連，宣揚迷信思維，這些作品的小說藝術大抵不高。南宋中期以洪邁的《夷堅志》為翹楚，爾後，王質的《夷堅別志》、郭彖的《睽車志》、吳良史的《時軒居士筆記》、劉名世的《夢兆錄》……等書都是在洪邁的影響下問世，這些生動的志怪體小說，掀起一股志怪波瀾。還有無名氏的《摭青雜說》，其中的〈夫妻復舊約〉、〈守節〉、〈茶肆還金〉多寫市井趣味，開拓市井題材和意識。南宋末期則有沈氏的《鬼董》、羅燁的《醉翁談錄》、何光的《異聞》等，敘事具通俗性，文風也趨向說話，南宋末由於國家將亡，這些作品也漸失光芒，這類題材非本文論述範疇，暫論至此。

北宋前期的小說家有：樂史、吳淑、耿煥、陳纂、張齊賢等人，<sup>5</sup>延續唐末

<sup>4</sup> 將宋小說分六期，出自李劍國：〈宋人小說：顛峰下的徘徊〉，收入《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2。吳志達的《中國文言小說史》也將宋小說分三期：宋初為唐人小說延續期、北宋中迄南宋中為雅俗融合期、南宋末為衰亡期。張兵在《宋遼金元小說史》分四期：北宋初復甦期、北宋中為發展期、兩宋之交為轉型期、南宋中後期為興盛提高階段。趙章超的《宋代文言小說研究》也分四期：北宋初過渡期、北宋中葉傳奇復興期、兩宋之交的志怪傳奇共榮期、南宋中後葉的志怪繁盛期。其實，這些分期只是就小說外在表現特徵來歸納，內在的獨特性不能僅以時代分期討論，但為方便介紹採分類較細的第一說。

<sup>5</sup> 北宋前期作者多五代入宋之文人，北方有秦再思作《洛中紀異》、張齊賢作《洛陽緝紳舊聞記》、張君房作《乘異記》等。南方有後蜀入宋的耿煥作《野人閒話》、《牧豎閒談》；黃休復作《茅亭客話》；由南唐入宋的吳淑作《江淮異人錄》、《秘客閒談》；由吳越入宋的陳纂作《葆光錄》；由馬楚入宋的曹衍作《湖湘神仙顯異》、《湖湘靈怪實錄》（今已無存），這些南方人成

五代的風氣，多寫志怪人事，表現較好的是張齊賢的《洛陽縉紳舊聞記》、吳淑的《江淮異人錄》、樂史則寫歷史人物〈綠珠傳〉、〈楊太真外傳〉等傳奇。北宋中期代表作家有錢易、丘濬、杜默、蘇舜欽……等，錢易有〈桑維翰〉、〈越娘記〉、〈烏衣傳〉，丘濬有〈孫氏記〉，杜默有〈用城記〉，蘇舜欽有〈愛愛歌序〉，胡微之〈芙蓉城傳〉，張碩有〈流紅記〉等文，王山更有《筆奩錄》一書，志怪則有張君房的《乘異記》、錢異的《洞微志》、聶田的《祖異志》。此時作家已經有獨立自覺的創作意識，最重要的傳奇都被收入《青瑣高議》與《青瑣摭遺》中。北宋後期有為數不少的小說總集，秦醇的〈譚意歌〉、柳師尹的〈王幼玉記〉、無名氏的〈張浩〉等文都被收錄在劉斧的《青瑣高議》中；劉斧還有《翰府名談》一書。又李獻民《雲齋廣錄》中有十四篇傳奇，講究詞藻，有少見的優秀之作。還有些佛道觀念或寫因果報應之作，如陸元光的〈回仙錄〉、崔公度的〈陳明遠再生傳〉、廖子孟的〈黃靖國再生傳〉，具有哲理性思考，以上均為較著名且有特色的文言作品。

有些作者乃五代入宋，作品未必皆於宋時經營，但其創作乃北宋小說史之表徵，為免遺漏，將其作品一併納入討論。其中，有些作者不詳之篇目，兼採後世研究之結論，一併歸於本論文範圍討論。而創作年代有爭議者，如〈梅妃傳〉多被視為宋代作品，如魯迅在《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中以為是作於南渡前後，程毅中在《宋元小說研究》認為是北宋代表作，李劍國的《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卻將之視為唐曹鄴的作品。又如〈楊太真外傳〉作者樂史乃宋人，作品卻被收入《唐人說薈》中，則有明顯錯置。除明確可考的作者外，為免遺漏且博採眾說，有涉及宋代的即併入討論。

## 二、北宋文言小說作品輯錄概況

宋初開國以來，修書大業方興未艾，先成書《太平御覽》<sup>6</sup>、《文苑英華》

---

為宋初小說創作之主力。

<sup>6</sup> 宋李昉的《太平御覽》雖主要記錄史部和子部典實，還收錄不少六朝小說，對文言小說的開創有一定的影響。其序言曰：「御覽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又說：「帝閱前代類書門目紛雜，失其倫次，遂詔修此書。」賦予此書甚重之責，參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頁1及3。

各一千卷，後李昉等人奉詔、輯野史小傳爲《太平廣記》，此書於太平興國六年正月奉旨雕印，然而僅貯於太清樓，一般文人未能得見。雖於當時普及性不高，然此書部類清晰，一書之下尚有各卷、部，《太平廣記》的分類簡潔明白，如：神僊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報應三十三卷、夢七卷、精怪六卷、狐九卷……等，可從類目下考見相關故事，分部清晰，代表宋人編輯意識已明確。《太平廣記》正是六朝志怪與唐傳奇的一個總結，官方收輯圖書的過程清楚地說明了《太平廣記》之地位，開啓宋人對小說的愛好。《太平廣記》既然代表著官方之力，也影響宋人大量的創作上，作家有意識地進行著錄，對小說的喜好有增無減，在編選作品時，按照類目編排，一目了然。官方編纂的《太平廣記》出現後，除了接續創作者眾，小說作品也多被採摭編選爲集，有些以專題呈現，秦川曾說：

專題小說總集在宋曾出現過，但為數甚少。明代不僅數量多，而且類目也多，如艷情專題、劍俠專題、笑話專題等等，成為這一時代小說總集編選的一大特色，並與白話小說融合成這一時代的主流。<sup>7</sup>

明代如《艷異編》、《風流十集》等艷情小說蓬勃發展，是否與宋人小說有所繫連？此特殊現象有待本論文第五章討論，然秦川沒有特別指出宋代的專題小說究竟爲何書？筆者以爲約是《麗情集》、《青瑣高議》、《雲齋廣錄》、《夷堅志》等書，而這些「專題」小說，理與明代傳奇作品一脈相連。宋代小說之輯錄還有一個特色：好摘錄小說雜書之叢編。《紺珠集》、《類說》等從以往書籍中抄寫現成材料，摘錄成輯，這類書籍數量龐大，終宋之世始終不絕，其不具原創性，當然沒有獨立創作之特徵，但我們得知宋之世定有很多人喜歡這類彙編叢輯，對小說創作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宋人對小說分類概念未明，又好顯才學，必廣納諸多題材入書，以廣徵博

<sup>7</sup> 秦川：〈明代文言小說總集略述〉，收入黃霖、辜美高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頁375。

采，目的在補正史之闕，目前可見之作不下百種。《五朝小說》<sup>8</sup>一書指出宋人小說有 143 種，均歸於「偏錄家」，現將所見於北宋創作之書目羅列於下<sup>9</sup>：

書名/篇名	作者/編者	卷數	創作時代	備註
燈下閒談	佚名	二卷		
稽神錄	徐鉉	六卷	五代入宋	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是自它書中錄出者
洛陽縉紳舊聞記	張齊賢(師亮)	五卷	作者為太平興國進士	《文獻通考》作十卷
江淮異人錄	吳淑	二卷	五代入宋	
秘閣閒談	吳淑	五卷	五代入宋	
洛中紀異	秦再思	十卷		原書失傳，《類說》卷十二收《紀異錄》
葆光錄	陳纂	三卷		《說郛》、《五朝小說》題唐陳京撰，乃偽託
該聞錄	李旼	十卷	作者景德二年鄉薦出仕不第，熙寧中致仕歸	《類說》卷十九收 21 條，原書亡佚
文會談叢	上官融	一卷	有天聖五年序	
鹿革事類	蔡蕃	三十卷		
鹿革文類	蔡蕃	三十卷		

<sup>8</sup> 據清代顧修的《匯刻書目》第十二冊著錄的共四部分、469 種，乃：魏晉小說分十家 113 種、唐人小說分兩家 104 種、宋人小說偏錄家 143 種、明人小說不分家 109 種。

<sup>9</sup> 以下書目不少已亡佚，目前可見的收錄在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此表前半為輯錄之作，〈越娘記〉以下均為單篇故事。

談苑	宋庠	十五卷		原《南陽談藪》，《文獻通考》作《楊文公談苑》八卷
撫青雜說	不著撰人	三十七卷		《說郛》題王明清著，不知所據
青瑣高議	劉斧	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載皇朝雜事及名士所撰記傳，然其所書辭意頗鄙淺
翰府名談	劉斧	二十五卷		
撫遺	劉斧	二十卷		
雲齋廣錄	李獻民	九卷	成書於政和辛卯五月八日	
泊宅編	方勺	十卷		
搜神秘覽	章炳文(叔虎)	三卷	有政和癸巳(1113)章炳文自序	
劍溪野語	陳正敏	三卷		
冷齋夜話	釋惠洪	十卷		《文獻通考》作六卷；晁志六卷
古今詩話	李頎	不知卷數。原書久佚		
遜齋閒覽	陳正敏	十四卷	宋崇寧至大觀年間(1102-1110)	
文酒清話	佚名	現存卷五到卷九	北宋末	

春渚紀聞	何蘊	十卷		
歸田錄	歐陽脩	二卷		
塵史	王得臣(彥輔)	三卷	序稱正和乙未，行年八十	
默記	王銍	三卷		
續清夜錄	王銍	一卷		書已失傳
陶朱新錄	馬純	一卷	作者於隆興(1163-1164)初年以太中大夫致仕	
雞肋編	莊綽	三卷		
清尊錄	廉布	一卷	作者為北宋末進士	《說郛》卷十一收十則
墨庄漫錄	張邦基	十卷		
紺珠集	朱勝非	十三卷		
鐵圍山叢談	蔡絛	五卷		
清異錄	陶穀(翰林學士)	二卷		
東軒筆錄	魏泰	十五卷		
青箱雜記	吳處厚	十卷	作者為黃祐五年進士	
東齋記事	范鎮	六卷	元豐中作	《直齋書錄題解》作十卷
類說	曾慥	六十卷	紹興六年成書	
高齋漫錄	曾慥	一卷		
綠窗新話	皇都風月主人	二卷		

筆奩錄	王山	七卷		
麗情集	張君房	二十卷		
乘異記	張君房(允芳)	三卷	咸平癸卯序	取「晉之乘」之意
縉紳脞說	張君房	二十卷		一作《脞說》
洞微志	錢易(希白)	三卷		《文獻通考》作十卷
祖異志	聶田	十卷	康定元年序	
茅亭客話	黃休復	十卷		
括異志	張師正	十卷(後志十卷)		
涑水紀聞	司馬光	十六卷		
溫公瑣語	司馬光	一卷		
湘山野錄	釋文瑩	三卷		
玉壺清話	釋文瑩	十卷		
夢溪筆談	沈括	二十六卷		
廣卓異記	樂史(子正)	二十卷		
東坡手澤	蘇軾	三卷		即所謂《志林》
龍川別志	蘇轍	四卷		
龍川略志	蘇轍	六卷		
孫公談圃	孫升(君孚)	三卷	作者為元祐中書舍人	
澗水燕談	王闢之(聖涂)	十卷	作者為治平四年進士	
續世說	孔平仲	三卷	編宋至五代事	《文獻通考》作十二卷，《四庫總目》作十卷
幕府燕閒錄	畢仲詢	十卷		

金華神記	崔公度	一篇		
記陳明遠再生事	崔公度	一篇		
芙蓉城傳	胡微之	一篇		
越娘記	錢易	一篇		
任杜娘傳	沈遼	一篇		
溫泉記	秦醇	一篇		
清夜錄	沈括	一卷		原書失傳
綠珠傳	樂史	一篇		
愛愛歌序	蘇舜欽	一篇		
流紅記	張實	一篇		
王幼玉記	柳師尹	一篇		
譚意歌記	秦醇	一篇		
艾子	蘇軾	一卷		
楊太真外傳	樂史	一篇		
李師師外傳	佚名	一篇		
梅妃傳	佚名	一篇		

北宋仍有許多亡佚之作，或有目無文，未能一一辨析，然，由上表可知宋代文言小說表現風姿多變，釐清作者與時代可幫助研究宋代文言小說。傳奇體小說有不同型態：單篇傳奇如〈綠珠傳〉，小說集如《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等，整體而言，大部分仍是志怪題材之傳奇體小說。

劉勇強在《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中認為傳奇在宋元時期有三個新變：一為隋煬帝系列故事，二為〈嬌紅記〉故事，三為通俗傳奇集的編撰。<sup>10</sup>通俗傳奇集主要指的是《青瑣高議》與《醉翁談錄》<sup>11</sup>，當中收錄不少作家作品，且

<sup>10</sup>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頁 202-212。

<sup>11</sup>《醉翁談錄》是一本小說文獻集，具備宋元說話的資料，往往被改編成後世的戲曲作品。陳文新曾提到：「如果我們打算比較完整地了解宋代話本體傳奇的，就不能不了解這幾部選集，它們是：《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綠窗新話》、《醉翁談錄》。」見氏著：《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436。



加以整理、改編，具備七言的小說題目，為通俗話本先驅。志怪小說以南宋共四百二十卷的《夷堅志》為一高峰，然北宋也不乏佳作，張君房的《乘異記》、《緝紳脞說》、章炳文的《搜神祕覽》等書纂集不少奇聞異說。記錄雜事類的作品有陳正敏的《遯齋閒覽》、佚名的《文清酒話》，後者較似笑話集。北宋文言小說風貌變幻多采，帶有有宋文人氣息，魯迅也認為傳奇與志怪之間有繼承與轉變的互動關係，<sup>12</sup>文言小說的諸類型態及內容交互作用，成就斐然，藉由後世小說彙編之情形，筆者企圖對古體小說析疑考辨、進行審美細讀，以確立宋代文言小說具獨立性且為後世所傳。

## 第二節 北宋文言小說的源流與發展

宋代文言小說前有所承、後有所繼，後之研究者應追本溯源並探其發展，後世審視宋代小說之論已於前文陳述，現應回到宋代小說本身來視其實際表現。宋人認為談論鄙俗之事實難登大雅之堂，如陳振孫謂李商隱的《義山雜纂》乃：「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sup>13</sup>可見宋人認為這類作品格調不高，僅作為嬉戲之用。嚴謹如韓愈，也寫出〈毛穎傳〉等帶有諧謔性之作。文人對這類作品視為遊戲之筆，可知真正的文豪對自己的文章乃有所擇取，有「文以載道」之古文，也有戲謔性的排遣之作，對兩種文類的看法也不同。梁章鉅的《退庵隨筆》曾記載：「昔僧秀觀西與黃山谷曰：『作詩無害，唯艷歌小詞，可罷之。』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sup>14</sup>山谷將「艷歌小詞」歸諸「惡道」，在創作艷歌小詞上當然就不如寫詩來的嚴謹。洪邁在《容齋四筆》卷八也提到《夷堅志》這蒐羅宏闊的專集

<sup>12</sup>魯迅曾言：「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或托諷諭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參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頁120。

<sup>13</sup>李商隱的《義山雜纂》收錄當時民間流傳的諧謔諷刺語，陳振孫認為格調不高。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310。

<sup>14</sup>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二十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頁42。

作者，對於文中「不實」的記載覺得後悔莫及。<sup>15</sup>蘇軾改寫過《甘澤謠·圓觀》、蘇轍寫過〈夢仙記〉、歐陽脩寫過〈韓蟲兒〉<sup>16</sup>，大致接近小說筆法，卻皆被屏棄在其文集之外。歐陽脩、蘇軾、沈括、陸游等這些宋代較富盛名之文人不屑創作傳奇，或者偶一爲之，也不甚注意，可見當時社會風氣。以上是文人對此類作品的態度，而宋代文言小說的發展過程，仍具許多左右因素，這些內緣及外緣因素作用在小說身上，產生怎麼樣的新變？是否也有視小說爲大者之文人？有待下文討論。

### 一、北宋政治、社會、經濟對文言小說的作用

宋代理學興盛，從濂、洛、關、閩四派，乃至朱熹集大成，這些理學家大力強調「天理」、「道德」，又加上宋人喜歡廣徵博采，以補正史之闕，反而禁錮小說發展。宋人的價值觀與思維變爲刻板、理論化，如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錢易的〈越娘記〉、〈溫泉記〉，不少作品涵蓋大量的說理。平實化使小說的構思與想像窘促，語言顯得呆板平實，缺乏鮮活想像，造成說理化、教條化。如《宋史·藝文志·序》所記：「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sup>17</sup>宋人思維方式被限制在理學藩籬中，使創作樣貌和主題呈現都無法生動多姿，戕害小說發展。<sup>18</sup>宋人理性，離不了儒家思想的條理化、邏輯化，這條件對小說發展相當似乎不利，然而，並非所有文學家都會接受這樣的主張，特別是民間的作家，世俗的力量更甚於理的重擔，這些因素不可能全盤扼殺小說的發展趨勢。小說創作者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辭賦、詩歌、古文、佛教敘事文學、民間文學等影響，產生新的變化，增添小說之表現。如〈大業拾遺記〉在寫隋煬帝與陳俊主、張麗華鬼魂相遇時，多有情致，不具有強烈的教化要求，和宋元話本重趣味是相通的。《夷堅志》在

<sup>15</sup>洪邁：《容齋四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1。

<sup>16</sup>〈韓蟲兒〉一文被附錄入《荅川子所記三事》一卷，不知何人著，三事乃「勃窣姑」、「王立」、「林果毅」，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一，頁328。

<sup>17</sup>參見（元）脫脫等修：《宋史》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2354。

<sup>18</sup>宋代作家有強烈的求實精神，常表現在小說中，造成想像的斷裂，例如《夷堅志補》卷二〇〈神霄宮醮〉一篇寫關於林靈素降仙的故事，當然是純屬虛誕，偏要追究是不是這位道士使用魔術矇蔽眾人；《夷堅志序》聽到一個人航海被巨魚所吞的故事，文末卻追問：「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故事中穿插，不能不造成靈感的枯竭和想像力的鈍化萎縮。

追求「新奇而怪」的目標，並有向說話傾斜的特色，傳奇作品雖有「士習拘謹」的呆板面，也有著相反的情韻，已出現了若干與宋、元「說話」相通的因素，具有較明顯的市井民眾的思想特色，這是不可忽略的潛流力量。

思想的囚禁會產生反動，文人或從風姿多變的小說找尋寄託，產生不少設幻鋪陳之作。並由於經濟的發展，市民的娛樂漸被重視，北宋的商業活動蓬勃躍動，開封城有「夜市」、「早市」、「鬼市」等經濟活動，居民消費能力甚高，《東京夢華錄》「朱雀門外街巷」條說：「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sup>19</sup>消費能力旺盛，市井小民水準提高，汴京更是北宋的政治經濟中心，宋代小說開始描繪下層市民的生活：〈茶肆高風〉寫茶樓主人拾金不昧、物歸原主的故事；〈大桶張氏〉的主人翁只是個高利貸者；〈蘭姐〉寫一個婢女智擒賊人之事；〈鄂州南市女〉寫僕人彭生拒絕富家女求婚之情事。許多的角色在唐傳奇幾乎不曾出現過，漸趨下層寫實，乃源於宋代經濟結構改變之因。

今觀宋代的志怪與傳奇體小說為數不少，除了創作者眾，閱讀者也甚多。「志怪」之作從北宋初年《稽神錄》到南宋末年《鬼董》創作量甚高，洪邁的《夷堅志》乃為一高峰，此類創作歷久彌新，可知宋人對這類題材的喜好；「軼事」也因宋人好表現才學，藉以補充當朝人物形象，帶有「史傳」的精神，數量不少；僅有「傳奇」一類的創作量較少，後世的評價也不高。小說成為文人休閒之排遣，如《歸田錄》記錢惟演曾對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sup>20</sup>宋人樂於欣賞文言小說，除了私下閱讀外更常討論文言小說，張邦基曾說：「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sup>21</sup>宋人喜歡這類書籍，並且廣為討論，也與創作風氣相輔相成。

再加上宋代的經濟發展有長足的進步，商業經濟的表現也深層的影響著社會的文學、繪畫、文化心理等等，一般的民眾也具備著文化欣賞的力量，消費群體重心轉移，也使得文學與藝術產生根本的變化。經濟的繁榮發展幫助世

<sup>19</sup>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卷二，頁39。

<sup>20</sup>歐陽脩：《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二，頁25。

<sup>21</sup>張邦基：《墨庄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二〈解剛中言異事〉條，頁56。

俗力量擴張，文人常將說話中的某些故事放入著作中，〈鴛鴦燈傳〉以及《鬼董·樊生》都將焦點放在市民社會，體現說話之趣味。又如《東坡志林》、《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等，也都表現對市井的關注，帶有市井趣味。趙章超論宋代文言小說：

宋代文言小說中，蠶婦村氓、市井細民占了絕對大的比例，呈現出平民化的特徵。<sup>22</sup>

而世俗化的趨向，也影響文言小說和話本小說合流，甚多文言小說對史實、官制等不甚考究，如無名氏的〈鴛鴦燈〉就蘊藏了市民意識，〈黃損〉一文寫唐代官制都不甚確切。這些不合情理的寫作，也透露出宋代作者可能未如唐文人般熟諳歷史，亦考證不詳，其實，正因讀者為平民百姓，不需細究史實，只需合乎情感發展即可，促使小說風貌多樣化。對比宋人於宋詩、古文、理學的態度迥異，便知小說在宋人心中嚴謹度不足，然其代表著宋代市民化之的現象，小說對宋人日常生活仍重要。

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同源異構，兩者互相影響，表現在題材與素材上，後世的戲曲小說也從中汲取養分。《青瑣高議》別集卷四〈張浩〉一文，在《醉翁談錄》中題為〈張浩私通李鶯鶯〉，《寶文堂書目》著錄話本〈宿香亭記〉，《警世通言》載〈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等。《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李應仙不負鄭元和〉寫的正是元稹〈李娃傳〉的故事。《雲齋廣錄》中的〈西蜀異遇〉改編成〈李達道〉，〈錢塘異夢〉改編成〈錢塘佳夢〉，諸多故事成為後之纂集者及宋代說話人之題材，也成為戲曲的強大力量。宋代的文言小說帶著近世化、通俗化、市民化，是一種新的小說精神與趣味。

## 二、北宋文言小說的刊刻與流傳

宋代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突飛猛進地成長，交通發達，洛陽、揚州、杭州、

<sup>22</sup>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頁18。

成都為主要繁榮的大城市，人口稠密，有許多的官商仕紳，對藝術的要求也高。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序》載有：「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sup>23</sup>記錄了北宋汴京的繁榮，此描述正指出宋代文化娛樂大肆發展的情形。並由於造紙、製墨及印刷技術的改良，出版事業突飛猛進，宋版刻印講究，不管是行款、大小字、字體、框欄的設計都煞費苦心，加以中央與地方政府全力編印圖書，書店坊市也競相加入了刻書的行列。再加上宋人刻書態度嚴謹、校勘精審，<sup>24</sup>因此訛誤較少，也保存了許多的小說刻本。北宋時期，主要的刻書中心有汴京、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等地。

宋代文言小說有幾個特點：大量出現名人軼事為主的筆記小說、傳奇的取材多趨向歷史題材、傳奇小說中文人性及通俗性並存、創作風格漸樸實。然宋代開始編纂類書、提小說理論、產生不同的美學風格與美學追求，這些都是宋代文言的獨特價值，並且將傳奇的風貌傳承、帶領至明代中篇傳奇小說，乃至於清代文言的高峰之作——《聊齋志異》。董乃斌論及文言小說說：

歷來文學史對蒲氏《聊齋》的思想、藝術均評價甚高，認為它是唐傳奇以後文言小說的創作高峰，而對上舉其它諸書則均有貶詞，殊不知《聊齋誌異》正需眾多同類(文言小說)、異類(白話小說、民間說唱、戲劇等)文學的滋養、扶持和烘托才顯出其高標獨秀的姿態，而絕不會是毫無基礎和依傍的飛來之峰。<sup>25</sup>

<sup>23</sup>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頁1-2。

<sup>24</sup>明代中晚期，文化界吹起一陣崇古之風，許多好學之士和藏書家驀然回首，才發現宋版舊籍已存世不多，也與當時的刻本迥然有別，藏書家更以「佞宋」、「寶宋」的痴迷心態，不惜重金購藏並訪求。宋版不僅在版本學、校勘學上富重要意義，宋版的美學與魅力更是無法以實際價格估量。爾後，兵燹戰亂使宋版書快速消逝，現存北宋印本約略僅有極少數的佛經。

<sup>25</sup>參見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67。《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云，昫之意蓋以異苑搜神後記所錄皆短文，為六朝人雜傳記之體，楊太真外傳、會真記則摹繪加詳、邊幅甚廣，乃唐人傳奇之體，聊齋既多

《聊齋志異》的高峰應其來有自，唐宋文言小說的滋養造就這一本鉅著，不可忽視文言小說之力。就目前可見的宋代文言小說來看，私家的《類說》、《麗情集》、《綠窗新話》等，皆是宋人自覺地整理文獻。《青瑣高議》及《雲齋廣錄》以類相從，有世說體的傾向，側重形式的分類，以篇幅短小為特徵，二書中的傳奇故事特別值得關注，雖然唐傳奇已具備傳奇的風姿與典型，然宋傳奇作者「再創造」的過程中一變唐傳奇風貌，將典故陌生化，改寫翻新創造「奇」之效果。不管是私家創作或有意識為之，流傳下來的這些作品都已成為宋文言小說的代表，消費重心的轉移、刊刻技術的發展……等特點，亦成就了宋文言小說多變之面貌。

### 第三節 《雲齋廣錄》的誕生

程毅中認為《青瑣高議》和《雲齋廣錄》是北宋最有價值的小說選集，二書編纂時代約距三十載，後者之分類選錄標準更為明確，藝術上有不少新發展，代表宋代小說的新高峰。<sup>26</sup>此二書甚為重要，然研究《青瑣高議》者眾，或針對《青瑣高議》的世俗趨向論，或以審美角度分析，真正站在時代的角度來看輯錄意義者更少；至於並提二書者也少，聚焦於《雲齋廣錄》者又更少。程毅中將宋元時期小說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雲齋廣錄》的輯錄為標幟，第二階段以《夷堅志》、《撫青雜說》為標誌，題材已有擴大；第三階段則以《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嬌紅記》為代表，乃小說史之新高峰。<sup>27</sup>此分法

---

傳奇之文，又錄雜事……宋洪邁夷堅志中亦有傳奇之文，則前人多有其例，不自松齡始。」也認為《聊齋》的高峰乃源於唐傳奇以及爾後的傳奇體小說。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735-736。

<sup>26</sup>程毅中說：「《雲齋廣錄》和《青瑣高議》是北宋的兩部最有價值的小說選集。二者實際上都是雜俎性質的小型叢書，但《雲齋廣錄》有分門類目，後六卷全為傳奇，選錄的標準比較明確。」見氏著：《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25。凌郁之也看重《雲齋廣錄》和《青瑣高議》二書，說：「《青瑣高議》和《雲齋廣錄》是北宋兩部具有非常價值的小說集，與唐傳奇相比，二書中傳奇既有文體的一致性及題目、敘事範式的承續性，又出現了宋代小說的新質素。」見氏著：《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47。

<sup>27</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417。

將北宋、南宋、元末各視爲一期，而北宋又特別標舉《雲齋廣錄》，是少數探尋《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之地位的學者，《雲齋廣錄》的輯錄應是宋代小說史的重要關鍵。

### 一、《雲齋廣錄》輯錄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字彥文，開封府酸棗縣人<sup>28</sup>，僅知《雲齋廣錄》成書於徽宗年間，<sup>29</sup>其餘生平平均不詳。學術界對《雲齋廣錄》乃李獻民撰或者僅爲輯錄者存有爭議，李劍國認爲此書「前八卷都是李獻民自撰，風格統一」<sup>30</sup>，然此書自序錄：「故嘗接士大夫餘緒之論，得清新奇異之事頗多。今編而成集，用廣其傳，以資談讌。」<sup>31</sup>明確地說是「編而成集」，其次，卷九的〈盈盈傳〉乃自王山《筆奩錄》選入，<sup>32</sup>可知李獻民爲輯錄者的可能性較大。王庭珪曾與李獻民交遊往來，其〈和李彥文〉有「曾讀芸齋編廣錄，固知天下有奇才。……往歲聞名為相識，常如弱水隔蓬萊。」<sup>33</sup>之詩句，可知此時兩人未相識，但《雲齋廣錄》在當時文人士子間已頗有影響。趙維國的〈《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sup>34</sup>以三首與李獻民有關的詩篇，並對李之生平作考證，詩作分別是〈和李

<sup>28</sup>趙維國對李獻民的籍貫進行考究，虞延，在春秋時屬鄭邑，因境內有綿延不絕的虛廩而得名，秦時，因境內多棘置酸棗縣，南北朝後魏併入小黃縣，隋後才重置酸棗縣，宋政和七年改名延津縣。趙維國：〈《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文獻》第2期(2009年)，頁180-182。此篇文章同時收入《文獻季刊》第二期(2009年4月)，頁178-180。程毅中《古體小說鈔》題解言李獻民乃延津人，然而本書寫於政和元年，此時酸棗縣還未改名延津。

<sup>29</sup>《雲齋廣錄》卷首有北宋政和辛卯年(1111年)的序，而書中〈西蜀異遇〉故事發生於紹興年間，故此篇應出現在紹興之後，大概是此書在紹興年間又有增補修訂。

<sup>30</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11。

<sup>31</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1。

<sup>32</sup>程毅中有相同看法，程毅中於其題解言：「蓋亦輯錄成書，如王山〈盈盈傳〉出《筆奩錄》，已見前。」見《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51。

<sup>33</sup>王庭珪(1079-1172)，字民瞻，號盧溪先生，吉州安福人。王庭珪：《盧溪文集》卷十二，頁。「芸齋編廣錄」的「芸」乃「雲」字之誤，概因傳抄或刻印之失。

<sup>34</sup>趙維國：〈《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文獻》第2期(2009年)，頁180-182。三首詩分別見於《盧溪文集》卷十二、十三、十五。〈和李彥文〉詩云：「偶從山澤得追陪，吐論風生不受埃。曾讀芸齋編廣錄，固知天下有奇才。愁堆青簡千年蠹，忙過黃槐幾度開。往歲聞名未相識，常如弱水隔蓬萊。」〈重陽日送李彥文之衡湘兼簡向豐之〉詩云：「九日君當簇馬鞍，重岩細菊為誰斑。飲登回雁峰頭月，看盡清湘雨後山。莫遣音書和夢斷，會傳名聲落人間。向即理棹歸何晚，湖水今應不滿灣。」〈和李彥文春雪〉詩云：「聞道江城雪似沙，東風吹動曉寒加。輕飄瓦屋鱗鱗密，亂搖牆竿櫛櫛斜。著地正憐新種竹，漫天故壓未開花。君應對此方乘興，飲似長虹吸海涯。」

彥文〉、〈重陽日送李彥文之衡湘兼簡向豐之〉、〈和李彥文春雪〉，本論文對此《盧溪文集》並無更深的討論，僅從三首詩得知兩人互有唱和往來，資料不多，但已知此書在當時文士間有不可忽視之力量。

《雲齋廣錄》刻本已如第一章所敘，而自宋迄今的版本流變，是否有郢書燕說或郭公夏五之處，可從歷朝論及此書內容來推，此書最早見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三：「《雲齋廣錄》十卷，右皇朝政和中李獻民撰。分九門，記一時奇麗雜事，鄙陋無所稽考之言為多。」<sup>35</sup>南宋周密在《志雅堂雜抄》卷下紀錄：「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僧贊寧《要言》三卷寫本；……《雲齋廣錄》十卷，北(此)本小訛(說)，靈怪內有〈四和香〉及〈豪俠張義傳〉；〈洛陽古命記事〉、河南王正倫〈河南志〉之類，充齋視聽，鈔三卷。」<sup>36</sup>《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雲齋新說》十卷」；<sup>37</sup>明末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雲齋廣錄》十卷，錢曾的《也是原書目》小說類也說此書十卷，季振宜的《延令宋板書目》則著錄八卷，清末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書記》收藏此書，其中言《雲齋廣錄》的刻印狀況：

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萬卷樓兩印朱文甚古，疑為豐人翁藏書。忠義下一字微蝕，右首从邑尚可辨，疑當為豐之受姓所由始也，後歸王履吉國朝入泰興季氏漢陽葉氏。<sup>38</sup>

潘祖蔭言此書共有八卷後集一卷，認為是北宋孤本。<sup>39</sup>可知在清初《雲齋廣錄》

<sup>35</sup>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97。

<sup>36</sup> 周密：《志雅堂雜抄》（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122。此書明顯點出靈怪內有〈四和香〉及〈豪俠張義傳〉，然依據今本〈四和香〉見於麗情新說下，靈怪只有〈嘉林居士〉、〈甘陵異士〉兩篇，可知此時的卷目與今存本大有不同。

<sup>37</sup> 參見(元)脫脫等修：《宋史》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413頁。《宋史·藝文志》作《雲齋新說》；《邵氏見聞錄》引作《雲齋小書》；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中〈張俞〉、〈僧惠圓〉均注出於《雲齋新說》。可知紹興年間有兩個書名——《雲齋廣錄》與《雲齋新說》，兩版內容大致相同。

<sup>38</sup>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122-123。

<sup>39</sup> 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書記》有紀錄：「宋刻《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一函二冊），宋廩延李獻民彥文撰。卷一〈士林清話〉，卷二、三〈詩話錄〉，卷四〈靈怪新說〉，卷五卷六〈麗情新說〉、卷七〈奇異新說〉，卷八〈神仙新說〉……北宋孤本流傳至今，亦說部中之秘帙也。」與四庫著錄相同。見氏著：《滂喜齋藏書記》，頁122。



已經有十卷與八卷本之說，概十卷本也在清初之際散佚。季振宜、潘祖蔭都認為此書是宋版。

曾慥的《類說》卷十八摘錄《雲齋廣錄》十五則，目錄卷寫《雲齋野錄》，記其內容寫《雲齋廣錄》；阮閱的《詩話總龜》收錄前人或當時賢人的詩論詩評，當中有十九則註明引用自《雲齋廣錄》；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有引錄六則。<sup>40</sup>可知同時代作者對此書亦有關注，甚至收錄入自己編輯之書中。李獻民對艷情以及男女情思投注許多興趣，故事女主角多有脫離禮教束縛、大膽而熱烈追求愛情的志向。此書在宋代文士間傳遞流通，也成為後世著錄書目者關注焦點，由以上資料可推知：一、此書在宋代已有刊刻出版。二、由被引用的情形觀之，此書在文人間產生的影響遠較現今所知更為鉅大。<sup>41</sup>三、宋代十卷本與今所見八卷本是兩種版本系統，宋板的原貌乃十卷。四、八卷之目次、內容與十卷版本已有出入，分類也有不同。

## 二、《雲齋廣錄》與宋代文言小說的歷史評價

從官方選集《太平廣記》一書乃皇帝賜名一事，可知文言小說被放在極為顯目之地位。李昉在〈進太平廣記表〉說明小說的作用乃「足以啟迪聰明，鑑照今古。」<sup>42</sup>宋代肯定文言小說的人不在少數。曾慥的《類說·序》言：「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喬寓銀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sup>43</sup>文人對於小說的重視，也開始將之進行分類與評價議論，如北宋的趙令時作《侯鯖錄》，書中對小說有精闢的論述，開始論其人物的美學塑造、概括人物形象，

<sup>40</sup>阮閱的《詩話總龜·序》點明編纂此書時間為宣和五年十一月朔，《雲齋廣錄》乃政和辛卯五月八日序，自此已隔十餘年，而影響還很明顯。此書目以為作者為李元文，應傳抄之誤。《雲齋廣錄》某些篇目被收入他書之情形，將在第四章進行討論。

<sup>41</sup>茲將他書出現關於《雲齋廣錄》之記錄情形，整理於附件一，以清楚其流傳演變。

<sup>42</sup>李昉：〈進太平廣記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

<sup>43</sup>參見曾慥：《類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之說也見於《太平御覽》：「凡諸故事可資風教者悉記之，及延見近臣必援引談論以勸戒焉。」李昉：《太平御覽》，頁3。此說亦近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所記「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集瑣語也。唐宋以後，作者彌繁。中間誣漫失真，妖妄靈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見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835。

肯定唐傳奇的藝術魅力。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序》中說：「所書者必勸善懲惡之事，亦不為無補於世。」<sup>44</sup>洪邁在《夷堅丁志·序》回覆笑者說：「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闕其笑。」<sup>45</sup>洪邁說自己是「善學太史公」，可知在宋代文人眼中，小說的地位已經與史傳無異。

雖然如此，仍有一些文人排斥小說，輕視這些記錄俚俗世事或演繹世人生活的創作，甚至連創作者也將之視為一戲，除了前述的尹洙外，周必大在《二老堂詩話》也說：「小說多妄，其來久已。」<sup>46</sup>約莫是持著古文家的高度來審視小說。後世的研究者向來對宋代文言評價低落，如李劍國說：

就最有名的《青瑣高議》和《夷堅志》來說，其總體成就確實難得和唐人小說相提並論。《青瑣高議》收有不少宋人傳奇，許多作品在題材筆意上模仿唐傳奇，又常常形神皆失，或平實而欠幻麗之趣，或拘束而乏飛動之致，不時透出一股子腐氣和呆氣。<sup>47</sup>

就連標誌著北宋文言成就的《青瑣高議》也被認為「形神皆失」、「透出一股子腐氣和呆氣」。宋代文言小說被評價甚低，董乃斌歸納出三點要因：

第一，宋人文言小說緊跟著繁榮昌盛臻於高峰的唐傳奇之後，相形之下，有所遜色是難免的；第二、與宋代大為發達的白話小說相比，後者屬於生命力旺盛的新生事物，文言小說的侷限就顯得突出了；第三，文學的發展也同社會進步一樣，不會呈直線上升之勢，而是更接近波浪形、螺

<sup>44</sup>張邦基：《墨庄漫錄》，頁1。

<sup>45</sup>洪邁：《夷堅丁志》（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第二冊，537頁。

<sup>46</sup>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3。

<sup>47</sup>李劍國：〈宋人小說：顛峰下的徘徊〉，收入《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頁175。並且認為宋人小說有兩個缺點：平實化、道學化，此單就審美的觀點來論。

旋形的樣式。<sup>48</sup>

然而，董乃斌也接著說：「文言小說在宋代成就不如唐代，正如宋詩之不如唐詩，一方面很自然，另一方面似也不盡然。」其中仍有許多優秀之作，諸如傳奇與志怪等作都繽紛炫目。魯迅對宋傳奇評價雖不高，但在其《唐宋傳奇集》中選入了〈流紅記〉、〈楊太真外傳〉、〈綠珠傳〉、〈譚意歌傳〉、〈梅妃傳〉、〈李師師外傳〉、〈王謝傳〉等名篇，可知他認為宋傳奇仍有可觀之處。在比較之餘，仍應回到文學的本源，觀看文學自體發展之狀。

五代入宋的作家有徐鉉、吳淑、樂史等、南宋更有洪邁、曾慥等等。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言小說主要創作者之地位較為低下，才情學養未若前者，如李獻民、劉斧、張實、秦醇等「俚儒野老」。且薛洪勳認為傳奇小說的撰寫者，其身分不少是中下層文人，可以稱為一種「文化下移」的趨勢。<sup>49</sup>作家代表之一的李獻民曾說：

然嘗觀《唐史·藝文志》，至有〈甘澤謠〉、〈松窗錄〉、〈雲溪友議〉、〈戎幕閑談〉之類，敘述遺事，亦見採於當時。僕雖不揆，庶可跂而及也。故嘗接士大夫緒餘之論，得清新奇異之事頗多。今編而成集，用廣其傳，以資談讌。覽者無誚焉。<sup>50</sup>

李獻民的生平事蹟未見於史書，編《雲齋廣錄》乃「用廣其傳，以資談讌」，也曉得讀者可能譏誚或給予不高的評價，認為此書僅為文人宴會雅談時的內容，可知作者(或言編者)<sup>51</sup>對己著評價也不高。然而，漸漸有些學者見到《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有想像與情致，給予頗高的審美評價，認為書中傳奇體小說重文采與意趣，有唐人之情采。如劉勇強還認為《雲齋廣錄》中的詩歌有不少的

<sup>48</sup>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頁 265。

<sup>49</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52。

<sup>50</sup>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

<sup>51</sup>程毅中曾提李獻民僅是「輯錄者」，而非「作者」一說，見前文。陳文新在《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中也給予認同。

優美情韻：

而作者在敘述中穿插了不少淒婉動人的詩篇，又使其具有傳奇小說向所謂「詩文小說」發展的特點。<sup>52</sup>

傳奇小說向「詩文小說」發展亦是《雲齋廣錄》之特徵，其中的傳奇體小說穿插不少的詩作酬唱，此體當從唐傳奇而出，元明一系列中篇傳奇作品甚為氾濫，《雲齋廣錄》的傳奇體故事關係著重要的線索，當中委婉、詭譎都是宋人幻想多變的面貌。劉勇強還認為〈西蜀異遇〉中的描寫，帶有些與《聊齋志異》的相似精神。除此之外，上古神話對小說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上古神話與小說不是平行的體裁，自然不能等量齊觀，後朝小說卻不免受神話浪漫、富幻想的特徵影響，這些特質被彰顯於後世之小說，《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就存在不少的表現，有待下一章討論。

現今，論及《雲齋廣錄》之文還有些不精確，如馮一曾說：「《雲齋廣錄》是一部問世後流傳較廣，而明清以來卻甚為罕見的宋人筆記著作。」<sup>53</sup>這句話頗有瑕疵，筆記乃就體例而言，指「篇幅短小，沒有固定主題，以簡樸的文字記述事件之作。」此說僅注目到《雲齋廣錄》前三部分，忽略了「以華瞻文字寫半虛半實故事」的傳奇體，若以本書後半部的傳奇體去檢視馮一之說法，未能相合。陳文新也以不同觀點看《雲齋廣錄》，將之視為「話本體傳奇」，<sup>54</sup>大概是為了強化宋人傳奇乃經「話本情趣的湧入與藝術表達世俗化」之特點，而用此名詞。

在當代，宋代文言小說漸受重視，研究者漸多，從吳志達的《中國文言小

<sup>52</sup>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頁 210。

<sup>53</sup>馮一曾說：「《雲齋廣錄》是一部筆記雜集。」此說欠妥。見馮一：《《雲齋廣錄》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筆記體在宋代十分流行，著名的筆記有沈括的《夢溪筆談》、洪邁的《容齋隨筆》、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趙彥衛的《雲麓漫鈔》、蘇軾的《東坡志林》、周密的《癸辛雜識》、陸遊的《老學庵筆記》等。筆記小說在篇幅上較為短小，傳奇小說篇幅較長，甚至可達上萬字；筆記小說根據實際見聞紀錄，傳奇小說增添了作者鋪敘和虛構想像。《雲齋廣錄》之傳奇體小說藉由對事件、人物的烘托去虛構拓展故事走向及風貌，這種特殊筆法殊不能以筆記一體概括。

<sup>54</sup>陳文新：〈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青海社會科學》第 3 期（1994 年），68 頁。

說史》、張培恆的《中國文學史》、李劍國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程毅中的《宋元小說研究》等書中都對《雲齋廣錄》極為推崇。在前人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更客觀地評價宋代文言小說，兼關注《雲齋廣錄》之歷史評價，透過此書完整宋代文言小說的風貌，補齊歷來研究缺失部分。總之，閱讀端在進行閱讀時，應針對不同作品進行橫向連繫，更能全面照應。文學史看待文學的方法得更深入文學作品，找尋其內在推演的力量，應從共時性、歷時性角度來探討，誠如龔鵬程說：

俄國形式主義論者批評西方傳統的文學史之研究，常以籠統概括的名詞，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為時代精神的標誌與讀者心態趨向的表現，然後再舉出某些作品，將之與時代標誌互相印證說明。這種方法，是「外在」式的文學史處理方法，並沒有內在地說明文學演化的原因。<sup>55</sup>

這「外在」式的處理方法，應兼顧到文學的內在趨力，宋代文言小說情節雖未翻新，然其反映廣泛的社會生活，揭示市井小民的心理作用，這些多元豐富的內容，可從「跨文化」的角度欣賞之。從宋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各面向探析文言小說的源流與發展、刊刻等狀況，透過作者身家及時代背景，對古體小說析疑考辨、進行審美細讀，並探知後世的小說彙編的情形，這些方法都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看待文言小說。

總而言之，宋代文言小說有幾個新的質素：一、宋人喜歡雜錄性質之書寫方式。內容上雜入奇聞軼事、形式上以筆記體與傳奇體交融，好逞史才、好奇翻新正是宋人書寫特徵。二、宋人對小說文體有較自覺的探索。從「文體眾備」、作為干謁之用的唐傳奇，發展至含有意趣特徵的獨立文體，乃因唐宋有不同的社會基礎，更具有各別異趣。三、發展出自體小說的藝術特徵。小說往往用語言創造鮮活逼真的人物形象，以人物形象達到小說本身的藝術效果，其人物形

<sup>55</sup>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383。

象特徵有新的世俗審美表現。宋代文言小說在前朝的累積之下翻騰蓄勢，兼之市井風貌，龐大的數量代表其不可小覷之實力，《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在體例上甚相似，除了包納名人逸聞、詩話、傳奇故事，也同樣在篇末加上評語。而《雲齋廣錄》一書頗能表現宋人文言小說之情趣：筆記體的「詩話錄」、「士林清話」有宋人好雜錄的共通特徵；情韻婉曲的傳奇體小說對唐傳奇不僅是繼承也是開創，應對之進行關注。透過對《雲齋廣錄》的上下求索，在文言小說史上此書應可找到嶄新的地位。



### 第三章：《雲齋廣錄》的內容與形式

宋代文言小說在近世漸被看重，其代表作也陸續被提出討論，章培恆的《中國文學史》、李劍國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程毅中的《宋元小說研究》等書對《雲齋廣錄》皆頗為推重，突顯《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學術地位及研究價值。李劍國曾言：「大抵是北宋傳奇創作較突出——可以《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為代表，南宋志怪創作比較突出——可以《夷堅志》為代表；北宋文人氣較重，南宋市井味加重。」<sup>1</sup>約可略述宋代文言小說之特徵。程毅中也說：「《雲齋廣錄》所收的作品，從整體上看，顯然是上承晚唐傳奇的遺風而又有新的創造，在情節結構和文章風格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特色。」<sup>2</sup>這些新的創造、新的特色究竟為何？有待下文討論。今存《雲齋廣錄》有八卷及後集一卷，中華書局所輯本將後集另立為卷九，還有補遺〈僧惠圓〉一則，而周密的《志雅堂雜鈔》中記其買到雜書，當中有《雲齋廣錄》十卷，靈怪類中有〈四和香〉、〈豪俠張義傳〉兩篇，<sup>3</sup>周密將〈四和香〉歸為「靈怪小說」，《雲齋廣錄》卻列入「麗情新說」，兩者分類不同，可知已非現今所見之分類，〈豪俠張義傳〉也僅存其名，代表《雲齋廣錄》極有可能已經過改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錄《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並提及編者：

然首稱皇祐中，中稱嘉祐五年，皆仁宗年號，與獻民時代不相及。則傳中所謂余者乃別一人，而佚其名，非獻民自稱也。<sup>4</sup>

<sup>1</sup> 李劍國：〈宋人小說：巔峰下的徘徊〉，收入《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2。

<sup>2</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25。

<sup>3</sup> 《志雅堂雜鈔》卷下：「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僧贊甯要言三卷，如蔡邕獨斷皆事物，《雲齋廣錄》十卷，《北本小記》靈怪類中有〈四和香〉、〈豪俠張義傳〉。」參見周密：《志雅堂雜鈔》（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122。

<sup>4</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此書：「宋李獻民撰。獻民字彥文，延津人。是書前有政和辛卯獻民自序。所載皆一時艷異雜事，文既冗濶，語尤猥褻。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雲十卷，分九門。今止存六門，曰士林清話，曰詩話錄，曰靈怪，曰麗情，曰奇異，曰神仙，共八卷。末有後集一卷，曰盈盈傳，乃作者自述所遇。然首稱皇祐中，中稱嘉祐五年，皆仁宗年號，與獻民時代不相及。則傳中所謂餘者乃別一人，而佚其名，非獻民自稱也。其書大致與劉斧《青瑣高議》相類。然斧書雖俗，猶時有勸戒，此則純乎誨淫而已。以向來諸家著錄，今

內容應為李獻民聽取他人故事並加以鋪陳，現存李獻民的資料並不多，只能從《雲齋廣錄》一窺其時代與概況。此書可分兩類：「筆記體小說」與「傳奇體小說」，前者大抵筆記雜錄之體，後者則延續唐傳奇題材及敘事範式，並加以拓展，此章將就此兩類的內容及形式進行探析。

### 第一節 《雲齋廣錄》的筆記體小說

史傳文學具有高超的敘事藝術，奠定古代小說基本的敘事結構，其人物描寫、歷史題材和教化作用也對小說產生深遠的影響。一般而言，正史紀錄的人物乃政治舞台之要角，常與王道興廢形成聯繫，人物軼事則紀錄一個人私下的生活或趣事，前者公開傳播、後者私下流傳，而這些私下流傳生活中的奇聞軼事富饒多姿，不可避免地成為「公開的秘密」，雖漸被推向「史」的邊緣，卻有一定真實的力量。這種「直筆實錄」的精神變成後朝小說的養分，今觀《雲齋廣錄》前三卷紀錄當時文人故事，形式如世說體，帶有「逸事」之作用，亦含有「史」之精髓。

#### 一、「士林清話」

此部份共收錄十二則人物言行，存在不少朝野事蹟，雖有一定程度的誇飾美化，但人物本事多少能補正史之闕。士人是封建制度下重要的社會集團，佔有一定的地位，宋代科舉取士，布衣入仕途者大量增加，然而位高者也未必一定被記錄入正史當中，因而，人物軼聞等就成了保存史料的重要環節，也常成為其他書目材料，流傳廣泛。首條「陳文惠公」記馮母訓誡堯咨之事，內容見於《澗水燕談錄》，也被關漢卿改編為雜劇《陳母教子》，故事流傳極廣。除了陳母訓子的事件之外，《澗水燕談錄》亦記錄陳文惠公另兩則事蹟：

---

姑存其目焉。」參見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五十四○小說家類存目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909。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尚為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指出陳文惠公甚優秀、後必定舉官之事，還錄有以下之事：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為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世或效之，皆莫能及。<sup>5</sup>

此條在江少虞的《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二「書畫技藝」中幾乎一模一樣：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世或效之，皆莫能及。<sup>6</sup>

以上兩則都著墨於陳公善書，及其書法筆力特點，雖只是軼事載錄，仍具價值，陳公事蹟還可見於《曲洧舊聞》、《詩話總龜》、《湘山野錄》、《貢父詩話》等書，多所流傳。又如「王內翰」條記王禹偁個性剛簡，曾謗「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

<sup>7</sup>反被官員以此語嘲弄，聞者哂然之事。《言行龜鑒》記錄得更為詳盡：

王內翰禹字元之，性狷介，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召至中書戒諭之，禹終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

<sup>5</sup>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 4(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 80。

<sup>6</sup>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 675。

<sup>7</sup> 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2。

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sup>8</sup>

可與《雲齋廣錄》一同補足人物性格。且呂許公的軼事更是出現在《石林燕語辨》、《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七、《耆舊續聞》卷三、《澗水燕談錄》、《龍川別志》等書中，皆可呈現人物更多向度的面貌。又如「張俞」條在《宋朝事實類苑》也有紀錄，但全引自《雲齋廣錄》。由上可知：一、此書人物的事蹟未入正史，但足以補正史之闕。二、人物紀錄亦見於他書，可相互參照。三、諸多書目有直接抄錄之習慣。於此針對「士林清話」中士人身份來探討此書的輯錄特徵，現以表格呈現：<sup>9</sup>

紀錄人物	宋史有傳	士人身份		
		宰相或高官	隱者	其他
陳文惠公	V	V		
王內翰	V			遭貶官
趙密學	V	V		
呂許公	V	V		
晏獻公	V	V		
龐丞相	V	V		
陳恭公	V	V		
范文正公	V	V		
王平甫	V			列仙宮
郭延卿	X		V	
張俞	V		V	
石曼卿	V	V		

<sup>8</sup> 張光祖：《言行龜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1109-1132。

<sup>9</sup> 十二人當中，僅有一人未列入《宋史》中，茲查考「士林清話」與「詩話錄」人物在宋史中的記錄，整理於附件二作為參考。

《宋史》存「士林清話」中人物共十一人，郭延卿是《雲齋廣錄》有記載，但《宋史》中唯一無傳的人物，現只在張師正的《括異志》中能見其生平。士林清話共十二人，當中身分為狀元或高官的有八人，還有王禹偁貶團練副史、王平甫列仙宮，以及兩人笑傲泉林。身處「士林」之人集中於高官身分實屬常見，特別的是記載了兩個隱士的軼事，還有寫王平甫遇仙一事，並載詩一首，此與卷八「神仙新說」性質相仿，突顯神仙在宋人心中的地位。「士林清話」之人物雖於《宋史》有存，然而某些事蹟卻未選入史書中，如《雲齋廣錄·范文正公》記錄范文正公與方士交遊，方士垂死前將一甕白銀與八歲子託之，待十餘年後，文正公將白銀授之，此甕未曾開封，這故事在劉斧的《青瑣高議》、龔明之的《中吳紀聞》皆有紀錄，但此事並未收錄入《宋史》。又如「龐丞相」條紀錄舊時夏英公認為龐寺丞他日成就必高於己，果然，後夏英公官使相，龐公至真宰。這故事出現在《宋朝事實類苑》、《青箱雜記》、《後山談叢》、《石林燕語》、《青箱雜記》、《墨客揮犀》中，而《宋史》雖有龐籍傳，也未記入此事，這些文人資料可補足人物之形象。另外《宋人軼事彙編》記載：

龐穎公喜為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填委，日不廢兩三篇，以此為適。疾亟，余時為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之老夫病時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淡難識，後數日薨。<sup>10</sup>

載有些許讖語，這在《雲齋廣錄》後幾卷傳奇體小說也常出現，此處已有較濃的小說味。又如「石曼卿」條言石曼卿於「康定二年，以殿中丞卒於京師」，這項紀錄在《宋史》或其他資料均未見，可考其生卒年，極具參考價值，然，小說難免有傳抄或聽聞之謬，僅能作為推估。《澗水燕談錄》也記載：「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冠一時。」<sup>11</sup>。宋代這些筆記類的紀錄都是保存史料的重要來源，或許由於書坊刊刻的發展仍未蔚然風行，今所流傳也未必是完本，但從宋末及南

<sup>10</sup>參見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330。

<sup>11</sup>王闢之：《澗水燕談錄》，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二編4，頁76。

宋紹興年間的宋人著述、筆記引用情況來看，<sup>12</sup>《雲齋廣錄》的傳播與影響應該遠大於我們所想像。

唐以前某些野史遺文、人物軼事、神怪傳奇之作大抵可納入小說範疇，也互有滲透，這些雜記瑣語大抵與史書的關係較為接近。爾後，宋人對史書的喜好不減於前朝，甚至大量修纂史書，《新五代史》、《舊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正是此時的產物，文人史學修養淵源深厚，宋人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小說，且認為小說有補史的功能，張齊賢在《洛陽緝紳舊聞·序》中有言：

摭舊老之所說，必藉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戒。鄉曲小辨，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並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斯皆緝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緝紳舊聞》，庶可傳信，覽之無惑焉。<sup>13</sup>

上述文字有兩個特點：一、小說本於事實，幾近正史、可資傳信。二、談論小說者皆為緝紳身分。這恰好也代表宋人創作的精神，宋人將小說入史視做殊榮，創作自然趨近寫實。又如魏泰在《東軒筆錄·序》說：「思少時力學尚友，游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尚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嗚呼，事固有善惡，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闕，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惟覽者之詳否焉。」<sup>14</sup>也以真實記錄軼事為己任，正是宋人對小說嚴謹態度之表現。

不只是一般文人，有些具史學家身分者也加入創作，如樂史、司馬光、歐陽脩、曾慥、洪邁等。司馬光對小說入史毫不避諱，他在〈進資治通鑑表〉提到：「遍採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sup>15</sup>宋代士人以學養文化為目標，認為這些作品是文人表現浩瀚學養的舞台，晁沖之〈夜行〉也寫出：「孤村到曉獨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sup>16</sup>可見士子對經史典籍、文章修養頗深，消遣時談

<sup>12</sup>如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張昞的《雲穀雜記》等皆引用過《雲齋廣錄》，待第四章進行比較。

<sup>13</sup>張齊賢：《洛陽緝紳舊聞》，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一編 2(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 1。

<sup>14</sup>魏泰：《東軒筆錄》，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二編 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 4。

<sup>15</sup>〈進資治通鑑表〉見於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 2。

<sup>16</sup>〈夜行〉：「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獨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晁沖之：

論，一方面展現自己的博雅，一方面證明自己通貫典故。史書與小說的關係往往互為表裡，這些別具特色的筆記小說記錄人物本事，或難考證、或有誇飾之處，但仍具參考價值。「士林清話」中僅錄十二人，李獻民仍謹慎為之，又如《青瑣高議》、《宋朝事實類苑》、《澗水燕談錄》等書也不忽略這類人物紀錄，篇幅雖不長，這些逸事具有一定的價值。

宋代的許多大家不將小說視為小道，反而是以此拓展自己的知識面，深育厚積個人涵養，並以文化傳播的角度來接受與創作小說，形成宋人小說的內驅力。且這類筆記體小說有史書所欠缺之功能，一如《世說新語》所錄之故事，或有此時的人物風貌，或雜有文人間獨特的往來表現，可能代表著文人間的相互標榜，或傳播某種文人意趣，《雲齋廣錄》中的筆記體小說紀錄不少同時代人物，正具備這類筆記體小說之特徵。

## 二、「詩話錄」

第一部「詩話專著」乃歐陽脩的《六一詩話》，宋代可謂「詩話」開創的時代，諸如《滄浪詩話》、《詩話總龜》、《樂府指迷》等，皆對詩作進行評論。詩話涵蓋有關詩及詩學範疇，透過評詩的過程，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史學意涵，也帶出人物特殊寫真，呈現文人意趣，已非最初的零星筆記記事。《雲齋廣錄》的「詩話錄」共記錄二十八條、二十七人(因「寒亭」條未著姓名)。當中人物在宋史有傳的有：王荊公、陳惠公、李學士、馮參政、唐御史、呂狀元、曹封州、蘇內翰、宋祁、王元澤、鄭毅夫、錢待制、梅聖俞，共十三人；宋史無傳的有：洪浩、周式、楊軒、白昊、李元膺、杜默、侯穆、程暉、臧謀、楊萬華、方子通、僧仲殊、道士姚太虛、高氏，共十四人。收錄情形乃因宋人好史筆，史書無傳的人物讓「詩話錄」更具有補史功能，且詩與人物性情的結合使人物風貌躍然紙上，更使這些筆記體小說具備與史傳不同的表現。當中高中進士(或有任官)者有王荊公、陳惠公、李學士、馮參政、唐御史、呂狀元、曹封州、蘇內翰、宋祁、鄭毅夫、洪浩、周式、楊軒、錢待制、侯穆、梅聖俞、楊萬華等人；隱士有程暉、方

---

《具茨晁先生詩集》與《逍遙集》合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年)，頁52。

子通；特別的是道士僧人有僧仲殊、姚太虛。「詩話錄」的人物身份的範圍也與「士林清話」相似。

《雲齋廣錄》的「詩話錄」與《類說》同引的篇目有「宋尚書」、「寒亭」條，更與《詩話總龜》互為表裡，如「呂狀元」、「曹封州」、「洪浩」、「楊軒」、「寒亭」、「侯穆」、「梅聖俞」、「方子通」等條均收錄於《詩話總龜》中。《詩話總龜》著錄於即宣和五年，《雲齋廣錄》已成書十餘年，<sup>17</sup>二者重複性甚高，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這些人物或事件在當時甚為知名，其二，宋代小說間常有互通往來之機制。「詩話錄」除了記錄詩作之外，更表現文人才氣，詩能表現人物的真實性情與精神意識，人物事蹟有些細微卻富暗示性質的情節，強化對人物精神性情的探討。宋人小說有特殊的「詩讖現象」，此現象出現在「呂狀元」、「蘇內翰」、「宋尚書」、「王元澤」、「鄭毅夫」等條。諸如王元澤曾吟日將西入的景致，議者以為光景無多，後果不壽；鄭毅夫初及第即吟杜牧「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詩句，人云一日看盡則足矣，後官果僅止於內翰。<sup>18</sup>詩讖現象在《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中也常出現，成為故事之環節，《青箱雜記》、《春渚紀聞》、《宋朝事實類苑》、《澗水燕談錄》、《青瑣高議》中不乏此類記載，成為宋人小說的常見現象，可知宋人文化內涵仍不離陰陽怪異之事。

「詩話錄」中的詩對研究宋代詩史、詩學有一定的幫助，且其記載有野史之特質，程暉與李獻民均為酸棗人，同鄉所傳之故事或許更具真實性。詩話篇「高氏」條記女子，極為特殊，高氏的〈春怨〉一首最為知名。特別的是，陳文惠公在「士林清話」與「詩話錄」均有所記，劉邠在《中山詩話》有載其詩：「青雲歧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又記「公喜堆墨書，遊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污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sup>19</sup>寫此人特色。且司馬光在《溫公續詩話》載：「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

<sup>17</sup>阮閱在宣和五年編纂《詩話總龜》，收錄前人及時賢的詩論詩評詩。《詩話總龜》有紹興辛巳長至日散翁序。參見氏著：《詩話總龜》（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頁13。

<sup>18</sup>《宋朝事實類苑》、《澗水燕談錄》、《玉壺清話》中也載有鄭毅夫之詩讖，詩作是「老火燒空未肯收，忽經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與《雲齋廣錄》一書記載的不同。

<sup>19</sup>劉邠：《中山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293。

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採拾合如樵。』<sup>20</sup>保存詩作相當重要。而宋人好詩的現象，也成為文言小說之表徵，藉由輯錄詩作的方式，傳達宋人特殊的生活情趣與人物風貌，表現該朝特殊的人物性格與審美情趣，在某些部份來說，軼事已與小說密不可分。

## 第二節 《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

從裴鉞《傳奇》以來，即確立了「怪異」與「麗情」乃小說不可或缺之要素，<sup>21</sup>甚至到明代又歸納「艷」、「異」等特色，編出一系列《艷異編》及其續書。這些情致婉轉、講求瑰怪之異事受到文人的喜好。《雲齋廣錄》中有一系列傳奇體小說，往往被忽略、或直接歸諸唐傳奇之末流，研究未臻完善，緣此傳奇體小說雖有其侷限性，也有突破唐傳奇之處，如此書分為數卷，有「靈怪新說」、「麗情新說」、「奇異新說」、「神仙新說」等門類，「靈怪新說」與「奇異新說」在前朝小說常見，而「麗情新說」與「神仙新說」則是特別的分類表現，代表作者對這類作品的重視，有待下文分析。

### 一、「靈怪新說」

卷四有〈嘉林居士〉與〈甘陵異事〉兩篇，前者寫隱士張平築舍廬山下，某日有嘉林居士盧甲來訪，居士對於《易》與黃帝、老子之書頗得其妙，張平勸之入朝進仕，嘉林居士言其能知凡人吉凶卻未能知己，是以避世，兩人相談甚歡，張平送嘉林居士至前溪，嘉林居士忽化為一大龜浮於水，舉首以望，有戀故人之意。文後有評論：「夫狐狸歷世之久，尚能變化為殊色以惑人者多矣，況龜之為物，又靈於狐狸者哉。嘉林居士誠不謬焉。」<sup>22</sup>〈嘉林居士〉演化自《莊子》寓言，充滿哲理，文末的評論仍延續著史傳傳統，卻讓小說味減損許多。

<sup>20</sup>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頁277。

<sup>21</sup>李劍國也曾說：「夫傳奇者，即魯迅所敘述宛轉文辭華艷之體，有別於志怪雜事之短製也。」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

<sup>22</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22。

後篇寫宋潛的故友趙當因貧依棲於宋潛門館教其子弟，某夜有一美人自薦枕席，天明離去，數日皆如此，趙當心緒徬徨，教書屢多乖謬，生告之父，宋潛是夜暗中窺之，見婦人嫋嫋綽約將移席就寢，熄燈後宋潛大呼以入，擒住婦人，覺婦人甚細，以燈照之，乃一燈檠，遂令人焚毀，文末還加上：「喪身之說，不其驗歟。趙被大疾，越明而卒。」<sup>23</sup>勸戒意味濃厚，前文的情思鋪陳，在此處戛然而止。兩篇皆不足千字，不脫前朝玄怪筆法，開創性較少，爾後〈嬌紅記〉中也有敘述申生遇鬼魅化作嬌紅、相與迷亂之事，此種鬼魅惑人的寫法一直沒有斷絕。值得注意的是〈甘陵異事〉中婦人每回相見必吟一詩，「詩言志」是自古以來的傳統，而在小說中加入詩詞約從唐傳奇始，此處婦人每晚出現吟詩，似唐《纂異記·楊禎》情節，既有委婉筆法又有露骨之情，寫法特別，《雲齋廣錄》不只有唐人之餘風，還添加世俗特點與想像。

## 二、「麗情新說」

卷五「麗情新說上」有〈西蜀異遇〉與〈丁生佳夢〉兩篇，前者篇幅近四千字，後者約一千字。〈西蜀異遇〉的故事發生在紹興年間，寫作也應在紹興之後，而李獻民編寫《雲齋廣錄》是在政和元年，可知此書在紹興年間又有增補，或許已非原貌。此篇曾被改編為說話名目的〈李達道〉，內容寫李褒的兒子李達道常於舍後花圃「九思亭」休憩，一日忽聞歌聲，其音清婉可愛，乃一十四五女子，女子自稱宋媛，言訖，達道欲與之合，女子與李相約紅日西下再來訪，當晚便與之共枕，天明離去，如此將近一月，某日，李達道忽夢李二秀才來訪，擒宋媛逼現原形乃一大狐，並與達道符，命佩之。醒後以之告父，並佩其符，宋媛仍常出現卻不得近，後李達道愛其色自毀符與之合，如此數月而憔悴，李褒阻止兒子與宋媛相見，竟有數百猴累繞其屋，又用孔昌宗建議畜鷹犬以禦之，後又出現怪事百端，終無法阻止兩人相會，一日，達道母病，宋媛與之湯藥，服而後癒，兩人共生一子，後宋媛因冥數已盡而離去，李達道也過度思念而亡。

〈西蜀異遇〉中詩詞作品數量較多，還有書信、辭賦、祭文、對聯等穿插在

<sup>23</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24。



故事中，甚至已佔全文近三分之一篇幅，略影響行文，此一特色已接近元明中篇小說之表徵。《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有錄《雲齋小書》所失載的詩歌。<sup>24</sup>當中配角李二秀才其實是灌口神君，幫助李達道也是別有企圖，盼他為自己修葺祀宇；孔昌宗是孔子後裔，因受狐女迷亂而化爲猿，望李達道替他將曝曬荒野的骸骨加以收葬。二人都是有目的而爲，些許鄙陋，也是作者刻意嘲諷「腐儒」。後又插入一線進士楊彪求見狐女，請宋媛題詩，與前二人產生對比。這些人物都是刻意爲之，帶有諷刺作用。又當宋媛叮嚀李達道「君方年少，可力學問，親師友，以榮宗族，以顯父母，則盡人子之道。願勿以妾爲意，餘冀自愛。」<sup>25</sup>帶有說教意味，儘管如此，此篇仍具有開創價值，薛洪勳曾提《青瑣高議·西池春遊》<sup>26</sup>一則人狐婚戀，情節複雜，給予極高評價：

此篇與《雲齋廣錄》〈西蜀異遇〉篇，是繼唐人〈任氏傳〉之後寫狐女的兩篇最佳作品。此後，直至《聊齋誌異》問世前，還未見有優於這兩篇作品。<sup>27</sup>

此處並提〈西池春遊〉與〈西蜀異遇〉兩篇，代表其有相似性，也是前承〈任氏傳〉、後啓《聊齋誌異》的中樞，〈西蜀異遇〉把愛情提至最高，超越父母、生命，特別的是，愛情中的「色」成了男女情愛的基礎，李達道後毀符愛悅宋媛，乃因「人之所悅者，不過色也。今睹媛之色，可謂悅人也深矣，安顧其他哉？」<sup>28</sup>也與〈牡丹亭〉中杜麗娘「慕色而亡」相似，「色」可以是人之大慾，使人拋下性命的關鍵。劉勇強也認爲〈西蜀異遇〉中的描寫，與《聊齋誌異》同類故事在精

<sup>24</sup>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36-237。

<sup>25</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31。

<sup>26</sup>〈西池春遊〉記侯城叔的人狐婚戀。侯城叔與狐女結婚，後舅父做主又娶了郝氏，最終侯城叔家產蕩盡，郝氏已死，侯城叔窮途潦倒，於途遇狐女，狐女贈錢五緡。此篇中狐女已人格化、人情化，較具風貌，當中還有大量史事穿插，略不協調，但也具特殊性。參見劉斧：《青瑣高議》（臺北：河洛出版社，1977年），頁185-192。

<sup>27</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72。程毅中也認爲：「這個狐妖的性情寫得很真摯，形象鮮明，已經接近《聊齋誌異》的水平了。」又說：「可能對清代《聊齋誌異》系列的小說有導夫先路的作用。」見氏著：〈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4-15。

<sup>28</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27。

神上有相似之處，<sup>29</sup>可知此篇寫狐女的故事頗具中介價值。人狐相戀的故事到《聊齋誌異》才臻高峰，何以〈西蜀異遇〉被薛洪勳提至如此高的地位？因此篇開始超越單一情節結構，除了男女主人翁一線，中還穿插有達道父親、李二秀才與孔昌宗一線，故事有多處轉折，文中直接描繪人物內心世界，「生復避於亭上，沉思久之」之段，點出心中的嚮往與猶疑不決，也為小說增添風味。

第二篇〈丁生佳夢〉寫進士丁渥之事，年方二十於太學修業，某日，家書命之歸將完婚，娶崔氏女，才子佳人賦詩酬答、比翼相諧，後父命之回太學參告，丁渥於太學思念妻子不已，夜夢崔氏寫信，數日後收家書及崔氏書，正如夢中所記之詩，蓋丁生之夢乃神往矣。文末又是一段評論，認為丁生因思念而神往，「實不誣矣」。此篇篇幅不長，以單一結構敘事，主線落在丁渥與崔氏的愛情上，夢中神往之事也帶點神異性質，「夢」的寫法延續自六朝小說即出現，似白行簡〈三夢記〉「此有所謂而彼夢之者」的奇幻故事。崔氏所寫之詩乃：「淚濕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sup>30</sup>且《類說》也曾引此詩，應是較有價值的部份。

卷六「麗情新說下」有〈四和香〉、〈雙桃記〉與〈王魁歌并引〉，這三篇是《雲齋廣錄》中最精采的傳奇體小說。〈四和香〉近一千五百字，記孫敏為太學生，一日往城西拜謁姑丈，歸途取道閭闔門，過法堂後遇一麗人，孫敏心生嚮往，麗人約定相會於老李師院，後生果訪，兩人共度春宵，並藉皇建院前賣果張生傳信，隔日相會於老李師院，如此往復，然孫敏始終未知佳人姓名，後孫父命之歸，兩人相約中秋日相見，過期則恐不得相會，後至重陽孫敏方歸，則遍尋不著佳人，息日相聚小閣僅留一詩：「兩低梧桐韻轉淒，黃昏凝佇倚朱扉。相期已過中秋後，不見郎來淚濕衣。」<sup>31</sup>文末又有評論，《志雅堂雜鈔》中記北本靈怪小說中有〈四和香〉，帶點神異性質。

〈雙桃記〉文長約一千六千字，主角蕭娘與李獻民同為廩延人，應為李獻民聽聞而作。內容寫太原王蕭娘年未及笄、色冠群芳，李生私慕此姝，厚賂一老嫗

<sup>29</sup>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0。

<sup>30</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33。

<sup>31</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38。

以通其意，老嫗知蕭娘亦有此意，約三日後生躡西牆相會，後屢有往來，生欲出妻而娶蕭，蕭娘認爲缺士行、愆婦德而不允。後蕭家欲嫁蕭娘與劉氏，兩人涕泣話別，迎親之日，蕭娘已自縊於室中。〈雙桃記〉中兩人往來以詩詞傳情明志，文末也有作者觀念的呈現，「嗚呼，人之有情，至於是耶！」對此事進行評論。

〈雙桃記〉與〈鶯鶯傳〉中張生鶯鶯相會之狀極爲相似，從中牽線者也由紅娘變爲老嫗，仿作意味濃厚，而到了明代中篇傳奇體小說時，也常遵循鶯鶯傳模式，才子佳人之外並有從中拉線的中介者，而程毅中認爲〈雙桃記〉比〈鶯鶯傳〉等唐人傳奇的內容更複雜、豐富多姿，恰巧反映宋代多樣的現實，將之視爲〈嬌紅記〉、〈春夢錄〉等小說的先驅。<sup>32</sup>〈嬌紅記〉中的嬌娘面對愛情，願賭上性命，「事至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相較於申純知道嬌娘被許配他人，還要她勉侍新君，就顯得懦弱、不夠堅貞。〈嬌紅記〉的女子對愛的堅持更勝男子，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在唐傳奇還未見，〈雙桃記〉反而有些痕跡，蕭娘爲了愛情，不願嫁與劉氏，最後以性命相許，這與嬌娘的氣節較相似。當中書生曾以「並蒂雙桃」贈蕭娘，除了是题目的源頭外，「並蒂雙桃」的意象大量被元明中篇傳奇所使用，明代寫愛情傳奇小說的數量大增，在人物設計、空間安排、情節鋪陳、詩詞運用等各有其美學，<sup>33</sup>今觀〈雙桃記〉中還出現「佳人」一詞，《雲齋廣錄》是否正顯現宋代麗情小說的表徵？能代表著此類故事中介與發展的媒介？這些於後續第五章討論。

〈王魁歌并引〉寫太學生王魁愛上青娥桂英後又負心棄之故事，以歌行敘事，仿〈長恨歌傳〉後有〈長恨歌〉，乃七言歌行體，雖仿〈長恨歌〉體制，篇幅更擴張，四句即轉韻，連壓三十二韻，句數超過〈長恨歌〉。王魁是宋代狀元王俊民，<sup>34</sup>故事的真實性似斑斑可考，建立在有傳聞的事實基礎上，又著以虛構外衣。此篇首在作者的問題上有爭議，《雲齋廣錄》言：「賢良夏噩嘗傳其事。」

<sup>32</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80-116。此處未深入分析傳承之關係，薛洪勤認爲〈嬌紅記〉更具通俗色彩，稱之爲「文言話本」。參見薛洪勤：〈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發展環節——明代「文言話本」縱橫談〉，《長春社會科學戰線》第一期(1992年)，頁 288-289。

<sup>33</sup>趙薇：《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趙薇試圖梳理自唐代傳奇、宋代麗情小說、《三言二拍》、明代傳奇戲及清代才子佳人小說之脈絡。

<sup>34</sup>《醉翁談錄》認爲魁非其名，乃狀元之稱，是夏噩有意隱其名字。王俊民，字康侯，萊州掖縣人。嘉祐六年進士第一，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歿。《宋詩記事》、《宋人軼事彙編》均有收錄其人其事。

<sup>35</sup>周密的《齊東野語·王魁傳》懷疑並無此事：「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狹邪輩。其事皆不然。」<sup>36</sup>唐代陳翰的《異聞集》也有記錄此事，但王魁是宋代人<sup>37</sup>，可能是後人將此事輯入《異聞集》。《醉翁談錄》辛集卷二有〈王魁負心桂英死報〉，此故事也常被採入明人編纂的書中，如《艷異編》卷三十、《情史》卷十六、《青泥蓮花記》卷五等，皆採錄自《類說》。且宋代起就王魁故事陸續被改編為戲曲，影響話本〈王魁〉、元雜劇〈王魁負桂英〉、明南戲有王玉峰的〈焚香記〉、京劇劇目數種等。此故事儼然成為警戒世人之事，王魁負心後遭惡報，這類含勸戒功能之情節讓小說增添些嚴峻意味，向楷甚至說：

綜觀宋文言傳奇中的世情小說，道德的勸化意義，還明顯地表露於每篇作品的自始自終。<sup>38</sup>

這段文字似乎太過，宋代世情小說仍有不少傑出之作。受宋人主理的箝制，宋代文學常趨於嚴謹，然小說、宋詞的表現又恰恰相反，古文、理學限制小說的多樣性，卻也阻止不了基於人性根源的浪漫想像，石昌渝論宋代文學曾說：「傳奇小說喜歡鋪陳，詞藻華麗，內容多艷情，又恰與古文運動的精神相背離。古文運動對傳奇小說創作是有影響的，這影響卻是消極的。」<sup>39</sup>「麗情新說」中數個故事顯現男女自由追求情愛的渴望與實現的歷程，或有其他情感的衝突、或有現實壓迫的無力感，這些總是中國敘事文學一個主要討論的主題。

從〈長恨歌〉、〈鶯鶯傳〉、《牡丹亭》、《金瓶梅》、乃至於《紅樓夢》，這些故事著意對於生活細節的描寫，創造出恍若日常生活卻又超凡的生活情境。《雲齋廣錄》中的故事也同樣具有這些面貌，總括這類麗情相關故事有幾個特色：一、

<sup>35</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41-42。

<sup>36</sup>參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107。又說：「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頁 105。李劍國說：「載《剪燈叢話》卷二，《綠窗女史》卷五，緣偶部下幽期門，並提宋柳貫。實取《類說》卷三四《撫遺》(劉斧傳)，而其原作乃夏噩。柳貫乃元人，《元史》卷一八一有傳，有《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見氏著：《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424。可知穿鑿附會之可能性極高。

<sup>37</sup>故事據北宋嘉祐六年(西元 1061年)，狀元王俊民的事蹟發展出來，此後才流傳於世。

<sup>38</sup>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123。

<sup>39</sup>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頁 188。

描寫女性外貌較大膽，女性個性也較直接。二、不乏閨閣場景，直接敘寫男女情事。三、多駢儷句，敘事面貌豐厚旖旎。傳奇體小說的相承關係將於第五章探討。

### 三、「奇異新說」

卷七有〈錢塘異夢〉、〈玉尺記〉、〈無鬼論〉、〈豐山廟〉等篇，文字不長，均涉及神鬼之事。〈錢塘異夢〉的主人翁司馬樵為司馬光的姪孫，故事原貌應源自張耒〈司馬樵本事〉<sup>40</sup>。司馬樵應方正賢良科，衣錦還鄉，一日晝寢夢一美人款款多情，以詩相贈，是夕又夢與佳人相會就寢，並賦詞酬答，每夕夢中美人必來，一日司馬樵乘畫舫，而畫舫火發，竟卒於是。當美人出現時曾說：「君異日受王命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sup>41</sup>正與後來發生之事相應驗，《類說》後記其弟哭兄一詩，將此故事加以補足。裡面的詩作情韻雅致，蘇小小與司馬樵合作的〈蝶戀花〉被稱為十大曲之一，<sup>42</sup>何遠《春渚紀聞》卷七〈司馬才仲遇蘇小〉中，前半闕詞與《雲齋廣錄》所記相同，後半則改為秦少章作。<sup>43</sup>此篇被敷衍成《醉翁談錄》「煙粉」門類中的〈錢塘佳夢〉，李卓吾評本《西廂記》附小說〈錢塘夢〉一篇，雜劇有白樸的〈蘇小小月夜錢塘夢〉<sup>44</sup>，清沈沐有〈芳情院〉傳奇，今已亡佚。《永樂大典》收〈蘇小卿〉，《詩話總龜》和《苕溪漁隱叢話》皆有引〈蝶戀花〉，風韻猶美，可知此篇流傳甚廣、影響之遠。

〈玉尺記〉僅約六百字，寫王生寄僧舍為學，一夕，一女子往謁王生，並留之與宿，天明留贈一詩而去，後朝往夕來，彼此窮經論詩，女子又贈玉尺予王生，

<sup>40</sup>見張耒：《張右史文集》卷四十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11。

<sup>41</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44。

<sup>42</sup>（元）陶宗儀言近世所謂大曲有：〈蘇小小蝶戀花〉、〈登阡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見氏著：《南村輟耕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二十七，頁336。

<sup>43</sup>《春渚紀聞》錄此詞：「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雲齋廣錄》作「窗」，同字。）幾陣黃梅雨。」後秦少章所續之詞為：「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參見何遠：《春渚紀聞》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三編3（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50。此故事的本事應為張耒（1054-1114年）的〈書司馬樵事〉，所錄詞的上半闕：「家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雲齋廣錄》記：「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昏雨。」（劃線處為兩者差異處）《雲齋廣錄》針對《書司馬樵事》有些許修改，而《春渚紀聞》則將《雲齋廣錄》中的詞全數抄錄。

<sup>44</sup>已亡佚，《錄鬼簿》中有錄〈錢塘夢〉「司馬樵詩酒蝶戀花、蘇小小月夜錢塘夢」。參見（元）鍾嗣成：《錄鬼簿》（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60。

並約爲王生縫製單衣。三日後，鄰室來一男子，言其亡妹殯於此，將於寒食祭奠，夜晚至王生處閒話，見玉尺，認爲王生必發妹之殯且竊取之，王生只好據實以告，男子乃發棺視之，亡妹面色如生，玉尺不在，單衣已成。文後又有「蓋鬼神幻化，人所不知。夫玉尺與縑之出入，略無竇迹，亦有何理也。豈不異哉！豈不異哉！」<sup>45</sup>之論述。

〈無鬼論〉篇幅略長，約兩千五百字，寫進士黃肅的故事。黃肅登科前以聚學爲業，一日，謂其弟子將著《無鬼論》以解天下之惑，清明之際，有村僕爲主人求教，黃肅乃往，並允教王大夫之二子，歸後恍然夢覺。翌日，僕又引黃肅至王家，王大夫欲將女兒嫁之，並請媒人以香囊爲定，三日後，果如世俗之禮娶王大夫之女，夫妻情意頗密。月餘，王大夫需往任汀南縣使，攜女以往，並約來歲清明後接黃肅，其妻以詩相贈，來歲清明時黃肅忽暴亡，友何皋乃悟妻詩爲隱喻暴卒之事。文末提到何皋爲河朔人，與生友善，是以作者得此故事且記錄之，似斑斑可考，《醉翁談錄》第五章〈小說開闢〉也提到此篇被敷演成話本〈無鬼論〉，此篇的傳布相當廣泛。

〈豐山廟〉有些類似《纂異記·張生》，寫呂煥過漢高祖廟，夜夢一力士強執生見漢高祖，高祖叱書生鄙陋無知，問書生己與項羽得失，能陳之則生、不能則死，呂煥言項羽之六失，並言漢高祖天命所歸，高祖喜賜酒送出門，生忽夢覺，並以此事告友人。宋代有許多這類以歷史爲題材的小說，主要對象爲隋煬帝、唐玄宗及貴妃故事，以高祖爲題材的較爲少見，隋煬帝、玄宗故事多有諷刺之意，此故事則提出漢高祖與項羽之功過，爲好事者而記錄下來。

以上數篇均涉有鬼神難解之徵，作者於文末皆言得諸友人而記，〈無鬼論〉、〈豐山廟〉皆如此，強調其真實性，既有難解又求徵實，實在是宋人小說特有之風貌。

#### 四、「神仙新說」

卷八「神仙新說」有〈華陽仙姻〉與〈居士遇仙〉，分別是四千多字、一千

<sup>45</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48。

字。〈華陽仙姻〉上下兩篇是仙話，記蕭防因故舍於逆旅，匱乏無法遽去，有貌美女諸葛贈贖助之歸，四十年後蕭防蹉跎，忽逢諸葛，貌如當時，兩人相會洽談，並談仙事，諸葛言蕭防乃蕭史後代，後諸葛騰空而去，蕭防因喝了百花醞，外貌返如三十許人。後蕭防登第，妻子已死，一日至玉晨觀，華陽洞主召之，欲以女妻之，其女原來是諸葛氏，蕭防與董雙成舉行婚禮，眾仙雲集，場面浩大。後似夢覺，返玉晨觀，已過半月，蕭防後入茅山成道士，又往玉晨觀求宿，最終蕭防修成仙事。本文以三段式寫成，文中提到唐小說中的蕭曠、蕭洞玄、雲英、雲華等人，又提到蕭何、蔡文姬等史傳上人物，人物出現繁複，除了以蕭防得道為主，還攙有愛情的情節。

〈居士遇仙〉寫南唐居士郭智，其妻夜夢神投以金文一秩，內容僅「焦僂、兩子、御史、巖叟」八字。一日，有僂者上門命其取水，郭智呼從者進之，僂者怒而去，明日亦來取水，郭智親授而僂者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後僂者乃授之以藥，郭疾乃癒。後又授之以方，命郭智珍惜此書，乃知昔日八字為「你夫值仙」，爾後，郭家後輩世代安居樂業，居家有餘慶。文末為強調真實性，言此事得諸居士後世子孫郭述。

富貴與神仙生活乃人之大欲，宋以前已有諸多故事，甚至是《太平廣記》中有許多嚮往神仙生活之描述，〈李林甫〉、〈太陰夫人〉、〈齊映〉等篇目皆是代表，在權力地位與位列仙界中權衡，李林甫、盧杞與齊映均選擇宰相高官，也反映了人性的慾望及內在衝突，這些題材當然也在《雲齋廣錄》中醞釀發酵。

## 五、〈盈盈傳〉及其它

〈盈盈傳〉原本收錄在王山《筆奩錄》一書；爾後洪邁也將此篇收入《夷堅志》三志己卷一，除了敘事角度改變，細節描寫也減省許多，已失去原本的風味；明代梅鼎祚《青泥蓮花記》和王弇洲《艷異編》都曾收錄〈吳女盈盈〉。一般認為〈盈盈傳〉非李獻民自作，李劍國說：「除〈盈盈傳〉外都是李獻民自作，風格統一，極講究藻思文采，學習唐傳奇較為成功，只是語言顯出做作，也有模擬

因襲的痕跡。」<sup>46</sup>也認為〈盈盈傳〉「頗見書生風流和深情幽意」。<sup>47</sup>《筆奩錄》今已亡佚，故不知《雲齋廣錄》是否有進行改動，而觀《雲齋廣錄》一書中也有似〈盈盈傳〉的風格，或許王山的作品亦存焉。內容記黃祐中(1049-1054)，王山拜謁龍圖閣學士田公，巧遇吳女盈盈，兩人情、詞相合，後王生將戢東西歸與盈盈分別，盈盈贈詩表情意。一年後，盈盈來書約相偕遊東山，後王病不果去，待秋天前往，盈盈已死，王以三詩弔之，後思之情切，又作三詩，夜夢入溪洞見盈盈與二女，二女多談隋代之事，四人飲酒題詩，夜深與盈盈共寢，天明出洞，如非所來之路。

此篇以王山和盈盈互贈的詩歌做為主要情節，並附上王山作〈寄盈盈歌〉一詩，抒情性強，詩歌富情采。本篇以第一人稱限知角度敘寫，寫幽怨型女子，後面附有盈盈歌，文辭優美，程毅中認為此已是元明詩文小說的濫觴，並開啓如〈春夢錄〉之先河。<sup>48</sup>《傳奇小說史》也言〈盈盈傳〉：

〈盈盈傳〉不僅在敘事方式、結構佈局能夠出新，而且與〈王幼玉記〉等篇一起，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幽怨型少女的形象，為後世王嬌、小青、連瑣、公孫九娘、林黛玉等人物的產生，做了鋪墊，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件。<sup>49</sup>

《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中的兩篇傳奇體小說，標誌著新的少女形象，也為後世小說人物塑造新的標竿。〈盈盈傳〉附〈盈盈歌〉強化傳奇體小說中的詩歌性質，從唐代開始即重視詩筆，於小說中表現辭賦的傳統。唐傳奇一向是一傳一歌，宋傳奇則越演越烈走向一傳數歌，楊義對散體與詩文在小說中的作用進行說

<sup>46</sup>李劍國：〈宋人小說：顛峰下的徘徊〉，收入《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7。

<sup>47</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

<sup>48</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126-127。除了程毅中外，陳文新也說過：「《雲齋廣錄》是元明「詩文小說」的濫觴。」見氏著：《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43。鄭禧的〈春夢錄〉記錄鄭生與吳女之情愛故事，特別的是當中雜有18詩、6詞、4信、2文，約與元明中篇傳奇之表徵相仿。

<sup>49</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頁215。又說：「此篇與〈王幼玉記〉是傳奇小說史上最早出現的寫幽怨型女子的作品。至於王山也是略具「情種式」男子的雛型，參見頁186。



明：

唐傳奇在整體意境上似詩，部分傳奇不用詩，而詩情已滲入抒寫的文字之間；宋人小說則以詩歌為其構成要素，傳奇、話本、筆記均間插以詩，與散體文字分別擔任抒情與敷敘的功能，已成為敘事的外在手段。<sup>50</sup>

詩歌在文中的作用增強，宋代可見於《青瑣高議·長橋怨》、《雲齋廣錄·錢塘異夢》等篇，此特徵又於明代中篇傳奇開花結果。

《雲齋廣錄》後有補遺〈僧惠圓〉一篇，《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六〈陵井野〉也注出自《雲齋廣錄》。周密在《志雅堂雜鈔》卷一記《雲齋廣錄》還有〈豪俠張義傳〉一文，今已不見，只知內容約為俠義故事，無法討論。又《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十四〈僧惠圓〉注出於《雲齋新說》。<sup>51</sup>〈僧惠圓〉記干氏幼年出家於建福寺，法號惠圓，數歲後辭師出遊，詣江州東林，眾鄙之戲之，惠圓面壁頓悟，託人書辭於牆上而去，後長老法總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見其道，紹聖間有人見之，視其容貌，真得道之士也。

總的來說，《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敘述婉轉，有強烈的虛構性，篇幅也稍長，寫佛話、仙話、異夢、愛情等想像都很奇妙，開啓了與唐傳奇不同的風貌，行文方式也駢、散、韻文相融，文情並茂，宋傳奇為人詬病其飽含勸戒、或純乎誨淫，然細觀內容乃憑藉想像的文藝性創作，不管是散體的敘事或詩情的滲入作用，不可不謂創新。

---

<sup>50</sup>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222。

<sup>51</sup>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頁585。

### 第三節 《雲齋廣錄》之特徵

程毅中替《宋代傳奇集》作序說：「宋人小說文備眾體，本非一格，亦有藻繪可觀如《雲齋廣錄》者。」<sup>52</sup>對此書的表現評價甚高，宋傳奇作者刻意炫耀文采，有意經營情節、語言、細節、人性，融入史傳手法，追求典雅。小說創作自有其文化背景、政治環境、地域烙印等獨特的內部作用，《雲齋廣錄》或許正能代表宋代文言小說的特徵，現就輯錄概況、題材內容、形式特徵三點來論。

#### 一、編排方式

宋代的文言小說創作數量必定不少，只是經過宋末的亂世後，文獻保存不易，亡佚的作品不少，如王山的《筆奩錄》、何光的《異聞》、佚名所著《荅川子所記三事》、《續樹萱錄》等都僅存其名、不見原貌。宋代文言小說中詩話、瑣事軼聞、志怪傳奇皆有之，現存的篇目概況可參考第二章，當中的傳奇體小說較具價值。此時的小說不僅是街談巷議，更具多姿風貌，雜揉雅俗之美，程毅中在《古體小說鈔》中說較著名的傳奇體小說有：

五代(或宋初)人的《燈下閒談》、劉斧編的《青瑣高議》、李獻民編的《雲齋廣錄》、洪邁的《夷堅志》、瞿佑的《剪燈新話》等也各具特色，盛行一時。<sup>53</sup>

這類小說能引起文人莫大興趣，志怪、麗情、神仙等想像幻譎，題材眾多，側面反映此時的家庭倫理、生活概況、人情世態等，有活潑的藝術氣質，想像奇特、常富詩意。更特殊的是浸染世俗特性，多元敘事才見人生之真。小說的集結或創作量雖多，仍有大量文人僅是偶作小說，內容也含虛構創作特色，如：秦觀的〈錄龍井辨才事〉、王拱辰的〈張佛子傳〉、呂夏卿的〈淮陽節婦傳〉、薛季宣的〈志過〉、崔公度的〈金華神記〉與黃裳的〈燕華仙傳〉……等，這些只是偶然創作，

<sup>52</sup>程毅中：《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

<sup>53</sup>參見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

僅將之視為娛樂之用。

《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選錄名人逸事、「詩話錄」輯錄宋詩本事，這兩類較有軼事小說的特徵，其餘的篇目則為傳奇體小說。此目錄的安排約受到宋元話本分類的影響。其次，文言小說的內容仍脫離不了史的牽絆，侯忠義在《中國文言小說史稿》提到：

宋代撰史比較發達，官修、私修著作層出不窮，內容多屬朝野軼聞瑣事和朝廷掌故，注重事實、偏重考證，具有史料價值，小說色彩淡薄。<sup>54</sup>

小說發展以來一直受史傳系統影響極深，以史家的觀點創作小說，飽含史家正義凜然之氣，儘管是傳奇體小說也帶有文人史書敘事特徵，喜歡對事件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文末常附有評論，如〈丁生佳夢〉、〈四和香〉、〈雙桃記〉等篇。此一特色不僅出現在《雲齋廣錄》，《青瑣高議》、《綠窗新話》等小說篇末也常附有「評曰」，代替作者發言，帶有強烈的主觀感，這也是為何魯迅言之「篇末垂誡，亦如唐人」、侯忠義認為「小說色彩淡薄」之原因，又如士林清話、詩話錄等部份帶著記錄的作用，能豐富「史」的面貌，史與小說似難截然二分。凌郁之說：「宋代文人傳奇，則表現為克制情感，壓抑幻想，以文紀實而已，返文出史，亦文亦史，庶幾介乎史傳與小說之間。」<sup>55</sup>然而，這並非宋代文言小說的全貌，張兵論及此時的作品提到：

北宋中期的傳奇小說創作，是繼唐代中、晚期之後的又一個高潮。從目前存世的作品來看，不僅數量較多，而且具有較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它的主要內容已開始逐漸從敘寫歷史人物的故事發展為表現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這一轉變帶有根本性的意義，為傳奇小說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異采煥發，成為耀眼的藝術明珠。尤其是傳奇小說的結集編纂，不僅

<sup>54</sup>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此書並未論及《雲齋廣錄》。

<sup>55</sup>凌郁之：〈傳奇體的衰落與唐宋文風的嬗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4期(2006年)，頁59。

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資料，而且也直接地推動著傳奇小說創作的前進。<sup>56</sup>

上段文字有幾個重點：一、北宋中的小說數量多，也具藝術價值。二、故事主人翁有身分下移的趨勢。三、此時有編纂大量的小說集。宋代文言小說出於史，但漸漸走向與史不同的道路，開出屬於宋代的風格，後世言其小說味淡薄、「無獨創之可言矣」，或許是過於獨斷。

再者，設名立目之法是宋代小說的特殊表現，《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等也按照小說內容設立名目，《雲齋廣錄》中有「靈怪新說」、「神仙新說」等門類，成為小說話本、諸宮調等先驅。又如上所述，《雲齋廣錄》中的〈西蜀異遇〉、〈無鬼論〉有相仿的話本小說，又如〈王魁負心〉、〈錢塘佳夢〉、〈錦莊春遊〉、〈水月仙〉之類說話名目，都有與之對應的通俗文言傳奇，究竟哪種文本在前未有定論，但兩者必定是互有影響，雖然肯定存在重要聯繫，但並未有充足理由指出到底是說話敷衍了《雲齋廣錄》，還是《雲齋廣錄》本是依據說話而寫定。或許還有第三種可能：民間本來就有流傳的故事版本，兩者皆系依據民間故事而敷衍或寫定。

## 二、題材內容

宋人的傳奇體小說有很多關於歷史題材，如〈楊太真外傳〉、〈趙飛燕別傳〉、〈綠珠傳〉、〈梅妃傳〉<sup>57</sup>等，而《雲齋廣錄》書中具備此題材卻非主軸，唯一與歷史相關的作品是〈豐山廟〉，還多點神異色彩。《雲齋廣錄》其他篇章主要著眼於熱烈愛情的表現，十四篇傳奇體小說即有九篇涉及愛情。〈西蜀異遇〉、〈錢塘異夢〉大膽地強調愛情的地位與追求，熱烈地頌揚情愛，女性敢於主動出擊，反映婦女人格覺醒與追求的願望，對男主角鍾情後更是主動且獨立，〈雙桃記〉中的蕭娘託老嫗傳情，〈甘陵異事〉、〈四和香〉也是女子主動夜間相會，賦詩達情，〈西蜀異遇〉、〈錢塘異夢〉中主角甚至願意為愛而死，無不肯定愛情之價值。

<sup>56</sup>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7。

<sup>57</sup>以傳為名的小說不可勝數，唐傳奇如知名的〈謝小娥傳〉、〈柳毅傳〉、〈任氏傳〉、〈飛煙傳〉等，甚至到明代《剪燈新話》、《剪燈餘話》、《覓燈因話》中以傳命名的有十餘篇，《虞初新志》所收的文言小說甚至多達八十篇。以此命名的習慣是從史傳的敘事之路一脈相承而來。

唐代傳奇中，男女之間偷情秘戀常置於封建禮教之下，宋代當然也有一樣的限制，如〈雙桃記〉仍受制於男子不可無故出妻之理，然女主角直接說西牆可踰，盼生相會，正如〈鶯鶯傳〉的大膽傳情，更直接明快！這類世情小說在《青瑣高議》中如〈流紅記〉、〈王榭傳〉等故事也不少，這些相承之作將在第五章繼續討論。誠如向楷在《世情小說史》論及宋代小說的描寫對象說：

作品或歌頌他們的高貴品質，或體現他們對自身地位、遭遇的不滿，表現他們的人格覺醒，因之也反映了下層社會的世情世相。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作家的視野擴大了，其思想在向下層人民方面轉變。<sup>58</sup>

還直接地說：「世情小說的發展也是到宋元而又一大變。」<sup>59</sup>當中當然包含宋元「銀字兒」的世情篇章，但不論雅俗，宋代鮮明的時代性，通俗娛樂中突顯平民表徵，才是最真實的世代剪影。考察這些主人公的地位，已不再限於貴族階層，多摻有市民色彩，小說形式日趨通俗、描寫日趨細緻，除了有唐傳奇才子佳人之共同特徵，又再加上對色、欲的肯定與追求，連性愛場面也加上數筆增添想像，到了明代〈鍾情麗集〉、〈懷春雅集〉、〈劉生覓蓮記〉等傳奇體小說又是一個高峰了。

小說史上，才子佳人小說指的是興起於明末，盛於清初，至清末綿延不絕的章回通俗愛情小說，男女主角分別為文人才子及妓女以外的佳人，因文采、外貌相互吸引，終歸大團圓結局。元〈嬌紅記〉一向被視為箇中濫觴，然這類小說最早的源頭始自唐、發展於宋，唐人的〈鶯鶯傳〉、〈飛煙傳〉結局為悲，《青瑣高議》的〈流紅記〉、〈張浩〉中即見到大團圓的模式，正符合才子佳人小說模式。凌郁之在《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一書中提到：

《青瑣》、《雲齋》兩書以及與之相近的幾本小說如《翰府名談》和《摭遺》

<sup>58</sup>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24。此書也將《雲齋廣錄》、《青瑣高議》等涉及愛情的篇章置入，可知「世情小說」的範圍被擴大了。

<sup>59</sup>向楷：《世情小說史》，頁125。

等，所揭示的新傳奇精神——近世化、通俗化、市民化，成為一種新的小說精神和趣味指向，其影響極為深遠，並通過戲曲的敷演和小說集的編選而浸潤於元明清三代小說戲曲的創作與閱讀之中，為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和所謂「詩文小說」開導了先路。<sup>60</sup>

唐代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套數在宋傳奇中有些變化，男主角可能僅為下層的知識份子，如〈甘陵異事〉以貧窮書生遇燈檠之怪事，打破唐傳奇以英雄志士、俠客異人、高僧聖仙等身份來敘事，改以村婦氓夫、市井小民為主軸人物，這也能看出李獻民本身的審美取向及藝術喜好，《四庫全書》認為其與《青瑣高議》相類。雖然所敘的人物身份下移，但「才子佳人」的模式仍存在著。《雲齋廣錄》中不乏文雅有才者，〈丁生佳夢〉的丁渥乃進士「年方弱冠，賦性純厚，舉止詳雅，而又與人多至誠」；而佳人之外貌，如〈雙桃記〉正寫其美貌「眉掃春山之翠，目裁秋水之明，香體凝酥，垂螺結黛，雖古名姝不足以擬其艷麗」，或未直接描寫外表，透過配飾及妝扮，〈丁生佳夢〉寫其妻「飄飄然若神仙中人」。除此之外，每次出現必搭配詩文，足見才情，色藝雙全乃曠古之未聞。胡萬川說：「才子佳人小說就未免脫離了現實的人生，缺少了時代的面目。」<sup>61</sup>此話或許自有其背景，那麼宋傳奇是否能代表時代面目？相對於前朝，宋小說常有勸戒特徵，但觀《雲齋廣錄》中的篇目，實蘊含許多社會況味，如社會階層、世俗觀感、理性好惡等皆有所表現，可見反封建、反理學的平民意識，不僅主張婚姻自主，亦對人性心理直接描寫，文言小說的研究應置於時代文化的背景下來檢覈，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宋代當與唐代不同，宋代傳奇體小說的創作者或者只是無心地創作，但從作品中也可對作者內部經驗有所探求，這正是宋傳奇獨具的特色。

除了愛情佔大宗之外，涉鬼神之事的篇章也不少，北宋傳奇體小說常沿襲六朝志怪之風，喜談鬼仙又兼艷情之描寫，《雲齋廣錄》中〈四和香〉、〈王魁歌〉、〈西蜀異域〉、〈丁生佳夢〉等均摻雜靈怪之事，完全不涉及鬼神的傳奇體小說僅〈雙桃記〉一篇。〈無鬼論〉、〈華陽仙姻〉中有詩識，〈甘陵異事〉中婦人作

<sup>60</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77。

<sup>61</sup>胡萬川：《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頁220。

詩「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為才郎喪此身。」<sup>62</sup>最後果被焚毀。此種預言自唐傳奇即有，如裴鏞《傳奇·裴航》，而到了明代的〈花神三妙傳〉更是預告男主角享三妻之福之事，或者說，志怪本為增添愛情故事面貌多變的因子，是小說中的重要元素。

### 三、形式特徵

《雲齋廣錄》有兩種類型：一是筆記體小說、一是傳奇體小說，雜有詩話錄與小說體，這種特殊的輯錄狀況乃宋代特有。宋人愛好詩話，小說中常收有詩話，詩話集中也載有小說，前者如《青瑣高議》、《雲齋廣錄》，後者如《詩話總龜》，事實上，小說與詩話難分界線。馮一說：

《雲齋廣錄》是北宋李獻民編撰的一部重要的雜集，該雜集輯錄的北宋傳奇作品不僅較好地體現了唐代傳奇的繼承和發展，且一些作品被後世改編成小說話本、金院本及戲曲，可以說該集在古體小說向近體小說的過渡階段居於獨一無二的承啟地位。<sup>63</sup>

這部「雜集」恰如其分的標誌著宋代文言小說的地位。其形式特徵有三：

#### (一)詩詞與小說的互相滲透

詩是敘事的外在手段，宋人愛詩也愛小說，洪邁除了創作小說，還編纂《萬首唐人絕句》，大量撮取可讀唐詩編入書中；《類說》作者曾慥也編有《宋百家詩選》，今雖已亡佚，由此可看出其對詩之愛好。宋詩飽含哲理特點，在傳奇中卻承繼唐傳奇的婉轉多姿，詩或清新流利、或委婉動人、或奔放留韻，乃傳奇體小說的瑰寶。凌郁之也說：

詞與詩一樣成為《雲齋廣錄》、《青瑣高議》等宋人小說中男女主人公之間

<sup>62</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24。

<sup>63</sup>馮一：《〈雲齋廣錄〉版本源流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6 年)，頁 75-78。

傳情達意的主要載體，如《雲齋廣錄》之〈雙桃記〉、《青瑣高議》之〈王玉幼記〉、〈譚意歌傳〉、〈張浩〉等。至於《綠窗新話》中採自《古今詞話》諸篇，幾乎篇篇有詞。<sup>64</sup>

小說需要運用詩詞，突顯意境及敘事情調，而詩詞本身就有不可取代的抒情性，又能幫助塑造人物形象及人格。敘事詩與傳奇並行，從白樂天作〈長恨歌〉、陳鴻續為〈長恨歌傳〉，元稹作〈鶯鶯傳〉、李紳做〈鶯鶯歌〉，白行簡做〈李娃傳〉、元稹作〈李娃行〉……等，唐代已多用此法，將情真意摯放入敘事與詩歌中，〈王魁歌並引〉更延續此法。《雲齋廣錄》十四篇傳奇體小說中僅有〈嘉林居士〉全未涉及詩詞等文體。程毅中提到：「最注重詩筆的一個選本是《雲齋廣錄》。這部書後六卷所收的傳奇小說，故事都很新穎離奇，文辭比較華麗，插入的詩歌很多。」<sup>65</sup>男女情事常常「有詩為證」，小說創作者以此形式寄寓自身審美理想，及內在深沉的情感，自覺地注重詩筆，開啓宋後文言小說的一條大路。

尤其是「佳人」的賦詩能力在小說中更被表彰，《雲齋廣錄》中的佳人除了容貌艷麗，還多能詩詞，〈甘陵異事〉中的燈檠每來必吟詩；〈四和香〉的麗人以詩明情；〈西蜀異遇〉的宋媛常藉詩表繾綣之情；〈錢塘異夢〉的蘇小小更是詩詞兼擅；就連〈華陽仙姻〉的諸葛氏也能藉詩預知未來。詩詞在小說中佔有越來越重的地位，接下來元明代中篇傳奇諸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燕居筆記》有更多詩文酬唱往來傳情的表現，甚至出現詩歌份量超過散文敘事的現象，元明中篇傳奇產生文言小說史上的新變，而這樣的改變恰好與《雲齋廣錄》的內在表現相呼應，《雲齋廣錄》乃為元明中篇傳奇之濫觴。不過，爾後部分的明清小說添入詩作達到極端，詩與小說情節的搭配可能就沒強烈的內部聯繫，就不如唐宋傳奇驛入詩文之美。

## (二)小說有古文筆法的表徵

文人將小說當作文章來讀，甚至在寓言、墓誌碑狀、個人行狀等作品中，含

<sup>64</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4。

<sup>65</sup>程毅中：〈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3。



有不少誇張虛構的成分，這些虛飾雜記等皆為小說之表徵，必存在著聯繫。臺靜農曾說：

宋朝人不願將小說體的古文與韓愈一派古文，看作同等的價值，乃以志異者為傳奇，載道者為古文，傳奇遂為唐人小說的通稱了。其實，同一來源，同是單篇古文，兩者表現的手法又極相似，只有內容不同而已。<sup>66</sup>

宋人小說中仍有不少說理文字，傳奇仍多載道，段庸生說：「宋人在傳奇的勸懲，既不是唐人篇末垂誡形式的簡單延續，也不是感情與道德的明顯分野，而是展現出了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的某些價值觀念及心理心態。」<sup>67</sup>在文字方面，宋人小說仍像〈岳陽樓記〉「用對語說實景」，《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一涉及描寫處，多以四字駢偶句型呈現，如：《青瑣高議》前集卷五〈長橋怨〉：「每江上春和，湖邊風軟，翠浪無聲，畫橋煙白。」別集卷一〈西湖春遊記〉：「於時小雨初霽，清無纖塵，水面翠光，花梢紅粉，望外樓台，疑中蕭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間。」又如《雲齋廣錄》中〈無鬼論〉寫二人新婚：「於是鴛帳低紅，鸞衾重繡，如紋禽比翼，玉樹連枝。」<sup>68</sup>〈盈盈傳〉寫景：「至一溪洞，洞門重樓，綵檻雕楹，橋環溪水，花木繁麗，風香襲人。」<sup>69</sup>〈雙桃記〉寫蕭娘晝寢「雲鬢堆鴉，月眉斂黛。」<sup>70</sup>皆為古文筆法。宋人喜以小說博其趣，在詩歌與四六文中競逐典故，翻新爭奇，凌郁之直接指出：「宋代小說之進入詩文系統，其主要的一步即在於小說的典故化。」<sup>71</sup>此種風氣也使得宋小說進入雅文學的殿堂。

### (三)語言運用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小說底層蘊含著語言符號、意識心理、經濟社會以及人類整體文化的詮釋與

<sup>66</sup>參見臺靜農：〈論碑傳文及傳奇文〉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年)，頁62。

<sup>67</sup>段庸生：〈宋人傳奇論〉，《重慶商學院學報》第1期(2000年)，頁80。

<sup>68</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51。

<sup>69</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68-69。

<sup>70</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39。

<sup>71</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頁107。

反思，《雲齋廣錄》一書中，女性愛情自主意識的提高，女子形象更有市民特點，大膽描寫情愛，將情慾暴露出來，不復唐人的瑰麗絕美，卻有其文學中的美感特質，當中帶有說唱的特徵，也與說話相通又相互影響，待第四章討論。甚至也寫同床共枕、兩情相悅之狀，如〈雙桃記〉：「於是與生入一小室中，生以手擁抱之。嬌羞融洽，喜而復驚，翠羅微解，香玉乍倚，眉黛輕顰，花心已破。」<sup>72</sup>薛洪勳也認為此書寫性心理比唐人詳盡一點，<sup>73</sup>在這些故事中，可看出宋人文學審美趣味的轉移，有豐富的時代文化底蘊，善於抓住人物個性特徵。或具幽默諷刺筆法，以簡潔的語言描寫展現人物性格的複雜多樣性。喜歡糶入詩文的表現，形成「詩文小說」之特點，代表其仍具雅文化特質，雖向世俗靠攏，也難離典雅，這正是宋傳奇的真實樣貌。

在結構上，也漸走向與唐傳奇迥異的路子，薛洪勳的《傳奇小說史》說《雲齋廣錄》：「喜用三段反覆式情節結構，而物語言情傳奇《甘陵異事》篇竟擴展到五段反覆式結構，在敘事角度的運用方面也很嫻熟。」並說：「〈西蜀異遇〉、〈錢塘異夢〉、〈四和香〉、〈雙桃記〉、〈無鬼論〉等篇都是宋人獨具特色的作品。」<sup>74</sup>這些傳奇體小說結構多元、視角多變，結構鋪陳、敘事表現漸趨複雜化，顯示其多變風姿。

宋代文化表現理性知性，崇尚思辨，出現許多詩化、評點、筆記、題跋等作品，文化累積至宋，除了傳承前人精華，更拓展自家特色，宋人小說有其藝術觀念，審美追求質樸、平實，講求致用的文化功能，這是宋人自覺而發，也開啓新的途徑。從《雲齋廣錄》的輯錄概況可看出作者書寫編輯特質；從題材內容可看出其詩文性特徵，以及筆記體小說與傳奇體小說的關連性；從形式特徵可見其以詩入文等小說表現之作用。由以上可知《雲齋廣錄》有四個特點：一、此書傳佈極廣；二、筆記體小說表現士人意趣；三、傳奇體小說仍具有虛構之意趣；四、當中的傳奇體小說前承唐傳奇後啓明代的傳奇體小說。文言小說能反映廣闊的社

<sup>72</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39-40。

<sup>73</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頁 188。

<sup>74</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頁 188。

會樣貌以及多元的文化內涵，理當融入跨文化的綜合研究，以完整宋代文言小說，或許還可以重寫宋代小說史！



## 第四章：《雲齋廣錄》與同時代文言小說的比較研究

北宋出現許多古體小說集，當中多為雜事筆記性質之書，也有不少志怪體之作，更有風貌特殊的傳奇體小說。這些文言小說在小說史上的地位雖不高，為數卻不少，薛洪勳說文言小說乃：「中國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體創作的一種寫人敘事的文學作品，相當於近現代的中、短篇小說。」<sup>1</sup>宋代作品近似中短篇小說，除了寫人敘事外，更貼近人心與世情，且其《傳奇小說史》將宋遼金元歸於傳奇小說的「繼續發展期」，在小說史上的確有某些發展與成就。宋代傳奇體小說的發展有其歷史與文化背景，首先，文官政治的施行使得文學成為知識份子追求目標，誠如《宋史·文苑傳序》中所記：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sup>2</sup>

上行下效雅愛文學，形成一時的文學風尚，又提供較完善的教育，有較多識字者，為小說的繁榮奠基，自上而下均以著書、讀書為樂。宋人不只追求知識，也關注「小道」的小說，小說作者身分多屬士大夫群體，傳奇體小說的作者有些為進士，或曾任官職，如王銍的《默記》記張君房的身分：「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脞說》之類甚眾，知杭州錢唐，多刊作大字版，攜歸，印行於世。」<sup>3</sup>既任官又好為小說。

<sup>1</sup>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2。

<sup>2</sup> 參見(元)脫脫等修：《宋史》第十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5262。

<sup>3</sup> 王銍：《默記》卷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52。

又如劉斧秀才等人，這些文人曾任官職、好讀書也好著書，創作小說作品刊印於當世，風行一時，從傳播到編訂概況可知小說在讀書人和士大夫群體中頗受歡迎。更有如李獻民這類未入仕途的讀書人，以著書投射個人情志，好奇聞異事並將之記錄下來，創作是個人興趣也是展現個人才情之管道。除了創作之外，許多作家甚至在個人序跋、筆記、文集當中論述小說，誠如劉良明說：

小說理論脫離從屬於作品的附庸地位，獨立發展的傾向逐漸明顯。類似小說專論的文章如〈舌耕敘引〉的出現即其標誌。宋元時期以詩歌論文談藝蔚為風氣，有人也將此種形式施之於小說。<sup>4</sup>

小說專論的出現產生於小說漸趨成熟之際，開啓文言小說的新發展，也有不少詩話出現，使小說脫離附庸身份、多所創新，這是宋代小說的獨立與開創。

其次，宋代有較好的經濟條件，如《夷堅三己》卷二〈程喜真非人〉記王生只是閭閻庶人，卻能閱讀〈靈怪錄〉、《青瑣高議》、《神異志》等書。書坊刊刻發達，這些書目集結時還常被改編，凌郁之曾提到：

如宋人所作的〈王魁傳〉竟然被剽入唐人陳翰的《異聞集》，〈蘇小卿〉也被編入了唐人《傳奇》。這顯然是書坊行為，係為牟利而刊刻。雖然坊本蕪雜，但畢竟促進了小說的流通。<sup>5</sup>

小說有民間受眾族群，整體漸趨通俗化，因牟利而大量出現各種集錄之書籍，內容也交錯混雜。雖然如此，經濟條件的開展、小說市場的發達已經促成宋代小說的新風貌。再者，宋代文言小說已經有思想內容上的改變，宋人在理性上面更爲突出，喜好針砭時事、品評人物，宋代文言小說含有對社會的批判精神，這在唐傳奇已有，宋人除了承傳唐人傳奇的風姿外，也創作不少歷史小說，其矛頭指向了歷史上的統治者，甚至帶有譴責之意。

<sup>4</sup> 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97。

<sup>5</sup> 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39。

王向峰主編的《文藝美學辭典》中對「小說」的定義是：「借助藝術的虛構，以散文形式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敘事性的語言藝術。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對人物的關係、命運、性格、行為、思想、情感、心理狀態以及人物活動的環境進行具體的藝術描寫，是小說的基本特徵。」<sup>6</sup>小說藉散文這種藝術語言來完整人物形象及社會概況，此定義正可用來說明宋代傳奇體小說。北宋小說講求規律創作以及形式，有其特有的審美觀，傳奇小說的創作既可自娛娛人，又可展現文人才情，甚至時人讀後為之讚嘆作者的博雅見聞，作者喜歡穿插詩作，如《雲齋廣錄·甘陵異事》的故事平庸，反倒是其中的五首詩表現突出，纏綿委婉又能直抒女主角胸臆。整體而言，宋代文言小說多關心百姓生活、民生狀況，呈現風土民俗，富涵生活的智慧，宋人有極高的平民意識，人物特質鮮明活躍，再加上下層女子的人格覺醒，明確主張自由戀愛，涉及愛情的篇章比例不如唐傳奇高，然其鍾情於生命力的宏揚，表現出通俗的力道，宋代小說可說是「雅俗合流的藝術」。

《雲齋廣錄》中前三卷屬於短篇記事的筆記體，後六卷屬傳奇體小說，針對相近之作品中的筆記體、傳奇體小說等類進行橫向對比，考察其書寫範式，並與宋代其他文言小說比較研究。

### 第一節 《雲齋廣錄》與宋代筆記類小說之比較研究

《雲齋廣錄》的「士林清話」雖屬於軼事小說，載有人物風貌及趣聞，然兩卷「詩話錄」卻不能完全將之歸類為軼事，僅根據「短篇」、「零星記事」的特徵姑且將之同歸為筆記體小說，並與宋代其他筆記體小說進行橫向比較。筆記體小說以「儒雅」為主，關注士人生活，投射美好的形象於文字篇章中，適合宋人好文尚雅的風格，陳文新曾說：

---

<sup>6</sup> 王向峰主編：《文藝美學辭典》（河北：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小說」條，頁344。

筆記體成熟於魏晉南北朝，以《搜神記》、《世說新語》為標誌，在宋、清兩代又取得長足的進展，《閱微草堂筆記》是其中的佼佼者，傳奇體成熟於唐代，宋以後偏重智慧與倫理的上層知識份子，一向冷落傳奇；清代的蒲松齡以極大的「孤憤」和非凡的想像才能將傳奇體發展到一個新階段。<sup>7</sup>

此段文字有兩個重點：一、筆記體在宋及清代有長足發展；二、陳文新仍認為宋傳奇無可觀者。筆者不禁思考：筆記體小說的高峰在清代的《閱微草堂筆記》，那麼宋代筆記體小說之傑作為何？相較於魏晉南北朝又有何開展？再者，宋代傳奇體可觀者不少，應予以提出、並重視之，以下將在本章第二節與第五章論述之。

宋代社會從中古走向近世，自世族階層推向市民階層，小說的創作表現有所革新，首先表現在筆記類小說上，不少文人登上仕途或辭官退隱後，喜以閑適之筆記事，輯錄傳聞軼事，強調紀實，用以表現宋代士人特殊的生活風貌。文人的遺文軼事常被載入書中，記敘奇行異事，歐陽脩在《歸田錄自序》說：「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sup>8</sup>士人喜歡輯錄史官所未錄者，以資談笑，這特點從《世說新語》以降，均有表現，除了以志人為主要目的之外，其中更體現專屬宋代的社會文化趣味，首先，宋代小說情節趨向複雜化，情節經營更為用心，其次，小說家喜歡表現市井趣味，飽含市民審美眼光，這都是宋代筆記體小說的特點。

宋代筆記體小說繼承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傳統，也以記人物言行、以資談柄為主，表現人物特有樣態。宋代筆記體小說為數不少，鄭憲春更認為宋代筆記是「百花爭豔」的時期，並認為「無論在其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超越前

<sup>7</sup> 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學術研究》第一期 1995 年，頁 108。此處以「筆記體」與「傳奇體」來比較是最廣闊的分類概念，苗壯也曾說：「以表現方法為標準來劃分，文言小說只能分為筆記小說與傳奇小說兩大類。漢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及其後相類的小說，均屬筆記小說。唐代傳奇勃興，延續到《聊齋志異》及其仿效者的作品，均屬傳奇小說。兩大類型內，尚可據題材再作區分。」見氏著：《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5。

<sup>8</sup> 歐陽脩：《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

代」。<sup>9</sup>代表作品有《山房隨筆》、《師友談記》、《景文筆錄》、《唐語林》、《澗水燕談錄》、《續世說》、《冷齋夜話》、《清異錄》、《湘山野錄》等，屬於短篇記人、記事之作。當中的孔平仲的《續世說》與王讜的《唐語林》二書，仿效「世說體」尤為明顯，這兩本書只是編次舊文、分門別類，並非宋人的創作，然而取材編次上也反映了編纂者的思想傾向、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筆記體小說中流露出作者獨特的性情與涵養，值得細細品玩，二書的編成也可了解宋人喜輯錄編次以炫才的特點。又如無名氏的《葆光錄》喜歡記錄文人軼事，歐陽脩的《歸田錄》多記「嘉言韻事」，魏泰的《東軒筆錄》、沈括的《夢溪筆談》多記載人物軼事和宋代現實生活之狀，別具小說趣味。《雲齋廣錄》中屬於筆記體的有卷一的「士林清話」，和卷二三的「詩話錄」，人物實錄寫法延續前代筆法，也有其新的風貌，部分所錄人物及事蹟亦見於他書，或為他書所延用，值得細細玩味。下面就相似的篇章進行比較：

#### 一、《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詩話錄」與《東軒筆錄》的比較

《東軒筆錄》作者魏泰，於宋哲宗元祐中記其年少時公卿間所聞，共十五卷，續錄一卷。魏泰有時受黨派偏見或個人恩怨的影響，文章不免有些隱晦，許多材料仍可取，是值得重視的宋人筆記體志人小說之一。馮一的《《雲齋廣錄》研究》考察《東軒筆錄》與《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有八條、「詩話錄」有兩條內容幾乎相符，僅文字略有出入，兩書當中應有引用與參考。<sup>10</sup>《東軒筆錄》成書早於《雲齋廣錄》，故此現象有兩個可能，一、《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摭取《東軒筆錄》部分內容並加以潤飾、二、後世輯錄或刊刻《雲齋廣錄》時又將《東軒筆錄》部分內容添入。

<sup>9</sup> 鄭憲春認為：「宋代人又是勤奮而務實的人，他們一方面盡情享受世俗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專注於哲學思想和文學藝術，創造了精神世界的崇高境界。」參見氏著：《中國筆記文史》（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77。

<sup>10</sup> 參見馮一：《《雲齋廣錄》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第一章第二節，頁9-13。其論文中僅引兩則相同處，他條則未見於其論文，根據馮一的敘述，相同的是「士林清話」的王內翰、呂許公、晏獻公、龐丞相、陳恭公、范文正公、王平甫、郭延卿等人；「詩話錄」中的王荆公、蘇內翰等篇，故將兩書引錄文字整理於附件三，以資參考。馮一考察出魏泰生平應早於李獻民，甚至在《雲齋廣錄》成書時可能已辭世，故《雲齋廣錄》應有參考《東軒筆錄》之內容。



二書都有論及的事件可資互補的有數篇，如《東軒筆錄》卷十二提到寫王荆公罷相後，主動辭讓朝廷賜予的官銜俸祿，築第於金陵南門外，平日就乘驢遊諸山寺，家宅簡易，後家舍更爲「報寧寺」，王荆公就在城中稅屋而居，他儉樸淡泊樂於這種閒適的生活，顯現出開闊的胸懷，與在位時「拗相公」的稱呼截然不同。《雲齋廣錄·王荆公》寫的正是王荆公初罷相判金陵所寫一詩，後再罷相居於鍾山又寫一詩，前詩「君恩猶許備藩臣」，後詩「不與龜魚作主人」，<sup>11</sup>作後詩時之心境已然超越前詩之況，自有其曠達胸懷。查考《東軒筆錄》卷六也記此二詩，文字幾乎一模一樣。一爲軼事、一爲詩作，《東軒筆錄》所記較爲詳盡，二書皆幫助了解王荆公爲人及罷相後的出處心境，雖然民間的說法認爲王荆公罷相歸金陵後，因司馬光盡罷新法抑鬱而終，與這些軼事的記錄雖不同，皆可爲參考資料。爾後，宋話本有〈拗相公〉、明趙弼有〈鍾離嫂媪傳〉、《警世通言》記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等，可知王安石故事廣佈流傳。特別的是，《東軒筆錄》卷六、十二均有記王荆公之事，可知在目次編列上並未依人物爲準則，同人物可能出現在不同卷次，輯錄編次沒有很嚴謹。又《雲齋廣錄·王平甫》記王平甫夢仙宮後四年卒之事，《東軒筆錄》卷六記一模一樣之事，卷五則記其性直、嫉惡太甚的個性，並記其「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sup>12</sup>之特性，可知《東軒筆錄》與《雲齋廣錄》所記各有異同，前書記錄的人物事蹟較多，能補充人物形象，後書則較爲簡要、集中。

有些人物同時出現於二書，擇取事件卻不同，如《東軒筆錄》卷三記陳恭公於真宗時在朝，正直敢言，真宗召爲右正言，爲王冀公所忌，一日與真宗賦詩，陳恭公也直陳「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sup>13</sup>之詩，看出其耿直敢言之態。《雲齋廣錄》記的則是陳恭公尙任光祿寺丞時，尙書令其數子出拜之，後陳恭公果爲高官，尙書兩子果爲其輔。兩篇擇錄不同事件來論，可完整人物風貌。又《東軒筆錄》卷三記呂夷簡替農民發聲，求皇上不課農器稅，真宗知其可爲宰相，後果如此之事。《雲齋廣錄》記的呂夷簡爲布衣，尙書見之知其必

<sup>11</sup>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

<sup>12</sup>魏泰：《東軒筆錄》，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二編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37。

<sup>13</sup>魏泰：《東軒筆錄》，頁22。

貴，故以女妻之。兩者略有不同，但皆能賞識呂公，呂公也不負眾望。《雲齋廣錄·王內翰》記王禹偁性剛簡傲物，對幕僚說過：「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sup>14</sup>後遇氣度非凡的紫袍人，問其官銜，紫袍人回答「可知」，乃有意言之。《東軒筆錄》記的是王禹偁貶至滁州後，愛民如子、留遺愛於滁，滁人畫其像以祀，歐陽脩爲之讚許，記錄二事可了解王禹偁之個性與政績。《雲齋廣錄·馮參政》記馮京赴闕春試前，乘舟過江、幾至翻沒，來春高中，再路過此江，則風微浪穩，馮京題詩：「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sup>15</sup>《東軒筆錄》則記馮京與呂惠卿同爲參知政事時不合之狀。又如《雲齋廣錄·王元澤》記王雱曾吟「君心莫厭歡樂多，請看雲間日西入」<sup>16</sup>，後果不壽，《東軒筆錄》卷七記的是王雱懷疑兒子貌不類己，欲殺之，又與其妻日鬥，王荆公以媳無罪乃爲之擇婿而嫁之。

《東軒筆錄》全以軼事記錄爲主，在刻畫人物個性上甚爲細膩，如卷二〈張文定公〉寫張齊賢曾目睹奴僕盜竊幾件銀器，認爲家奴乃小過不予戳破，可以隱忍三十年，這刻畫了他寬大爲懷的性格特徵，但在奴僕要求張文定公賜予官位時，認爲此乃有害國家之事，堅決不答應，這是爲國舉才任賢的堅持，也顯現他嚴肅認真且負責的精神。軼事小說擇取人物故事片段，呈現人物個性及事蹟，可見這些士人的個性及生活情趣，《雲齋廣錄》與《東軒筆錄》二書記錄人物事蹟有些相同、有些不同，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皆有成就，應有些傳承，也有各自的發展的面貌。總之，藉由這些人物軼事更能完善人物風貌，也呈現不同於史傳之記載方式。

## 二、《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詩話錄」與宋代雜事小說<sup>17</sup>

筆記體小說中包納了人生的幽默與智慧，有些是人格的修養、有些是圓熟的睿智，唐李肇的《國史補·序》、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序》、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談·序》皆認同「大之可以蓄德，小亦可以博識」的作用。<sup>18</sup>筆記體作家強

<sup>14</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2。

<sup>15</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9。且《能改齋漫錄》卷三〈江神世情〉條與此相同。

<sup>16</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12。

<sup>17</sup>程毅中將這些短篇記事的小說歸入「古體小說」中的「雜事小說」，主要包括許多雜事瑣聞乃至考據辯證性的筆記。見氏著：《宋元小說研究》，頁61。

<sup>18</sup>《池北偶談·序》提及：「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蓄德，小亦可以博識。」參見王士

調小說可以「蓄德」，即超越舊時「小道」之評價。宋代有許多雜錄型小說，涉及範圍極廣，以朝廷軼聞、士大夫的日常言行爲主，讀來親切可愛，如歐陽脩的《歸田錄》、陸游的《老學庵筆記》、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錄》等，這些故事簡易樸實，所記錄的也大多爲該朝的軼事瑣聞，範疇擴大，關注焦點不只在文人士身上，還能見到社會文化之變遷。張齊賢的《洛陽縉紳舊聞記》小說味最濃，細節描寫較多，人物對話也較生動。特別的是，士人多以儒術晉身爲官、宋人崇尚修撰史籍，喜歡記錄能補正史之遺軼事件，其所聽聞無所不記、無所不包，範疇廣闊。如黃休復的《茅亭客話》卷七的〈哀亡友辭〉與卷十的〈景山人〉等，往往載錄文人軼事，皆能補史傳之缺。宋代有一些笑話集，如《笑林》以笑話類爲主，其中仍有啓迪智慧之反思，算是較獨特的專輯。還有不少神仙傳記，以神仙爲主軸的筆記體小說，如《疑仙傳》、《海陵三仙傳》、《林靈素傳》等，宋人小說中也有「仙部」的設計，《雲齋廣錄》分卷有「神仙新說」，〈王平甫〉條則有成仙之說，反映仙人之間的衝突與嚮往，都是相當特殊的。以上這些雜事小說皆爲宋代文言小說特出表現。

而《雲齋廣錄》與其它雜事小說記錄相同之處有哪些？首先，《苕溪漁隱叢話》收錄六則與《雲齋廣錄》的「士林清話」、「詩話錄」等人物相同，如〈陳文惠〉、〈范文正〉、〈石曼卿〉等，又〈陳恭公〉同錄《東軒筆錄》所載賦詩之事。有些事蹟不同，如〈王元之〉寫王禹偁爲長洲宰時，每日與客共醉，並期將南園取作醉鄉，寫出其賞幽尋勝之意趣，與《雲齋廣錄》記其性簡傲物又不同。〈杜默〉寫杜默少以歌行自負，寫〈中秋月詩〉贈李文定，風格豪爽，而《雲齋廣錄》中記杜默賦〈海棠〉詩，別有雅緻風味，錄兩詩而風格均不同，一則豪爽、一則雅緻。《雲齋廣錄》與《苕溪漁隱叢話》雖皆收錄同人事蹟，仍有些不同之處。再者，阮閱在宣和五年編纂《詩話總龜》注明摘錄自《雲齋廣錄》的詩話前集有十九則，如〈唐御史〉、〈曹封州〉、〈楊軒〉、〈李元膺〉、〈方子通〉、

---

禎：《池北偶談》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6。《國史補·序》提及：「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所不為。」李肇：《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1959年)，頁3。《北夢瑣言·序》提到：「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孫光憲：《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5。以上三者皆肯定小說「蓄德」與「博識」之價值。

〈錢塘異夢〉正與《雲齋廣錄》的內容相同。《類說》卷十八載有〈小由基〉、〈煉水銀法〉、〈洛陽花酒一時來〉、〈江神也世情〉、〈渡淮遇風詩〉、〈猥藁〉、〈白芷吟〉。《雲齋廣錄》中所記事件及人物常互見於他書中，如《復齋漫錄》書中有這樣的內容：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雲：「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鬥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sup>19</sup>

《復齋漫錄》引「江神也世情」之事，此處所引又與前所敘《東軒筆錄》相同，特別的是，《復齋漫錄》認為此詩為施肩吾之詩，非馮當世自作，對此事進行考察，《雲齋廣錄》的記錄可能不甚確實。由此可知宋人著書有兩個特點：一、重複的內容見於不同書中乃宋人著書之習慣。二、《雲齋廣錄》的編輯可能也具鬆散性。

《雲齋廣錄》中有不少詩讖或是應驗的文字：如〈宋尚書〉中記宋祁題詩「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sup>20</sup>後果不入兩地，憂憤而卒，〈趙密學〉、〈王元澤〉、〈鄭毅夫〉均如此。此特徵在其他的文言小說也常見，《泊宅編》卷一記王昇隱居山中，某日忽言：「陸農師待我為屬官，不久當往，但《太玄書》未畢，且不及見上元甲子太平之會，此為恨爾。」<sup>21</sup>數日即卒。卷六記東坡貶謫黃州，與客共飲於赤壁高峰，東坡醉書：「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夷」<sup>22</sup>，此即南遷之兆。這些應驗的文字也代表著宋人喜好災異讖符之說，

<sup>19</sup>《苕溪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所記，參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269-270。

<sup>20</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12。

<sup>21</sup>泊宅翁：《泊宅編》，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二編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167。

<sup>22</sup>泊宅翁：《泊宅編》，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二編8，頁193。

並喜歡將這些事件記錄下來，文人有時遇事也會祝禱神靈，成爲生活的一部分，誠如魯迅所言：「宋代雖云崇儒，並容釋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sup>23</sup>已

是他們的信仰核心，讖語故事已然成爲宋人生活的一部分。

### 三、《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詩話錄」與宋代筆記體小說的共同特徵

筆記體小說靠一則簡單的記事，沖淡簡約的敘事方式，信手拈來，人物情性、風貌躍然紙上，筆記體始於魏晉，而宋人表現更豐富的面貌，筆記小說記一段雋妙的言談、一個精采的情節，即看出其鮮明個性，反映真實人生。《雲齋廣錄》中的「士林清話」與「詩話錄」皆能顯示文人雅士之情性，透過這些記錄傳遞宋人特殊的審美雅好，這類文字與宋代其他筆記體小說有幾點共通特徵：

#### (一)篇幅短小

筆記小說的特徵乃在零星記事、篇幅短小，從《世說新語》以降，這種短篇記人的寫法一直流行著，《山房隨筆》、《山居新語》、《癸辛雜識》、《唐語林》等篇幅皆不長，內容又雜有志怪、志人等情節，平實紀錄而甚少幻想，樸質無華，《稗史》、《葦航紀談》、《諧史》、《玉照新志》、《清尊錄》、《文酒清話》、《遁齋閒覽》、《唐宋遺史》、《茅亭客話》、《該聞錄》、《牧豎閒談》、《野人閒話》、《洛陽縉紳舊聞記》、《雋永錄》等，雜有各種題材，皆爲文人雅好、關注的焦點。宋大有大量筆記小說以輕鬆、簡單的筆調記錄文人瑣事，《雲齋廣錄》中「士林清話」、「詩話錄」一樣篇幅短小，較長的〈王平甫〉、〈郭延卿〉不過也才三百多字，特別的是宋代詩話之篇幅漸長，如《青瑣高議·韓湘子》記數詩，字數逼近上千，相當少見。

#### (二)隱含志怪

志怪類的小說從王嘉的《拾遺記》開始將辭章等藝術型式加入傳記中，乃有新的融合。董乃斌在《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說過：「宋代以後，唐傳奇式

<sup>23</sup>參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頁167。

的文言小說仍然不斷有新作湧現。至於比唐傳奇形制短小的志怪式文言小說，也同樣並未斷流。」<sup>24</sup>志怪小說以短篇為主，數量甚多，若真要統計宋代的志怪小說一定不亞於兩百篇。志怪故事一直為人喜好，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二酉綴遺中〉稱：「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異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體亦卑下無足論。」<sup>25</sup>言鬼怪之事無所寄託者，只不過是為求驚悚而已，僅有些設幻之作仍有特出之處。志怪有其美感魅力，此特質融入傳奇體小說，反而增添傳奇體小說的設幻之美。表現在《青瑣高議》及《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篇幅較長、文辭華艷，有意設幻寄託作者之意，已迥然與傳鬼神之事為核心的志怪小說不同。特別是帶給《雲齋廣錄》一些內在力量，結合志怪與傳奇之長，表現奇與幻並進的愛情模式，可以說志怪的特質已內化在《雲齋廣錄》中。

### (三)補史功能

軼事小說靠的是主人公的身分引人注目，「補史」的功能令人激賞，《雲齋廣錄》的「士林清話」即是如此，第三章統計過「士林清話」十二人中有十一人事蹟存在《宋史》中，收錄的軼事又不同於史書之記載。又如黃休復的《茅亭客話》共十卷，內容多記蜀中神仙、異僧及文人、處士的故事，雖仍以勸誡為主，且多神怪之事，較少有好的傳奇作品，但所記的文人軼事的確能補史傳之缺。軼事小說保存小說精神，輯錄主人翁不同的事蹟，再加上市井趣味，促使宋代筆記體小說走向更多元的路子。除此之外，《雲齋廣錄》卷次排列有序，依「士林清話」與「詩話錄」分部，並按照人物及詩詞條列，如依次排序的史傳寫法。

《雲齋廣錄》雜融文人軼事、詩話、傳奇體等內容，這種「拼盤式」的輯錄狀況是宋代文學之風尚，毛晉提及《南村輟耕錄》一書是：「上自廊廟實錄，

<sup>24</sup>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七章，頁264。

<sup>25</sup>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下冊，頁486。

下逮村里肤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sup>26</sup>代表此種雜俎式輯錄方式在宋代大為發展。當中的筆記體小說雖無法擺脫志怪、仙話等樣貌，但篇幅漸長、對細節描寫漸趨生動深刻，一個有意為小說者，仍不忘在作品中放入「士林清話」、「詩話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小說依舊受到史傳傳統影響，其二、宋人輯錄習慣雜錄各類文體。整體而言，宋人的筆記體小說喜歡抄錄他書，對人物軼事的興趣未剪，喜歡以此表現人物情性，也可能有互相標榜之意。爾後，元人楊瑀的《山居新話》、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筆記中，還有一些可讀的志人小說，是筆記體小說的繼續發展，這類小說雖漸趨減少，但仍有存在之必要。

## 第二節 《雲齋廣錄》與宋代傳奇體小說之比較研究

筆記體較少涉及男女情愛之事，傳奇體則以愛情為敘事大宗；筆記體中的人世是個清明世界，有平穩的現實感，傳奇體小說喜歡深掘世俗精神、超越世俗表象。然傳奇取材的優勢，正是遠離神怪，彌進人情，突破了靈怪的幻境，按照現實風貌，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又有更進一步的開創。唐人以設幻構奇的故事、動人的詩歌，來形塑不朽的人物，竭盡所能爭奇鬥豔，寫出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來是為了吸引眾人目光，更進一步，是為了求取官員們的賞識。而宋傳奇強化人物內部情感衝突，有濃郁的民間趣味，乃為宏揚生命力，宋代的傳奇體小說篇幅較長，寫來委婉曲折，有繼承唐代之處，也含有一些虛構戲謔的成份。這些傳奇體小說中有大量的訊息待解讀，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透過描寫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衝突，展現人物命運的變化。二、故事情節的巧構：情節反映人物關聯性，並呈現此時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三、文字詩詞的設計：幫助描寫人物的性格、行為、思想、情感和各種心理狀態。

唐人傳奇本存在散韻雜糅之特性，詩歌成為故事發展過程之必要，或以駢儷文字抒發人物感情、表現人物才氣，書卷氣較濃；張君房的《麗情集·燕子

<sup>26</sup>明毛晉為《南村輟耕錄》作跋之言，參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385。

樓》記的是一個女子至死不渝的愛戀，還引了白居易的詩作，宋人繼承此特性，更著眼於讀者的審美心理，用散句敘事、用韻文抒情，能濃化敘事的環境與心理氣氛。宋傳奇的藝術世界轉入人世，作者乃中下層士人，比較瞭解宋人的市民生活、思想意識、審美觀念等，文體規範上也產生變化，語言受到話本影響，變得淺顯通俗，文不甚深、白不甚俗，文詞的現實性較強，寫人記事都注意生活的真實性，小說中包含了敘述、詩、詞、文和議論等，藝術技巧也較高。題材上突破志怪的藩籬，寫作目的和手法上，不僅著重知識作用，更注意文學作品的鑑賞和娛樂的作用。當然，有些小說雖蘊含志怪性質，卻不脫「情」的追求，傳奇體小說以靈怪來寄託情愛，創造出一個豐富的心靈世界，通向艷情，「情」與「雅俗」的結合產生了一個創新的自由空間，這正是宋傳奇體小說之魅力。

宋代傳奇體小說為數不少，單篇的有〈趙飛燕別傳〉、〈楊太真外傳〉、〈王魁傳〉、〈譚意歌記〉、〈蘇小卿〉、〈梅妃傳〉、〈綠珠傳〉、〈流紅記〉、〈李師師外傳〉、〈鴛鴦燈傳〉、〈張浩〉、〈王幼玉記〉、〈溫泉記〉、〈驪山記〉、〈芙蓉城傳〉、〈任社娘傳〉、〈烏衣傳〉、〈越娘記〉、〈愛愛歌序〉、〈薛瓊瓊〉、〈黃陵廟詩〉、〈燕子樓〉等，專書則有《類說》、《紺珠集》、《續樹萱錄》、《筆奩錄》、《撫青雜說》、《麗情集》、《春夢錄》、《焚椒錄》等。特別的是羅燁的《醉翁談錄》和皇都風月主人的《綠窗新話》收錄不少傳奇體小說，此二書是說話人的藍本，較接近通俗話本，董乃斌在《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也說：「劉斧的《青瑣高議》和皇都風月主人的《綠窗新話》，是自宋代流傳至今的兩部傳奇集。從它們可以窺見宋人文言小說的創作概貌。」<sup>27</sup>此時的傳奇體小說已與俗文學合流，陳文新也曾說：「辭章化傳奇的衰落和話本體傳奇的崛起是宋代傳奇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兩個現象。」<sup>28</sup>《綠窗新話》、《青瑣高議》二書較接近「話本體傳奇」，而《雲齋廣錄》正是介於「辭章化傳奇」與「話本體傳奇」之間的作品，更值得關注，故將當中的傳奇體小說進行比較研究。

<sup>27</sup>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64。

<sup>28</sup>陳文新：〈論宋代話本體傳奇的世俗追求〉，《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第8卷第2期（2008年3月），195頁。



## 一、《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的比較研究

宋代文言小說中，《麗情集》、《類說》、《紺珠集》等延續唐傳奇之表徵特色，但或有支離不全之處、或已散佚，若要全盤考察宋代傳奇體小說的表現，大抵可從《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窺知，二書同樣存在著詩話、筆記以及傳奇體的模式，保存著不少作家之作品，標誌宋代文言小說之地位。凌郁之說：

《青瑣》、《雲齋》二書中的傳奇作品，與唐傳奇相比，既有文體的一致性和題材、敘事範式的承續性，又出現了宋代小說的新質素；既有文人傳奇的舊格局，又有與說話互通的新印迹。上承唐傳奇的血脈，而烙上了時代的新變色彩，特別是其中與說話相通的因素和通俗化趨向的增強，幾乎使兩書中的傳奇作品成為介於唐傳奇與宋說話之間的一種樣態，從而在唐宋小說史上具有了轉折性的意義。<sup>29</sup>

點出《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有了「轉折性的意義」，開啓新的格局與發展，並融通了唐傳奇與宋說話，那麼二書如何融通唐傳奇與宋說話？還有哪些共同特徵呢？以下——論述。

《青瑣高議》、《雲齋廣錄》與唐傳奇融通之處為何呢？首先，二書都喜歡使用詩筆。《青瑣高議》前集卷三的〈嬌娘行〉僅有文前記作者與嬌娘相識過程，全部皆以詞寫嬌娘之事。〈瓊奴記〉寫瓊奴因父母謝世，生活困窘乃嫁與趙奉常為妾，受凌遲鞭撻之苦，後經過舊館，有所感便題詩於牆上，後還錄王平甫歌詠瓊奴之詩。前集卷五的〈流紅記〉乃根據唐代「紅葉題詩」的故事加以渲染，演繹于祐與韓夫人的愛情故事，點出「流水無情人有情」之理。別集卷四〈王榭〉甚有特色，此篇借劉禹錫〈烏衣巷〉一詩，虛構了王榭在燕子國的奇遇，篇中有詩有情，燕子還化為少女，已是獨特的寫法，《聊齋志異·青竹》也有此痕跡。以上諸篇幾乎都是因詩而成文，其他的傳奇體小說偶穿插詩詞，〈王幼玉傳〉中以詩詞往來串聯情節，還引借了李商隱〈無題〉的兩句詩，惜情采較

<sup>29</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61。

欠缺；又如〈溫婉〉一文，記女主角溫婉由良家入娼籍，文采甚高、名滿天下，後托太守爲之脫離娼籍，文末有一大段作者論述；〈甘棠遺事後序〉則補記了二十九首詩作，當中也有具文詞之美、婉約之風的詩作，但爲數不多，亦多所論述，破壞了傳奇之風情。整體而言，《雲齋廣錄》中的詩較《青瑣高議》之詩來的高明些，且選錄的標準更爲明確。除了〈王魁歌〉本身就是歌，其餘十三篇中有十篇穿插詩詞歌賦，〈甘陵異事〉、〈盈盈傳〉、〈西蜀異遇〉中詩歌的成分甚濃，〈丁生佳夢〉、〈錢塘異夢〉以詩爲主要貫串情節。兩卷的「詩話錄」代表著李獻民對詩的重視，程毅中稱《雲齋廣錄》爲「小說的詞章派」<sup>30</sup>，將此書地位提得甚高。整體論之，《青瑣高議》中的傳奇作品敘事較詳盡，作者慣用「詩筆」來增加文采，但情采豐富之作卻不及《雲齋廣錄》，但二書繼承唐傳奇以詩入文的寫作習慣，開啓「詩文小說」之先河，這類小說在明代蓬勃發展，實濫觴於北宋時期的《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

其次，唐傳奇與《青瑣高議》、《雲齋廣錄》中均有不少篇章以愛情爲主軸。《雲齋廣錄》中言情所佔的比例甚高，〈西蜀異遇〉、〈雙桃記〉、〈丁生佳夢〉、〈盈盈傳〉都是以情愛爲主軸，在第三章已有論述。《青瑣高議》亦收有〈王榭〉、〈越娘記〉等麗情篇章，如前集卷十的〈王幼玉傳〉寫名娼王幼玉與富家子柳富相愛而不果的悲劇，對兩人的愛情寄予深切的同情，此篇有模擬〈霍小玉傳〉之徵，女主角小名也是「小玉」，前爲柳富由於家庭因素，後李益爲名利負心。別集卷二〈譚意歌〉也似〈王幼玉記〉，譚意歌代表著主動且獨立性格的女性形象，結合唐人之女性特徵，兩人相愛悅後，張正字卻另娶他人，其妻三年後卒，張正字後依禮法將譚意歌娶入門，兩人終歸團圓。特別的是，譚意歌名列娼籍、張正字乃名家，似〈李娃傳〉中妓女與進士的結合，這種情形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出現，有些想像之寄託。別集卷四〈張浩〉寫張浩遇見李家姑娘，兩人私定婚約，父母卻不允許，李氏跳井以示決心，並告官府明志，終得以成婚。故事前半頗似〈鶯鶯傳〉、〈霍小玉傳〉，卻是〈鶯鶯傳〉的翻案之作，當中穿插詩文較多，因女子的奮鬥與堅持產生不同結果，塑造出新型的女性形象。這在《雲齋廣錄》

<sup>30</sup>程毅中認爲《雲齋廣錄》講究詞采文情，比早期作品更自覺性地注重詩筆。參見氏著：《宋元小說研究》，頁126。

中有更多的表現，張揚愛情出現在〈錢塘異夢〉，蘇小小與司馬樵相戀並互作新詞傳情，每夕夢中必相會，以〈西蜀異遇〉帶有愛情至上的想法，李達道知宋媛是異類，復有李二秀才、群猴、孔昌宗阻之仍不顧一切，皆在高舉著愛情的旗幟。以上諸篇皆屬於言情的傳奇體小說，除了繼承唐傳奇的愛情寫法，更突出女性之形象。

《青瑣高議》、《雲齋廣錄》與宋說話融通之處為何呢？其一，分類定目。《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兩者皆具雜俎性質，在目次的分類上，《青瑣高議》目次的安排上僅以前集、後集、別集各第幾卷表現，未立小標，且詩話、筆記體或傳奇體小說均混雜排列，較難看出其條理，而《雲齋廣錄》卷四是「靈怪新說」，「靈怪」一詞是宋代說話及諸宮調常用的分類名稱，又如記載不少科技史料的《夢溪筆談》也設有「神奇」、「異事」等門類，宋代小說篇目設計乃發前人所未有，是否由說話相借而來？可能還須有更多證據。特別的是《青瑣高議》於每篇標題下注有正名性質的七言題目，如〈王幼玉記〉有「幼玉思柳富而死」的小字，就連未及百字的短篇〈殺雞報〉下也有「馬吉殺雞風疾報」、〈報貓記〉下也有「殺貓生子無手足」等小字，約與說話藝人於演出之前，要把說話題目在瓦肆前用七言標題張榜有關。以上這些特色究竟是因小說影響了說話，還是被說話影響？雖無直接證據證明，但兩類發展的時間、環境條件相近，彼此影響互惠的可能性也不小。

其二、皆有通俗化的表徵。宋人文言小說與說話並時發展，除了社會經濟影響創作之外，兩類創作必定也相互影響。宋到明的傳奇體小說是從浪漫走向世俗，有不少真實生活的面貌，男主角的身分仍多為書生或為官者，女主角身分除了有妓女身分外，仍有不少為大家閨秀，不過其性格漸趨市民化，能翻新出奇。《雲齋廣錄》有不少女性出身於下層，如〈雙桃記〉的女主角只是里巷中之女子；〈華陽仙姻〉的女主角是女冠諸葛氏，以卜筮為業；〈盈盈傳〉中的盈盈也是吳地有文采的女子。隨著市民思想意識的解放，宋傳奇女子追求愛情是主動、潑辣的，女子對婚戀方面自主性更強，《青瑣高議·張浩》有意沿用元稹〈鶯鶯傳〉的情節，李鶯鶯主動追求張浩，逾牆與之幽會、私定終生，其父將

她許配孫氏，她竟投井自殺幸得救復甦，終以團圓結局，爾後《警世通言·張浩花下遇鶯鶯》也半文半白保留了話本特色。《青瑣高議·王幼玉記》寫王幼玉初見柳富即說「茲吾夫也」<sup>31</sup>，如此直接地告白。《青瑣高議·溫泉記》寫張俞與女仙同浴，仙與人處在同等地位上，有現實的風貌。《雲齋廣錄·華陽仙翁》寫與仙成親之事，一如人間之禮，仙人也染上世俗之味。特別的是《青瑣高議·西池春遊》寫人狐相戀的情事，全文有四千多字，篇幅較長，程毅中言〈西池春遊〉：「像是作者意圖從短篇擴展為中篇的嘗試之作。」<sup>32</sup>這個嘗試在《雲齋廣錄·西蜀異遇》有更多的發展，寫狐女愛情的堅貞，開啓《聊齋志異》狐女故事的淵源，佈局上有多線結構，更具別緻風貌。總之，唐傳奇中往往以狐精仙鬼的形象曲折地表現出對情愛的追求，宋元明的傳奇則直接以現實生活的女性形象表現，這正好與說話相通，市民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衝破理學束縛，兩者可能互有融通。

其三、均有艷情的描繪。《青瑣高議》的〈瓊奴記〉、〈王幼玉記〉、〈溫琬〉、〈西池春遊〉、〈譚意歌〉、〈越娘記〉、〈張浩〉、〈王謝〉……等傳奇故事中不乏對女子外貌進行細膩的描繪，甚至在〈王幼玉記〉中寫到女子小腳與裙底，「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翅起紅裙底」<sup>33</sup>，這是傳奇體小說還不曾有過的描寫。〈趙飛燕別傳〉寫皇帝看昭儀沐浴，「后裸體以水沃帝」<sup>34</sup>之事，還有〈驪山記〉是歷史題材的小說，除了言情還加入一些神怪情節，出現安祿山喝醉時「復引手抓貴妃胸乳間」，貴妃新浴後「對鏡勻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捫弄」<sup>35</sup>，諸多誇張直白的描寫，比〈趙飛燕別傳〉更荒誕不經。〈趙飛燕別傳〉、〈溫泉記〉及〈驪山記〉引用一些史傳以及前人筆記的材料，加入更多的藝術想像，更有情致。《雲齋廣錄》對女子的描繪也不少，〈無鬼論〉寫女子「立於座間，如不勝衣」<sup>36</sup>，〈西蜀異遇〉寫兩人「雲雨聲低，曲盡人間之歡」<sup>37</sup>；〈雙桃記〉寫女

<sup>31</sup>劉斧：《青瑣高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年），頁87。

<sup>32</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96。

<sup>33</sup>劉斧：《青瑣高議》，頁88。

<sup>34</sup>劉斧：《青瑣高議》，頁69。

<sup>35</sup>劉斧：《青瑣高議》，頁56。

<sup>36</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53。

<sup>37</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26。

子外貌「眉掃春山之翠，目裁秋水之明，香體凝酥，垂螺縮黛」，更直寫床帷之事「眉黛輕顰，花心已破」<sup>38</sup>；〈玉尺記〉記女主角「今日幸接賢者，實慰蕭索」<sup>39</sup>，認為能與王生共寢是安慰己之孤單。《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皆一改唐傳奇的婉約寫法，走向艷情甚至是俗麗的道路，這些艷情的描繪在明代傳奇體小說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待第五章論之。

《青瑣高議》一書的作品類型以志怪傳奇為主，也有一般的逸聞雜事。與《雲齋廣錄》代表著宋代文言小說的新發展，介於唐傳奇與明傳奇間有著承先啓後之地位。《青瑣高議》所收錄之作品大多不知作者，雜揉不同風格之作，其傳奇體小說多喜載錄奇異之事，不乏唐人傳奇之痕跡、也有開創。《青瑣高議·漁洋山人跋》：「此《剪燈新話》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傳後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冀一字之傳於後而不可得者，豈少哉！」<sup>40</sup>直指出《青瑣高議》對《剪燈新話》的影響。趙景深也指出《青瑣高議》一書「是從傳奇體到章回體小說的橋樑。」<sup>41</sup>並往明代傳奇體小說發展。然而，《青瑣高議》也有不少後退的痕跡，如〈程說〉記程說夢入陰曹地府的過程，見到地獄諸多刑罰甚至是秦將白起受難之狀，藉此有警惕之意。又如〈小蓮記〉寫的是狐女與李郎中的愛情，著以小蓮替其家人抓藥之事，小蓮死後李郎中爲之葬，此篇單線敘事較無新意，都不甚有小說情調。總而言之，《青瑣高議》份量較多，但內容未若《雲齋廣錄》來的豐沛，相較之下，《雲齋廣錄》尖有文雅與通俗之趣味，並趨向艷情發展，更具獨創性。

## 二、《雲齋廣錄》與其他傳奇體小說之比較研究

宋代除了《青瑣高議》之外，優秀的傳奇體小說其實並不多，《漁樵閒話》、《虛谷閒抄》、《侍兒小名錄拾遺》、《艾子》、《信筆錄》、《厚德錄》、《鬼董》、《續補侍兒小名錄》、《補侍兒小名錄》、《姬侍類偶》、《豪異秘纂》、《翰府名談》、《摭遺》、《綠窗紀事》、《女紅餘志》等，都帶有比較多史傳和志怪表徵。此處蒐羅同

<sup>38</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40。

<sup>39</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47。

<sup>40</sup>劉斧：《青瑣高議》，頁232。

<sup>41</sup>趙景深：《〈青瑣高議〉的重要》收入《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93頁。

出現於《雲齋廣錄》的故事進行比較，首先，不少書籍摘錄《雲齋廣錄》中的故事，如曾慥《類說》卷十八摘錄《雲齋廣錄》十五則，其中十二則與《雲齋廣錄》的前三卷相同，選自《雲齋廣錄》後六卷的故事有：〈趙當遇燈檠〉、〈夢妻寄詩〉、〈蘇小歌蝶戀花〉。又如《苕溪漁隱叢話》收錄蘇小與司馬樞情事：

《雲齋廣錄》載司馬樞官於錢塘，夢蘇小小〈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處覓，淒涼明月生秋浦。」<sup>42</sup>

與《雲齋廣錄》全同，只是《雲齋廣錄》對於場景有較多的鋪陳。又如《詩話總龜》有〈錢塘異夢〉篇，有些篇目與《雲齋廣錄》的故事雖不同，也有不少相似點。在主題上較相似應為張君房的《麗情集》，當中有些志怪神異之事，更有以男女情愛為主，不少零散殘篇點綴詩筆，如〈李煜為師子國王〉寫賈黃中首金陵見一清瘦道士拜謁，乃師子國王李煜，當中錄了李煜的一詩。還有〈燕子樓〉寫張建封家妓盼盼守節自盡之事，盼盼獨居燕子樓寫了將近三百首詩，傳為佳話。凌郁之曾說：「在宋代小說中，真正屬於並接續唐傳奇體的，實際要推《青瑣》、《雲齋》二書所錄的傳奇作品。當然，在《青瑣》、《雲齋》之外，張君房《麗情集》以及劉斧另外兩部小說總集《翰府名談》、《摭遺》等，也都表現了類似的現象和性質。」<sup>43</sup>整體而言，《麗情集》有唐傳奇的特色，也很有些再創造與想像設計，在愛情與詩歌的表現上可說與《雲齋廣錄》較相近。其次是《綠窗新話》，此書收唐宋的傳奇體小說，內有一百五十多個主要以女性和豔情為內容的故事，構建一個五彩紛呈的豔情世界。《醉翁談錄》應是「書會才人」編選的小說總集，專載風月故事。當中也有多種唐宋傳奇，宋代的傳奇故事取材於市民社會，常與妓女有關，語言、情調、題材都富有通俗性。各卷以四字命篇，《雲齋廣錄》有「士林清話」、「奇異新說」，《醉翁談錄》有「名公佳制」、「瑣闥異聞」等，應該

<sup>42</sup>參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八（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315。

<sup>43</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61。

是有所參考。《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五引有〈蘇小卿〉篇，和《雲齋廣錄》相近，詞藻華美，描摹精細，應有傳承。

宋代文人好聽軼事奇聞，也常記錄本朝人物及時事，如《青瑣高議·瓊奴記》、《雲齋廣錄·盈盈歌》皆是宋代的時事，被改寫成傳奇，代表著文人即使是當朝人物，也喜將之記錄下來，無所避諱。整體論之，宋人的傳奇體小說多取材於市民社會，記下層人民的生活，娛樂性很強，這是宋人特有的審美情趣，與前朝的審美趣味儼然不同。其他的傳奇體小說總以務實徵信的態度去對待虛幻和傳聞之事，而《雲齋廣錄》注重文采和意想，擺脫概念化和教條化，祛除平直呆板的筆調，產生鮮明活潑又含蓄蘊藉的文學特徵，是宋代文言小說的新發展。

### 第三節 《雲齋廣錄》與宋代其他文言小說的特色

宋代的文學風尚表現在文言小說領域，文化、經濟層面提供小說諸多養分，儘管是同時代的文言小說仍有不同的風貌，軼事小說作者追求人生智慧，傳奇體小說作者則追求浪漫情趣，傳奇體小說蘊含情節、人物思想性格、情感表現等，有完整的結構。如陳文新認為軼事小說、志怪小說和傳奇體小說有以下差異：

軼事小說以「玄韻為宗」，在古人眼中並非純正的敘事文體；志怪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文體，通常排斥景物描寫和駢儷辭藻；而傳奇體小說雖在注重敘事上與志怪小說相一致，卻特別注重景物描寫和形式、辭藻的經營。<sup>44</sup>

三類小說各有不同的著重點，有的以韻致為主，有的重視辭藻使用，產生文言小說諸多的面貌，而《雲齋廣錄》與宋代其他文言小說相較，究竟有哪些相同處、

<sup>44</sup>陳文新：〈傳、記詞章化：從中國敘事傳統看唐人傳奇的問題特徵〉，《武漢大學學報》第二期（2005年），頁199。

哪些相異處呢？

### 一、宋代文言小說的共同特色

宋人有大量紀錄朝野遺文、名人軼事爲主的筆記小說，也有風姿多變的傳奇體小說，充斥著想像的審美趣味，李劍國曾說：「看慣了哀感頑艷的唐人傳奇讀這類作品至少可以換換口味，這是宋人小說在美學風格上的一點創造。」<sup>45</sup>勉強提供閱讀宋代小說的一個理由，然而，除了這些「醇厚的樸素美平淡美」之外，宋代文言小說還有以下四個風格以及特徵？

#### (一)好逞史才

宋代小說家不只喜歡在文本中屢入詩文，更重視「史才」的表現，好在文末發表議論，此特徵不只出現在筆記體及詩話錄中，就連傳奇體小說也難離論述，如〈綠珠外傳〉、〈楊太真外傳〉篇末垂誡的意義甚大。或加入理性成份，喜歡徵實，如沈遼的〈任社娘傳〉在文末交代故事來源，《雲齋廣錄》中的愛情故事常以真實故事加以紀錄或改編，或在篇末加以強調來源有據，如〈雙桃記〉女主角與李獻民同邑、〈無鬼論〉文末言得此事於生之好友等等，其他的文言小說亦同，如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有記載：

程致仲為予言，近歲《雲齋小書》出丹稜李達道遇女妖事。致仲親見泥金鴛鴦出入雲氣中，黃色衣，奇麗奪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遺達道者。又歌曲多仙語，尚小書失載雲。<sup>46</sup>

此書著述於紹興二十二年前後，作者強調親眼見到妖所服之黃衣，又說《雲齋小書》失傳了幾首歌曲，似有憑有據。而這類愛情小說又被後代戲曲家、小說家改編，流傳廣播即標示了受廣大群眾喜好的事實，不只故事纏綿悱惻，也歌頌堅貞的愛情，強調主人翁的自主與獨立、執著地面對情感，這類姻緣較唐傳奇更爲強

<sup>45</sup>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

<sup>46</sup>參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36-237。



烈。又如〈無鬼論〉文末也說「泉字唐塵，河朔人，賦性敏慧，傲儻不拘，與生友善。具道本末，故予得而書之。」<sup>47</sup>均強調來源有所本。或假耆舊以談古，如秦醇〈驪山記〉模仿陳鴻祖〈東城老父傳〉，文言小說中有甚多理性成分，程毅中曾言〈梅妃傳〉中梅妃之詩寫得「怨而不怒，深得詩教的要旨」<sup>48</sup>，有詩經美刺之功能。李夢陽曾說：「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sup>49</sup>批評好作「理語」之失，當然這樣的評價不無原因，部分小說因重視「史才」，在詩文的表現上就顯得疲弱，相較之下，《雲齋廣錄》中的詩文屬「才子之筆」，較講求情韻與氛圍，表現的也比《青瑣高議》等書更好。更不可否認的是，宋代的市井趣味與白話小說的發展帶來了一股民間的力量，文言小說以史傳為源頭的特點正走向衰落。

## (二) 呈現辭章化

宋人小說喜歡辭章化，在文章當中穿插散體、駢文、韻體或口語敘事，《青瑣高議·王榭》就是將劉禹錫〈烏衣巷〉一詩加以拓展，人物意象源自詩，詩乃是小說之源頭。胡徽之的〈芙蓉城傳〉是北宋時流傳甚廣的故事，記王子高遇芙蓉仙(周瑤英)之事，兩人有宿世姻緣，瓊姬暮來朝去，終留詩而去，蘇軾為之作序，當中周瑤英與王迴臨別所作之詩飽含男女之情，在宋人作品中是較早注意到詩筆的作品，而《雲齋廣錄》的諸多篇章詩詞也甚雅致，皆可為代表。程毅中曾提到：「從北宋張君房《麗情集》、李獻民《雲齋廣錄》到元人宋遠的〈嬌紅記〉，都是偏重詩筆的，從樂史的〈綠珠傳〉到《鬼董》裡的一些紀實小說，則是偏重史才的。」<sup>50</sup>特別提及《雲齋廣錄》詩筆特徵，所錄詩歌皆相當雅緻，也認為張君房、李獻民至宋遠應有承傳某些特點。某些傳奇體小說甚至以詩詞為主要內容，僅以序文敘述故事，如張君房所輯的《麗情集》多一傳一歌，《雲齋廣錄·

<sup>47</sup> 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53。

<sup>48</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21。

<sup>49</sup> 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十二〈籟音序〉參見《四庫全書》集部二〇一別集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477。

<sup>50</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5。

王魁歌並引》亦是。這類小說界於雅與俗之間，凌郁之認為：

唐傳奇在整個體的意境上似詩，部分傳奇不用詩，而詩情已滲入抒寫的文字之間；宋人小說則以詩歌為其構成要素，傳奇、話本、筆記均間插以詩，與散體文字分別擔任抒情與敷敘的功能，已成為敘事的外在手段。

51

解釋了詩在唐宋傳奇體小說中的不同作用。詩詞成為男女主角間表情達意的載體，非以炫才為主要目的，文與詩的關係已不可分割，源於辭賦的力量增強，可以展現男女情懷，透過有意設幻產生多變的情節，當中的女神或女仙的形象往往帶至傳奇體小說中對愛堅持的女性。總之，辭賦用心巧構人物形象及空間場景，塑造傳奇體小說的新風格，辭藻繁縟更添傳奇體之美，讓宋代文言小說走向新的境界。

### (三)編輯諸書喜包納他人篇章

宋代小說的輯錄概況常互見於其他書目，如《類說》、《鬼董》、《綠窗新話》中有不少篇目採自《太平廣記》，《茅亭客話·后土夫人變》也可見於《春渚紀聞》卷二、《避暑錄話》卷下等書，《投轄錄》載黃庭堅所作傳奇〈李氏女〉、〈尼法悟〉二篇，《墨莊漫錄》載崔公度的〈金華神記〉、〈陳明遠再生傳〉等，這類相互抄錄的狀況不遑列舉，而《雲齋廣錄》與他書間亦同。今先以《雲齋廣錄》為核心，將《雲齋廣錄》當中篇目互見於他書之狀以表列之：

篇目	他書互見
陳文惠公	《澗水燕談錄》、《青瑣高議》後集卷八、《類說》的〈小由基〉
王內翰	《東軒筆錄》
呂許公	《東軒筆錄》

<sup>51</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9。

晏獻公	《東軒筆錄》
龐丞相	《東軒筆錄》
陳恭公	《東軒筆錄》
范文正公	《東軒筆錄》、《類說》的〈煉水銀法〉
王平甫	《東軒筆錄》
郭延卿	《東軒筆錄》、《類說》的〈洛陽花酒一時來〉
張俞	《宋朝事實類苑》
王荊公	《東軒筆錄》
馮參政	《能改齋漫錄》、《類說》的〈江神也世情〉
唐御史	《詩話總龜》卷三、《類說》的〈渡淮遇風詩〉
呂狀元	《詩話總龜》卷三
曹封州	《詩話總龜》卷一
蘇內翰	《東軒筆錄》
宋尚書	《能改齋漫錄》、《類說》的〈猥藁〉
王元澤	《類說》的〈白苧吟〉
洪浩	《詩話總龜》卷二十七
楊軒	《詩話總龜》卷六
李元膺	《詩話總龜》
寒亭	《詩話總龜》卷十五、《類說》
侯穆	《詩話總龜》卷二十
梅聖俞	《詩話總龜》卷二十七
方子通	《詩話總龜》卷十
僧仲殊	《詩話總龜》卷二十二
甘陵異事	《類說》的〈趙當遇燈檠〉
丁生佳夢	《類說》的〈夢妻寄詩〉
王魁傳	曾慥《類說》十八、《括異志》卷三的〈王廷評〉、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的〈王魁傳〉、《摭遺》的〈王魁傳〉

錢塘異夢	張耒〈書司馬樞事〉、曾慥《類說》卷十八〈蘇小歌蝶戀花〉、何蘧《春渚紀聞》卷七〈司馬才仲遇蘇小〉、《詩話總龜》的〈錢塘異夢〉
僧惠圓	《宋朝事實類苑》〈僧惠圓〉(尚有佚文〈風和尚〉)

各書中相似的篇章重複性甚高，可能的原因有兩種：一是刊刻市場的蓬勃發展，一是文人對小說的態度。宋代的經濟條件提高，著書刊刻情況更盛，重複輯錄的狀況也有可能是因刊刻者為牟利而為。且文人習慣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如〈流紅記〉提到于祐聽聞過牛仙客遇無雙之事，乃唐〈無雙傳〉之情事，代表文人常關注這類奇聞傳說，不管是否出現於他書，仍喜歡予以記錄。這特殊的輯錄特點也有優點：正因宋代小說間不同的流通傳抄，使得不少資料得以流傳，如《麗情集》此書已亡佚，而《類說》卷二十九收錄了二十四條節文，《文苑英華》、《綠窗新話》、《紺珠集》等也引有不少佚文，幫助完整《麗情集》約四十篇。又如劉斧《青瑣高議》散佚嚴重，程毅中曾據《類說》、《詩話總龜》、《新編分門古今類事》、《歲時廣記》輯錄《青瑣高議》佚文三十六則，李劍國又統計出佚文七則，趙維國考《永樂大典》中存《青瑣高議》九則，<sup>52</sup>都能幫助完整已散佚的小說篇目。有些雖錄相同人物，卻或有差異，也可互補其不足，如《永樂大典》卷二六零五「夢人跨龍」<sup>53</sup>條下引錄王魁、桂英事，點明出自《摭遺新說》，未標明出自《王魁傳》，且《類說·摭遺》也〈王魁傳〉，基本情節相同，卻未見桂英「夢人跨龍」之事，可知這些故事應有些穿插縫補之迹，也幫助釐清〈王魁傳〉之原貌。

細部而論，《雲齋廣錄》所錄詩詞也常見於他書，如司馬樞夢見美人所吟的一詞見於《張右史文集》及《雲齋廣錄》，全詞寫了一個迷離恍惚的夢境，以抒

<sup>52</sup>此文中僅指出佚文所在文集篇目，未輯出文字。參見趙維國：〈《永樂大典》所存宋人劉斧小說集佚文輯考〉，《文獻》2001年2月，頁89-103。

<sup>53</sup>此故事寫王魁與桂英相愛，某日桂英向王魁提起兩人未相遇前之夢，夢中見一人跨龍，而王魁之面貌正似跨龍人。宋人曾慥《類說》、羅燁《醉翁談錄》辛集卷二、明代《剪燈叢話》卷二、《綠窗女史》卷五、《青泥蓮花記》卷五、《豔異編》卷三十、《情史》卷十六皆收錄此作品，《類說》與《豔異編》敘述相同。《剪燈叢話》、《綠窗女史》、《青泥蓮花記》、《情史》的故事與《類說》略有差異，可能有調整與節錄。

情筆調敘情，上片是作者夢中見一女子所歌，下片爲作者續成，有幾分神奇的色彩。特別的是，〈西蜀異遇〉、〈無鬼論〉沒被收入宋代其他的文言小說專輯，在保存文本價值上又更顯重要。

#### (四)表現通俗化

宋人小說中常載有俚語，具開創性意義，且宋代傳奇體小說因通俗趨勢，提供說話與小說之素材，《雲齋廣錄》中的〈無鬼論〉、〈錢塘異夢〉、〈四合香〉、〈西蜀異遇〉、〈王魁傳〉，《醉翁談錄》中的〈鴛鴦燈記〉、〈玉虛洞記〉、〈張盼盼〉、〈范希周〉、〈越娘記〉、〈愛愛詞〉等，以及單篇的〈越娘傳〉、〈梅妃傳〉、〈焚椒記〉皆成爲後世話本、甚至是古典戲劇的題材。宋代話本的通俗化特點更明顯，如〈鄂州南市女〉寫僕人彭生拒絕富家女求婚之事；〈茶肆高風〉寫茶樓主人拾金不昧、物歸原主的故事；〈吳小員外〉寫吳小員外結識當爐賣酒女的愛情悲劇。宋代的文學正向通俗靠攏，《雲齋廣錄》中諸多故事雖不離才子佳人之範疇，但市民化的特徵也顯現在文本中，在此一特點上，宋代傳奇體小說的影響是大於唐傳奇的。

宋代筆記體小說蓬勃發展，而筆記體乃散體，排斥駢辭麗句，講究寫實，妨礙生活題材進入小說中，似不利小說發展，然筆記體小說也漸摻有傳奇色彩，開拓小說新的面貌。整體而論，宋代的史傳淵源漸趨減弱。傳奇體小說更別具風姿，因宋人好奇，講求詩歌的趣味，在小說中競逐新奇「以博其趣」，不同的社會風尚造就文本不同的趣味。再加上宋代小說家喜歡彼此抄錄，又產生新的輯錄型態，如凌郁之曾說：「通俗小說作品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口頭的異文本，在結集或再版時則又常常有所改編。這實際反映了小說受眾對文本的改造。」<sup>54</sup>這不只出現在通俗小說作品，在其它古體小說中亦是如此，當然，可能是文人互相參考抄錄，也可能是刊刻者在背後操弄著小說的傳布與發展，皆爲宋代小說獨特之丰采。

<sup>54</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頁 239。

## 二、《雲齋廣錄》的特殊表現

文人反覆地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規律，創造出藝文作品，並將之表現在小說作品中，反映了作者心靈的活動，每部作品皆有獨特性，《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是宋代較具代表之作，而《雲齋廣錄》的獨特表現為何？其世俗性、形象性的特點有以下數點：

### (一)時代面目的高揚

每種文學自有其朝代的風貌，宋代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漸趨發展至與唐代迥然不同的境界，在文言小說的表現上應該也有轉折。然而，游秀雲曾說：

從背景上來說，宋代愛情傳奇中大都注重情節構思，或情感的渲染，較少刻意交代小說的時代背景，僅止於略為提及而已，甚至不予以敘述。<sup>55</sup>

宋代的愛情傳奇體小說與說話較不同的正是如此，說話會針對場景、情節進行細部描寫，便能清楚辨識時代面目，而此說關注部分宋代傳奇體小說尚合，於《青瑣高議》、《雲齋廣錄》中則有些例外，文人喜好編輯此類叢書，帶給下層閱讀者新的欣賞範疇，《雲齋廣錄》顯示較多下層市民的生活概況，再加上有強烈麗情色彩，如楊湜里記《古今詞話》：

案楊湜此書，乃隸事之作，大都出於傳聞。且側重冶豔故賞，與麗情集、雲齋廣錄相類似。胡仔責之，未免過苛。<sup>56</sup>

指出《古今詞話》與《麗情集》、《雲齋廣錄》皆側重「冶豔故賞」，這正是時代的新面目。

<sup>55</sup>游秀雲：《宋代傳奇小說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2年），頁35。

<sup>56</sup>楊湜的《古今詞話》收錄在唐圭璋：《詞話叢編》（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7。

## (二)性心理的直接描寫

程毅中曾說：「北宋傳奇小說的題材大體上還是偏重神仙鬼怪，但往往又與艷情性愛的描寫相結合。」<sup>57</sup>《麗情集》即以艷情為主軸。又如秦醇的〈溫泉記〉寫對仙女的慾望，可近卻不可得的懊悔，就連寫仙女都有「高髻堆雲，鳳釵橫玉，艷服霞衣，瓊環瑤珮，驚姿鳳骨，仙格清瑩」<sup>58</sup>之描繪，正是慾望的表徵。《雲齋廣錄》就更明顯了，〈西蜀異遇〉寫李生「諷咏甚久，愛其才而復思其色」強調對宋媛美色的愛慕；〈無鬼論〉寫黃肅初見王大夫之女，生乃「神盪魂逸，幾不自持」。<sup>59</sup>與唐傳奇較為隱諱的寫法相異，雖直述人之大欲，還不至於猥褻，到明代的某些狹邪小說就是顛峰了。凌云翰《剪燈新話·序》提到：「至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sup>60</sup>其實，〈秋香亭記〉的艷情著墨尚不如〈鶯鶯傳〉，而宋代這些傳奇體小說反而有更清晰的性心理描繪，才是轉折的關鍵。

## (三)神仙題材的獨立

北宋文人多從後蜀、南唐而來，道教信仰自此已相當興盛，這樣的特點也表現在小說創作上，黃休復的《茅亭客話》載錄不少神仙異人故事，〈江淮異人錄〉寫的雖是俠客類的人物，但當中體現諸多道教神仙家的影響，連《太平廣記》篇目也是「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道術五卷」、「方士五卷」、「異人六卷」，可知此類題材已蔚為風潮。程毅中說：

北宋小說集與唐代前期的作品有一點顯著的不同，就是道教思想占有優勢，不像唐人的〈冥報記〉和〈紀聞〉、〈廣異記〉那樣著重宣揚佛法。

宋代一開始就顯出了尊崇道教、信奉神仙的思想傾向。<sup>61</sup>

<sup>57</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125。

<sup>58</sup>秦醇的〈溫泉記〉一篇收錄入劉斧：《青瑣高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 年），頁 58。

<sup>59</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26 與 50。

<sup>60</sup>參見瞿佑：《剪燈新話》，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二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頁 2。

<sup>61</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頁 38。

這些小說的面貌已與唐代小說作品不同，尤其是《雲齋廣錄》還獨立出「靈怪新說」與「神仙新說」，一些仙女故事的問世，仙與人的愛戀進入凡間，帶來不同的面貌。再者，自徐鉉、吳淑之後，怪誕變異之談如日中天，宋代文言小說有甚大比例為簡短的志怪體作品，《夷堅志》中也收了一部分宋代的傳奇體小說，<sup>62</sup>這些作品有濃烈的宗教色彩，代表著志怪與傳奇體的交融，還有《夢溪筆談》中奇異信仰等事也佔不小比例。然而，北宋這些較佳的傳奇體小說僅羈入志怪事跡，奇異特質已融入文言小說中，不以志怪為主軸。

#### (四)敘事結構的完整

在敘事角度上，宋代文言小說已有更多的設計，秦醇〈趙飛燕別傳〉寫到趙后知皇帝寵幸昭儀，於是準備湯浴，請皇帝沐浴，其間以湯沃帝，皇帝始終不樂之況，趙后與皇帝私下沐浴之事怎麼會告訴他人，應隱晦不明，然這些私生活場景在小說家的筆下全然揭露，作者加以鋪陳想像，以全知的觀點描繪。而《雲齋廣錄》有特殊的小說筆法，如〈華陽仙翁〉有多次的迭宕分合，情節雖冗長，也預留伏筆造成懸念，〈嘉林居士〉情節雖較單一，佈局上在文末點睛，設計有方，〈無鬼論〉寫黃肅三次入夢出夢，時空交錯，〈西蜀異遇〉也穿插多線結構，結構漸趨完整，證明了《雲齋廣錄》逐漸走向成熟小說的路子。再加上喜歡融合典故，如〈玉尺記〉有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之典，〈西蜀異遇〉文末用了〈高唐賦〉、〈神女賦〉楚王與巫山神女相會的典故，以及〈嘉林居士〉、〈丁生佳夢〉等篇均有表現。透過作者的精心設計，看出其欲從短篇發展至中長篇之用心。

軼事類的小說在宋代進入一個高峰期，確立文體之規範，著重儒雅以及韻致。總體來說，筆記體小說寫明外在世界，點染現實風貌，傳奇體小說追求不

<sup>62</sup>如甲志卷十九〈毛烈陰獄〉洪邁在卷末註明劉夷叔為作傳、乙志卷四〈張文規〉也註明吳可嘗作傳，可知《夷堅志》中收錄部份宋代故事，只是有些許修改。見程毅中：〈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0。



受世俗約束，兩者均有日常生活之美，只是前者寫簡單的世相，後者多了心理的追求與鋪述。陳文新也說：「傳奇體作家樂於從強烈的不尋常事件中獲得詩意，筆記體作者則較安詳平和地看待人生和藝術。」<sup>63</sup>兩者風貌不同但都促進了文言小說的發展。又如丁峰山曾說：

從小說(文學)發展的綜合歷史維度著眼，宋代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貢獻和影響不低於甚至高於唐代，其歷史地位在唐代之上。<sup>64</sup>

正是指出宋代小說的發展和貢獻，宋代的文言小說逐步從內在智慧走向世俗愛情，《雲齋廣錄》表現尤為突出。當然，這些傳奇體小說題材仍偏重神仙鬼怪，可也不離「麗情」範疇，把愛情地位提到最高的是〈西蜀異遇〉與〈錢塘異夢〉，又如〈王魁傳〉中的王魁背叛愛情，但作者完全偏向熱烈求愛的女主角，強化愛情主題。且豔情往往與性愛分不開，《雲齋廣錄》是一例，有鮮明的人物特徵，爾後明代傳奇體小說中女性形象描寫多用套語，與《雲齋廣錄》應有連繫。凌郁之以為：「小說與其說是一種文學藝術，毋寧說是一種文化現象。通過與其他文史門類如詩歌、散文、雜史、筆記等以及民間民俗層面形成的互動關係，宋代小說因而進入到廣泛的人文視野。」<sup>65</sup>正因此，評價小說真正的意義，得擴及文化史及文明史之範疇，才能呈現小說真正價值。

<sup>63</sup>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學術研究》第一期 1995 年，頁 109。

<sup>64</sup>丁峰山從宋代小說題材、小說雅俗分流並存、創作風格樸實及小說理論著眼，考察明清以來的傳奇體小說在選材、流派、主旨、風格等受宋傳奇影響較唐傳奇劇烈。見氏著：〈宋代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歷史地位的重新估價〉，《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3 年），頁 78。

<sup>65</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93。

## 第五章：《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定位

宋代是近世文化的開端，宋人的階級觀念和文化精神已異於前朝，爾來，已有些人注意到宋代是文言小說的轉型。<sup>1</sup>宋代小說側重寫實與生活風貌，開啓元明清小說的新局勢。宋代小說有文言與白話兩股勢力，研究白話者眾、文言者寡，然兩者之間應有匯聚之力量，且雅俗共通與相互撞擊，正使得小說風貌靈動多姿，創造不同風貌。觀宋代文言小說的評價負多於正，如李劍國說宋代文言小說因遵守實錄原則，而從唐起走了回頭路：「這種求實心理和史家傳信意識的活躍，不能不造成靈感的枯竭和想像力的鈍化萎縮。」<sup>2</sup>然而以之綜述宋代文言小說未免過於偏執及片面。宋代文言小說仍不乏想像豐沛、文字靈動之作，並有特出的發展，能持中論文言小說的如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第三章指出《青瑣高議》偏重詩筆之特徵為以後的詩文小說開了先河，第六章論《綠窗新話》的通俗化已「為明代的通俗讀物《國色天香》、《繡谷春容》等書開闢了一條新路，它對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的交流融合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sup>3</sup>都指出宋代文言作品仍在小說史上佔重要地位，開啓後來小說的路子，特別是在傳奇體小說的表現上。

宋代文言小說繼承了前朝筆記體小說、傳奇體小說之筆法，敘事更為多元靈動，當中較具「小說味」的應屬傳奇體小說，敘事流利、筆法生動且風貌多變，且在唐傳奇的基礎上開拓新意及深度，誠如劉勇強在《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提到的：

總之，宋代傳奇小說在唐代傳奇的基礎上，確實是有所發展的。這種發展既表現在文體上，也表現在內容上。不過前者可能更多地偏於雅的方面(如詩歌運用更加多)，而後者則更多地偏於俗的方面，這暴露了文言小說自身難以解決的矛盾；但這種矛盾還沒有發展到頂點，無寧說，它還有一定

<sup>1</sup> 參見李修生、趙義山主編：《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文言小說的轉型——宋元時期的文言小說」，頁80。

<sup>2</sup>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

<sup>3</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88。

的發展空間，明代的新體傳奇小說就是它近一步發展的結果。<sup>4</sup>

劉勇強提出宋傳奇「確實是有所發展的」，也認為在雅俗碰撞過程仍有矛盾，卻沒有明確地論及宋傳奇之定位及開展。在小說史的研究上，宋傳奇也被數筆帶過而已，宋傳奇之美未被揭示，更遑論《雲齋廣錄》一書。而《雲齋廣錄》究竟在文學史上該佔何種位置？其既往與開來之線索該加以追探，特別是當中傳奇體小說的美以及其特殊之發展究竟為何？皆為本章欲探求之重點。

傳奇體小說範疇甚廣、題材甚多，有時屢以志怪、仙話等情節，題材涉及愛情、豪俠、歷史、仙夢等，未必專屬於某一種類，而本論文關注男女的戀愛或婚姻為主要內容的故事，甚至是私會、偷情等接近「世情」之篇章，因此，聚焦於以愛情為核心的傳奇體小說，偶屢有靈物或仙人幻化為人與世間男女相戀也屬之。其它以神鬼、議論、或傳述道統為主軸的傳奇體故事則略而不論，例如〈虬髯客傳〉雖有李靖、紅拂女的愛情，然文末指出「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才是此文論述主軸，故不將之納入討論範圍。並且，將記言體、古文體、純志怪類等傳奇體小說排除在外，諸如《玄怪錄》中某些以物品為主軸的玄怪故事、《集異記》中多寫鬼物，以靈異的故事聳動讀者搖盪其心，這些故事的主軸或有寓意、或有象徵，非以愛情為其審美情趣為主，則未列入討論。

### 第一節 《雲齋廣錄》與唐代傳奇體小說比較研究

傳奇體小說塑造了自體的藝術風範，從描寫人的原始情緒開始，塑寫人物個性、創造故事情節、表現人物內在的生命力，體現傳奇體小說的美感情操。加上唐代有太多複雜的因子促使小說的繁榮：政治上，中央與地方的較勁；知識階層上，統治階級的士族與庶族知識份子的對立；文化上，排斥佛老與崇尚佛老的對抗；思想上，新儒學的誕生；文學上，散文盛行、詩賦並起。形成新的刺激與矛

---

<sup>4</sup>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2。

盾，文士集團紛起興盛，各種文體蜂起，在這樣的激盪下，唐傳奇繁榮發展、名篇的蓬勃誕生也是必然的現象。唐富齡認為唐傳奇是文言小說人物刻畫的成熟時期，宋傳奇則是萎縮疲憊期，<sup>5</sup>未免過苛。唐傳奇有著小說獨特的造境與語法，但觀宋代這些風貌多變的傳奇體小說，可以說在唐傳奇後又開出一條新路。唐傳奇作家喜愛鋪張的美，竭心經營各種意象情節，聽聞奇異之情事，往往將之經營完善、委婉動人，飽含詩的情味語言，華麗且豐贍、浪漫暨激情，宋人於此特點加以繼承，凌郁之也說：

我們在《青瑣高議》、《雲齋廣錄》、《醉翁談錄》等書中，能夠看到宋代通俗傳奇依然具有唐傳奇的格調——依然夾雜著詩賦或駢偶來敘事，亦然縱放著虛構之意想，總之，依然上承唐傳奇一路，彷彿是唐傳奇的民間版。<sup>6</sup>

此處指出此系列之書與唐傳奇有兩個相同點：一、詩賦駢偶構句多。二、虛構想像空間大。唐傳奇表現著文人的心靈與信仰，富含唐人自我的意識與價值的追求，呈現出一片清明的世界，《青瑣高議》、《雲齋廣錄》、《醉翁談錄》這些書中也有著富贍的藝術經營，用心於人物的描寫，拓展其內在的生命力與情操。然而，自唐迄宋除了傳承之外，是否也有新的開拓與不足之處？宋傳奇若真為唐傳奇「民間版」，這些文言小說各標誌了宋代傳奇如何的發展？茲將唐傳奇名篇與《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分類進行參照比較，以全其發展歷程。

《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分「靈怪新說」、「麗情新說」、「奇異新說」、「神仙新說」等分門別類，獨立出靈怪、麗情、奇異、神仙等題材，分目立類甚為清晰，以下的分類茲照《雲齋廣錄》類目區分，對之進行討論。

<sup>5</sup> 唐富齡：〈文言小說人物性格刻劃的歷史進程〉，《武漢大學學報》，第四期(1990年)，頁95-102。

<sup>6</sup> 凌郁之：〈傳奇體的衰落與唐宋文風的嬗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4期(2006年)，頁61。

## 一、靈怪

具靈異、志怪性質的小說在魏晉六朝蔚為風尚，鬼物怪異之事別具風姿，多以「怪」為主，唐前已達高峰，出現像《搜神記》的集大成之作。宋初還有大量作家以志怪故事為寫作題材，整體來看，北宋表現較少，而南宋時期志怪之作則蔚為風行。志怪故事的大量拓展揭示了小說中史傳性質的削弱，也有廣泛的社會意義，這類小說源源流長，設怪敘奇始自《博物志》與《搜神記》，並在唐宋傳奇體小說中拓展，唐代有名的〈補江總白猿傳〉中有猿猴盜女之事。濃厚的志怪色彩引人入勝，增添想像的奇詭、多姿的設幻，志怪的主題至宋代仍源源不絕，然魯迅曾批評宋人小說：「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於是不復振也。」<sup>7</sup>認為宋人小說以「可信」見長，然此是否真為宋傳奇之全貌？

《雲齋廣錄》一書中摻有靈怪之情事者有〈嘉林居士〉、〈甘陵異事〉等篇，〈豐山廟〉以歷史為主，〈居士遇仙〉以仙、人之事為主。〈嘉林居士〉托物寫懷以自敘，托龜化成人之事以寓言明道，有模擬〈東陽夜怪錄〉之狀，《史記·龜策列傳》記載江南嘉林中有神龜，常巢於芳蓮之上一事，以龜為主題則源於此，但該文未含愛情，只是以之說理，不是主要討論的範圍。而以情愛為主軸的是〈甘陵異事〉，此文以燈檠成精作為主題，《太平廣記》卷三七三〈纂異記〉的楊禎故事原型即為此，不同的是〈楊禎〉篇純以燈寫史，〈甘陵異事〉則專注於敘述男女私情，傳奇性質更彰顯，魯迅「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之說實未恰當。

傳奇體小說常出現另一個靈異的主角是「狐」，唐代的《記聞》、《靈怪集》、〈李參軍〉等皆敘及狐仙狐妖等，故事中的狐充分地人格化、並具人情味。狐女故事的原型一般以唐代的〈任氏傳〉為發端，此篇具高度的藝術水準，寫人寫情多具風貌，特別是人物性格鮮明，任氏的性格堅貞、多智善謀，語言細節的描繪已似《聊齋志異》中的狐女故事。文末也有評論：「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情焉……。」且說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薛洪勣說此篇是「《聊

<sup>7</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頁165。此處是針對《太平廣記》編者之一的徐鉉而發，認為志怪之作並無六朝與唐代之表現。

齋志異》等書之前的狐女傳奇中的一篇最佳之作，對後世頗有影響。」<sup>8</sup>狐女秉具「人性」特點，正如〈西蜀異遇〉中的狐女形象，宋媛愛戀李達道、使其恍恍惚惚，在事件的設計上轉折有致，刻意用心，有其逼真與現實性，狐女具有真摯的情感、李生僅是愛其色，兩相對照更突顯出狐女形象特出。此篇在情趣、詞藻、境遇等設計上，匠心巧構，看出其藝術的追求，繼承唐人寫狐的筆法，兼有宋代特殊風貌，宗教、社會概況已與唐不同，再加上多層的轉折，穿插多線結構，豐富故事理路，寫出真摯動人的狐女形象。

鬼魂來到人世與人互動的情節常出現在傳奇體小說中，因「設幻」而產生與客觀世界不同的人生景象，投射出一個充實豐富的繽紛人生，或許正是現實人生的想像根源。〈玉尺記〉中女主角應為鬼物，鬼物與男主角談情說愛的故事所在多有，但鬼與人間有物相繫就較特殊。《列異傳》中的〈談生娶婦〉記談生娶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女子言不可以火照之，三年後才可。後生一兒，已兩歲，一日談生忍不住以火照女子，腰上如人，腰下乃枯骨，女子留珠袍給談生自給而去，珠袍賣給王家，王認其為女兒之物，後發棺，果棺蓋下得衣裙，視其兒也正類女兒之貌。這個故事的後半情節與〈玉尺記〉相仿，故事當然蘊涵奇異，不同的是〈談生娶婦〉怪異的情節佔了一半以上，〈玉尺記〉則集中於兩人情感的敘寫，玉尺與詭異之事只是作為穿插，增強故事性。而其所贈玉尺乃女性常用之物品，在唐傳奇中也有出現，〈爐江馮媪傳〉雖寫鬼魂的哀淒以表示人對塵世的嚮慕，特殊的是，成為鬼魂的女主角仍堅持不願將刀尺筐篋等送給丈夫的新婦，玉尺這類東西雖只是女子所使用的細物，卻代表著女子之情，可以說「玉尺」既是愛情也是堅貞的象徵。

以上這些靈怪故事以愛情為核心，這些情感脫去人性的貪婪與人生的庸俗面貌，回歸最單純的契合，正是人生最純粹的情性。人物的塑寫閃耀著鮮活的生命力，志怪只是故事的情節條件之一，鮮明與豐富的人事才是故事核心，正看出潛藏騰越勃發的生命力，由志怪而為傳奇，小說世界脫離純志怪、愈趨真實，展現出新的繁華景象。

---

<sup>8</sup>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7。

## 二、麗情

風流旖旎的愛情故事是唐傳奇的必要題材，這類故事有兼具戲劇效果的情節，結合異聞和言情，表現內心情感且反映現實生活。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論及唐人傳奇說：「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托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sup>9</sup>傳奇體小說中常寫對愛情的執一，諸如霍小玉的熱情堅貞、崔鶯鶯的意志，以及李娃的愛情，儘管她曾用計擺脫滎陽生，但正因坎坷苦難的歷練，更光耀兩人的愛情。〈無雙傳〉中仙客得無雙並且締結連理，乃因意志的堅持，情愛是他夢寐以求的唯一，主人翁甚至願意為之拋卻生命。〈崑崙奴〉中的紅綃妓愛戀崔生，九死不悔，似乎有著壓制於倫理的叛逆，卻總不敵社會觀感。《麗情集》專收愛情類的傳奇體小說，對唐傳奇與宋代傳奇體小說進行蒐羅，如〈鶯鶯傳〉、〈王魁負心〉、〈李應仙〉等均收納其中。在修纂與分類上，開啓了較為清楚的意識，《雲齋廣錄》中有「麗情新說」一項，代表著類型編製的集中，強調愛情一類，又如《醉翁談錄》將〈李娃傳〉編入「不負心類」，都代表著其對愛情類的關注。

唐宋描述愛情的作品皆有詩文的結合，傳奇體小說穿插詩文，蓋始自唐初張鷟的〈遊仙窟〉，唐代的〈鶯鶯傳〉、〈飛煙傳〉中詩歌酬答的表現就更多，時至宋代作品中詩歌成份大量增加，用詩歌來抒情，逐漸邁向「詩文小說」的路子，特別的是，《青瑣高議》中詩文穿插也甚多，但詩的雅致與表現未如《雲齋廣錄》突出，這兩本書正站在「詩文小說」發展軌跡重要的點上，爾後的〈聯芳樓記〉等篇章則又更為突出，待後再論。有些傳奇體小說以主人翁所作之詩詞為本體，沒什麼情節可言，如《雲齋廣錄·丁生佳夢》，詩詞是故事唯一重點，記夢中妻子的一詩，清婉動人，此篇較無新意，只記了一個夢，不只篇幅短，敘事結構與情節也較單一。唐傳奇中白行簡的〈三夢記〉也正是專記一個場景的夢，《太平

<sup>9</sup>《文史通義》卷五「詩話」論「唐人乃有單篇，別為傳奇一類」，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127。

廣記》引蘇檢故事也是這類記敘。再如《河東記·獨孤遐叔》寫長安獨孤遐叔娶了白氏女，後離家遠遊，某日夢見妻子被惡少調戲，怒而救之，夢醒後，歸家發現妻子同夢，特別的是，在夢中妻子曾吟詠一歌。至於〈丁生佳夢〉中則是妻子手寫一首詩。夢是一種特別的心理作用，〈錢塘異夢〉男女主角都在夢中相會，或許正代表作者底蘊的情感，也可能是原始的生命慾望，在此處，雖然表現手法無新意，但文學中的想像，能無拘無束地表現愛情，也顯得浪漫。

唐宋愛情故事男女形象塑造不同，〈李娃傳〉除了寫李娃與滎陽公子纏綿悱惻的愛情，更進一步的是在表現李娃的節行，嫖客與妓女之間能有此情此愛，多了世間人情愛戀之味，李娃與霍小玉身份皆為名妓，宋代〈張浩〉、〈王幼玉記〉女主角身分也甚為低下，又如〈譚意歌〉女主角為妓女，愛上了張字正，後張字正迫於家中壓力另娶他人，等到張字正再回頭找譚意歌時卻因「名不正」遭拒，最終張字正明媒正娶將譚意歌娶回家。程毅中曾說：

很多作品完全不涉及神怪，如孫氏、譚意歌、王幼玉、李鶯鶯等，都是很有個性的女性，表達了一定的社會意識，再現了當時的某些生活風貌。儘管不少作品有模擬唐人作品的痕跡，但又有不同於唐人的特色。<sup>10</sup>

表面上看來是有模擬痕跡，宋代的傳奇體小說發展仍有新變，新的開創乃在社會意識不同：宋代傳奇體小說的女性常為鄰里間普通女子，有更貞烈的性格與對愛的執著，〈張浩〉中的李鶯鶯也是主動表情，並提出要嫁給張生的願望，大膽熱烈的形象延續至明代。舉唐宋小說相較，〈霍小玉傳〉與〈王魁傳〉裏，桂英比霍小玉更為剛烈，霍小玉知道李生背約後是日夜涕泣、萎頓床枕，而桂英聽聞王魁負心是發誓殺之而後已。〈霍小玉傳〉主軸在小玉的多情，李益風流輕佻、霍小玉貞烈癡情，這種性格釀成了其悲劇的一生；〈王魁傳〉則以詩敘事，桂英化為厲鬼殺王魁之事蘊含深刻的社會觀感。

<sup>10</sup>程毅中學〈張浩〉是〈鶯鶯傳〉的翻案文章，李鶯鶯與崔鶯鶯、王幼玉與霍小玉名字相似、命運相似，卻有不同的性格，因之有不同結局。見氏著：〈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2-13。



陳文新說：「唐傳奇建立的描寫才子佳人遇合的傳統，一直為後世傳奇體所繼承。」<sup>11</sup>這種才子佳人遇合傳統的首見〈鶯鶯傳〉<sup>12</sup>，然張生最終將鶯鶯拋棄，將她的信給朋友看，並將鶯鶯說成禍水，文末作者說張生為「善補過者」，讚揚負心者，背棄了愛情的純粹。此篇寫活了一個少女的初戀與膽怯，表面上沒寫出心理活動，但心中是「情」與「理」的決戰，外冷內熱的情感，柔弱又堅韌的性格卻無法衝破禮教的大藩籬，社會道德籠罩著整個故事。為追求愛情不顧性命的還有〈飛煙傳〉，此篇寫曹參軍武公業愛妾步飛煙愛上鄰居少年趙象之事，為了愛情百死無悔，充滿著勇敢執著的熱切精神。這兩篇的女子性格與霍小玉、柳氏大大的不同，但畢竟是少數。

### 三、奇異

傳奇體小說本就飽含著「奇」之徵象，或者說，「奇」才是文人競相追逐、追求表現的一環。藉由奇聞軼事翻新競奇，創造不同於現實世界的面貌，在奇當中，又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用強烈的傳奇色彩吸引讀者，有熱烈的渲染性，追求氣勢、超越常態，自有其力度。除此之外，「偶然」也是故事一個重要環節，作者在形塑人物意志或人格時，也可能是一種自我追求，在一些偶然的機緣下，巧遇女子，也因此改變人生。陳文新說：

唐傳奇作家偏愛鋪張的美、華艷的美，時常興高采烈地把精力傾注在各種意向、情結的反覆經營上。他們迷戀奇異的傳聞與想像，著色纖濃，氣勢健旺，努力在每一個局部發揮得淋漓盡致。<sup>13</sup>

<sup>11</sup>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學術研究》第1期(1995年)，頁108。

<sup>12</sup>其實早在〈鶯鶯傳〉之前，《世說新語》的「惑溺」門中有〈賈充女私韓壽〉一文，寫的是韓壽美姿容，為賈充辟掾，賈女窺之而神往，請婢說之，兩人情投意合，生常往宿，後因韓壽身上有賈女身上特有香味事蹟敗露，賈充只能以女妻壽。這種敘述男女情投意合最終成婚的故事，在《世說新語》中甚少出現，當中沒有穿插詩文，但此情節被元稹〈鶯鶯傳〉所擷取，也成為後來才子佳人小說的範式。

<sup>13</sup>參見陳文新：〈宋代軼事小說的審美追求〉，收入《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頁382。

宋代傳奇體小說喜歡鋪張、經營的特徵，常延續唐人之路。<sup>14</sup>奇異類中可見兩個書生負心的典型：唐代有〈霍小玉傳〉，宋代則有〈王魁傳〉，兩者有一定的關連，其事蘊含怪誕，仍愛情為主軸。〈霍小玉傳〉寫李益先與娼女霍小玉定情，卻改娶表妹盧氏，小玉痛心而死，後李益也染狂疾，語言較為生動細膩。〈王魁傳〉以詩歌寫王魁負桂英之事，後張師正的《括異志》卷三有錄〈王廷評〉，敘述王俊民忽染精神疾病，道士也無計可施，文末舉兩種可能，<sup>15</sup>雖未明講，這些故事概為王魁負桂英之雛形，或許如同「託名夏噩」之類，只是坊間流傳之故事，未必有真實性，但其「奇」之特性的確吸引讀者目光。傳奇體小說常與詩歌相結合，〈王魁傳〉是小說中的敘事詩，如同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李娃行〉以及李紳的〈鶯鶯歌〉等，是小說與歌相唱和的表現。宋人小說的詩有時會喧賓奪主，〈霍小玉傳〉與〈王魁傳〉的不同首先表現在體制上，前為散文、後為詩歌，相同的是都有怪異難解的情節，而〈王魁傳〉有更濃厚的市民意識，寫王魁愛上青娥桂英，並說「來生未省雲諧雨，不識相思最云苦」，寫出王魁此時未識雲雨，並寫兩人「鑿翔鳳舞交綵頤」<sup>16</sup>，有些婉約也能見其溫存之態，這是宋人對床幃之事的書寫，還有唐人的婉約，但直露的比例已然增高些。

唐人小說有清新美好的幻象，和難以捉摸的虛構及想像，而宋人更添深厚的人情，《雲齋廣錄》呈現多種面貌，如〈西蜀異遇〉之情節屢生波折，有群猴作怪，李二秀才、孔宗昌的阻隔，兩人的愛情受到諸多阻撓，文末用了〈高唐賦〉、〈神女賦〉楚王與巫山神女相會的典故，暗喻兩人僅能在夢中相會，這些古典短篇故事富含奇異特點，吸引小說讀者興趣。另一篇〈無鬼論〉在《玄怪錄·袁洪兒誇郎》已有類似情節，然〈無鬼論〉更為細膩，黃肅到王大夫館中，「只疑身是夢中來」，黃肅第一次歸家後懷疑此為夢境說：「見晉狐突之遇申生，鄭伯有之殺帶、段，皆紀為鬼之說，吾甚不取。」特別的是當中載有人鬼共寢的情節，

<sup>14</sup>唐代的諸多傳奇發展也常依傍著前人，如〈離魂記〉是《幽明錄》中〈龐阿〉故事的原型；〈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乃從《搜神記·楊林玉枕》傳說演飾而成。唐代傳奇也是前有所承，不同的是唐人傳奇有隱士的飄逸高舉、有豪俠的粗獷奔放，蘊藏著不同的生命力度，是超越流俗的。

<sup>15</sup>王俊民狂疾傳言乃厲鬼所害，一說是王未及第時，有婢女不順使令，乘機排墜井中；一說是王俊民曾與鄉間娼妓過從甚密，私約登第後結為連理，後王俊民辜負之，妓乃自殺。

<sup>16</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42。

寫出新婚之際「情意頗密，朝遊夕宴，未嘗暫捨」<sup>17</sup>，似有戀愛的情懷。志怪小說的興盛代表著宗教迷信思想的存有，鬼怪神異之事成為世人喜好之類型，北宋初年與南宋出現較大量的志怪小說，《雲齋廣錄》、《青瑣高議》中也不少，但志怪情節只在穿插，徵奇逐怪造成故事迭宕起伏，吸引讀者目光，作者真實想表達的可能在這些怪異事情之外。

#### 四、神仙

早自戰國時期即有記錄穆王西游的《穆天子傳》，該書雜揉史實和傳說創作，特別是穆王會見西王母娘娘時，屢以詩歌對答，頗具風味，薛洪勳說：「《穆天子傳》是傳奇小說的某些藝術特點的濫觴。」<sup>18</sup>若以「詩歌對答」此特點來談，應不只濫觴於唐傳奇，還可能上溯至戰國時期。宋代的神仙故事在筆記雜俎或志怪小說中時常出現，《雲齋廣錄》特別標出「神仙新說」與「靈怪新說」兩類來，將神仙類獨立出志怪之外，可知此時的分類更為仔細。雖然如此，神仙類必定帶有志怪之特質，分門別類具有開創意義——標誌著兩者的內容與藝術成就必定有差異。「靈怪」與「神仙」是兩類，有迥然不同的情節，神仙與人之間的情愛，可能自《九章》中的神人戀愛、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即出現，而在小說中，神真具有人之「情」的表現，又是另一種論述範圍。

《雲齋廣錄·華陽仙姻》中與仙成親的事件在小說史上非首次出現，張鷟(約658-730)的〈遊仙窟〉以第一人稱作者之眼敘事，主人公因公事訪神仙之窟，卻在半途遇到崔十娘及其五嫂，互相試探、並寫閨房之樂，寫出綺麗輕狹之事，「仙」味頓失，也未純然寫情。〈遊仙窟〉的遇仙故事沒有六朝的唯美浪漫，多了唐突與輕浮，實為淺俗，雖名為〈遊仙窟〉，此處的「仙」甚至流為「妓」之角色，僅是記敘狎妓之事。另一篇比較接近狎妓之事是《幽冥錄·劉晨阮肇天台山遇仙》，著重寫男子與仙的豔遇，「遊仙」、「遇仙」其實只是與妓女交遊之事，不甚屬神仙情事。又如戴孚的《廣異記》<sup>19</sup>中的〈汝陽人〉、〈華岳靈姻傳〉均紀錄

<sup>17</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51。

<sup>18</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7。薛洪勳認為此書敘事寫人有誇張的筆法，場景描摹優美動人，還直接描寫人物心理情狀，頗具小說特色。

<sup>19</sup>《廣異記》二十卷，作者戴孚，是至德二年(西元757)進士，《太平廣記》選錄了三百餘條，多

神女下嫁之事；《太平廣記》中的〈郭翰〉條也是神女下嫁型故事；〈柳毅傳〉中女主角為錢塘龍君之女，也可算是神仙。仙一直為人性崇拜之對象，仙與人世仍有隔閡，仙與人之間的愛戀之事甚為奇特。〈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故事中悟道的過程，被具體化為「求仙」的盼望，設計出仙境是為表現隱士理想，表現對人世的反動；唐末《宣室志·僧契虛》描繪仙境則隱含退隱心態，側面觀照隱士生活，這些才是唐人寫仙的目的與嚮往。民間宗教信仰在小說中扮演似隱似顯的角色，唐人信仰佛道，唐代多多少少有受到道教思想影響，因宗教而生詭譎之談，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等，實寓諷勸之意；有些是純粹好奇，如〈三夢記〉、〈東陽夜怪錄〉、〈元無有〉、〈張逢〉等，沒有什麼社會內容、或深刻的思想。宋人更崇尚道教，再加上宋代有多位皇帝崇尚民間信仰，道教儼然成為宋人生活中的元素，〈居士遇仙〉的情節與用詞都較為粗簡，不如唐人的唯美，而〈華陽仙姻〉紀錄與仙成親之事，最後蔣防也有著似仙的外貌與事蹟，隱含著對神仙之崇拜，都是篤信宗教並進入世俗的表現。宋以前仙人戀愛並未有強烈的人世情味，對於仙女的儀容也不甚描寫，如〈賈知微〉、〈桃源三夫人〉皆只是遇妓與遇女道士，寫現身、款待、吟詩、留宿之事，甚為虛幻，宋代卻有著仙人結婚場面與共寢的描述，細膩的情節、豐沛的情感使人與仙的情感恰如人世間男女相戀結合之況。

唐代傳奇體小說在質與量上均表現亮眼，宋代又有大型的《太平廣記》之編纂，後也有許多的小說鈔選，明代也有重要的小說選本《剪燈錄》(已亡佚)、《古今說海》、《虞初志》、《劍俠傳》、《豔異編》等選錄唐五代之作，甚至大型的通俗類書《國色天香》、《萬錦情林》中也有大量唐人小說，對唐人小說的貢獻甚大。反觀宋代的傳奇體小說多半是作者選輯，刊刻保存的狀態也未如唐傳奇佳，元代又沒有如《太平廣記》的大型叢編彙整，許多大部頭的總集也因戰亂而失傳，<sup>20</sup>然創作數量驚人，文本特色也繼唐傳奇後發展，有更多的空間表現。整

---

是作者為官時所蒐集而來，篇幅短小，沿襲六朝志怪風格，當中十餘篇傳奇體小說較具風貌。此書寫男女情事較赤裸裸，較似通俗傳奇。

<sup>20</sup>如劉斧《青瑣高議》、《翰府名談》、《摭遺》、《續青瑣高議》等多不全，《筆奩錄》、《異聞》等也都僅見於他書，未得見全貌。

體論之，宋代傳奇體小說對唐傳奇有繼承、也有超越。

首先，唐人傳奇在創作時，展現自己才高博學，作品多以單篇行世；宋代傳奇強化社會功能，提供各階層人士觀覽，常以集結成書問世，這是形制上的不同。其次，唐人傳奇有其神韻與美感，此標準不應直接套入宋代傳奇體小說上，宋代文士雖追求「崇實」，仍有幻譎奇特如《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者。趙明政在《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說：「到了宋代，文士趨向內省精緻的理趣，市井文化勃興，傳奇小說『崇實』並趨向人情世俗，而馳騁想像、幻想奇異、語言藻飾的唐代小說傳統衰落了。」<sup>21</sup>但《雲齋廣錄》並非如其所述，此書帶有傳奇之特徵，並融合世俗，仍有精巧的構思與華麗設計的語彙，某些情節處理與結構範式已然成熟，這些表現在宋代傳奇體小說中表現算相當突出。

再者，唐傳奇中的愛情往往活在封建體制的框架下，不管是〈鶯鶯傳〉中雲英未嫁女子的情懷；〈柳毅傳〉中再嫁女子的處境艱難與心思複雜；甚至是〈長恨歌傳〉中歷史與愛情的悲劇，女性無非不受限於社會概況。女子有時形象圓滿、又有俠義精神，大膽如紅拂，卻認為「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往往存在著「理」的束縛，不如宋傳奇中女性大膽為愛宣告、熱烈奔放之狀。宋代傳奇體小說直接描繪人物內心世界，人物性格更真切自然，《雲齋廣錄·西蜀異遇》從好色而鍾情，有著熾烈執著的愛戀。

唐人有連篇累牘的「佳話」，難跳脫理性以及社會道德判準，如〈馮燕傳〉明明與有夫之婦偷情，少婦授刀欲馮燕殺夫，而馮燕居然斷少婦頸而去，後又替少婦之夫脫罪，接劍之時，他仍然可以抉擇，是要與婦人永久耽溺戀情，或以大義為目標，馮燕竟在最後覺悟，成為凜然的執法者，這多麼地不合常理，竟又成為人們讚賞的智慧。這種出人意表的抉擇，拋卻自私、體現他的「良知」，這種價值的追求已然大於愛情的純粹。唐人的小說世界常常是作者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之處，作者在小說中創造一個中心，實現生命理想，表面上唐傳奇是浪漫的，深層仍是作者生命觀與世界觀的呈現。

小說詮釋人的生命經驗，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現，小說在透視與詮釋人生

---

<sup>21</sup>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1。

現象時，可能表現宋人與唐人在宗教與生命力的差異，每個故事皆有不同的聲音與意義。宋代文言小說還有一個特色：當代名人常為小說主角。不管在《青瑣高議》或《雲齋廣錄》中均有不少紀錄，前者如楊貴妃，後者如王魁等。唐人與宋人傳奇體小說的發展歷程中，幡然有新的敘事手法與人生體悟，凌郁之說道：

「衰落」一詞，實際上並不能準確描述唐宋傳奇的走向，筆者認為，從唐到宋，傳奇體不是衰落了，而是轉移了，衰落的表象反映著實質方面的轉移。<sup>22</sup>

這指出宋傳奇所代表的意義，整體來說，其小說有返歸史傳傳統，想像奇譎之美似是凋零了，然雜揉入新時代意義及市民特徵，翻轉宋傳奇之風貌，現在看來「詩賦因素」仍領風騷，存有虛構之意想，唐人之作文詞典麗、綺麗纏綿，情節優美帶著高雅的風味，宋人小說常用駢麗句敘事或對話，文詞之美沿襲著唐傳奇而來。總體來說，唐到宋傳奇體小說的發展在鬼仙之味轉淡、集中於情愛的纏綿等特點，化入市井趣味，大膽而奔放，也算一種新的「轉移」。

## 第二節 《雲齋廣錄》與元明傳奇體小說比較研究

《雲齋廣錄》在篇幅的表現上，有不足千字的篇章，也有不少四、五千字左右的傳奇體小說，而唐傳奇篇章多未滿千字，可知《雲齋廣錄》可能標誌著從微短篇到中短篇之過渡。此處主要論及的「元明傳奇體小說」主要聚焦在中篇傳奇體小說，次為部份元明短篇傳奇體小說，<sup>23</sup>這類具有古典型態的中短篇傳奇體小

<sup>22</sup>參見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4。

<sup>23</sup>陳大康認為中篇傳奇小說以篇幅劃分，目前之最長的作品是〈李生六一天緣〉約三萬餘字，最短的也是近萬字的傳奇小說，見氏著：《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84。陳益源定義「中篇傳奇小說」乃指：大約一萬字以上的文言愛情故事。參見氏著：《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頁3。除上述之書，已佚的還有〈柔柔傳〉（李昌祺《剪燈餘話序》著錄）、〈艷情集〉、〈李嬌玉香羅記〉、〈雙偶傳〉等（以上三篇高儒《百川書志》著錄）。「短篇傳奇小說」則借用游秀雲之定義：大約一萬字以下的元明傳奇小說，此處以「剪燈三書」為主。參見氏著：《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頁5。

說正是傳奇體小說的新開展。宋後的傳奇體小說發展，元代只有宋梅洞的〈嬌紅記〉為代表，明代開始才欣欣向榮，明代的中篇傳奇小說有：〈賈雲華還魂記〉、〈雙卿筆記〉、〈懷春雅集〉、〈龍會蘭池錄〉、〈花神三妙傳〉、〈尋芳雅集〉、〈天緣奇遇〉、〈劉生覓蓮記〉、〈李生六一天緣〉、〈金蘭四友傳〉、〈傳奇雅集〉、〈雙雙傳〉、〈五金魚傳〉等，可視為嬌紅系列之書。<sup>24</sup>短篇傳奇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餘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等剪燈系列作品，<sup>25</sup>以及陶輔《花影集》、趙弼《效顰集》、鈞鴛湖客《鴛渚志餘雪窗談異》……等等。<sup>26</sup>尤其當中以愛情故事為主軸的玉峰主人《國色天香》、何大倫《燕居筆記》、余象斗《萬錦情林》、及不確定編者的《風流十集》、《繡谷春容》、《豔情逸史》……等書，尤為討論範疇，這類字數約萬字上下的傳奇體小說，繼承唐傳奇以來的風流韻味，也傳承了宋代傳奇體小說之發展。

站在歷史的長河上來看，元代文言小說的創作是有斷層的，約莫百年的蕭寂後「剪燈三書」才開啓新的道路，也僅在明初及中葉有大量創作，<sup>27</sup>之後文言小說又衰退，自此蕭條寂索，待清代的《聊齋誌異》才又有所發展。這般暴起暴落應其來有自，陳大康認為《剪燈新話》等文言小說的出現「結束了唐宋傳奇之後約一個世紀的蕭條沉寂」<sup>28</sup>，的確為傳奇體小說開了一條新路，然此處的傳奇體

<sup>24</sup>學者一般將嬌紅故事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創作年代較早的〈賈雲華還魂記〉、〈龍會蘭池錄〉、〈雙卿筆記〉，以一男一女為主的戀愛故事；第二階段是嘉靖、萬曆年間創作的〈花神三妙傳〉、〈尋芳雅集〉、〈天緣奇遇〉、〈李生六一天緣〉、〈尋芳雅集〉等一男數女的故事，當中穿插露骨色情的描寫；第三階段以〈劉生覓蓮記〉為代表，回到單純男女愛戀情事上，沒有淫穢的描寫，與才子佳人小說較為貼近。如陳大康在《明代小說史》第十章論〈明代的中篇傳奇小說〉就依此順序介紹其相互關係，參見氏著：《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299-310。

<sup>25</sup>楊義在《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提到：「從明初到明中晚葉『剪燈』系統的傳奇小說，上承唐宋傳奇的餘韻而雜入志怪的幻想，在吟詠人與人、人與鬼之間的歷史悲涼和愛情淒豔之時，表現了明人重情欲的趣味，也汲取了明代話本的空氣。在傳奇、志怪、話本的多種文學風氣的錯綜之間，明代傳奇既為擬話本提供素材，又充當六朝志怪、唐宋傳奇到清初《聊齋誌異》以傳奇筆志怪的文體形式變遷的中間物。」參見氏著：《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268。

<sup>26</sup>短篇傳奇小說篇幅較短，與中篇傳奇之間的關係甚少有人相提並論，只有趙薇：《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因這些麗情傳奇有鮮明的代表性，將之併列討論。

<sup>27</sup>中篇傳奇盛行於明嘉靖年間，問世之作甚多，但流行時期也相當短暫，萬曆中期以後便無新作品出現，形式與其他小說不同，流行傳播軌跡也相當獨特。

<sup>28</sup>參見陳大康〈論明初文言小說創作〉一文，該文見於氏著：《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13。

小說有巨額的「量」，卻未必有如唐宋傳奇「質」，這類作品前承於唐傳奇已無人質疑，但在唐迄明這段期間，文言小說真如此蕭條？仔細考察宋傳奇體小說，在醇雅的文字中，注入世俗生活親切面貌，以愛情為主軸羈以詩詞拓展風姿。可知，在文言小說發展的軸線上，宋傳奇與《雲齋廣錄》必定扮演中介的角色。

### 一、靈怪

宋人志怪類的輯錄有宋初徐鉉的《稽神錄》、吳淑的《江淮異人錄》，還有張君房的《乘異記》、張師正的《括異志》等。《稽神錄》多記鬼怪靈異之事荒誕無稽，因果報應思想摻入其中，《江淮異人傳》專寫「異人」故事，有俠客、術士、道徒等各色人馬，亦涉詭異荒怪。到了南宋志怪體小說發展的更為蓬勃，然皆非以愛情為核心，故不予討論。資政殿大學士孫副樞序《青瑣高議》提到：「人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趨其異物於四海之外，俾人不見。凡異物萃乎山澤，氣之聚散為鬼，又何足怪哉？」<sup>29</sup>代表文人對這些鬼神之事，早已慣而見之。

《雲齋廣錄》一書中有不少神怪之事，對後代也產生影響，如〈華陽仙姻〉影響〈呂純陽得道飛劍記〉、〈綠野仙蹤〉等篇。明人鄭治謨的〈呂純陽得道飛劍記〉卷二移植了〈甘陵異事〉之情節，燈檠之精欲迷惑純陽子，化為美婦人唱：「郎行久不歸，妾心亦傷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窗雨。」以及自敘身世之內容正與〈甘陵異事〉的美婦人所唱相同，此處兩人所唱一模一樣，明代愛情類傳奇體小說慣於直接抄襲文字，如〈雙卿筆記〉仿〈鍾情麗集〉、〈荔鏡傳〉抄襲自〈鍾情麗集〉<sup>30</sup>，不僅詩作的模仿、故事情節也加以複製，此處美婦人所唱之詩抄襲自《雲齋廣錄》，可知明人受此書影響一定不小。

<sup>29</sup>劉斧：《青瑣高議》（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年），頁1。

<sup>30</sup>此處的抄襲痕跡，陳益源已有論文論述，見氏著：《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第四章與第八章（香港：學峰文化出版，1997年），頁82、138。又如宋代《麗情集·真珠傳》錄有「神女初離碧玉際，形雲猶擁牡丹鞋」之詩，與明人編《繡谷春容》卷四〈珍珠乞離萬通受〉中盧參議吟詩相同，此類的抄襲痕跡不勝枚舉。



## 二、麗情

明代出現專門以麗情爲主的文言小說集，如《艷異編》、《情史》等書具特殊的徵兆，其實愛情一直是人心之所嚮，尤其明代理學盛行，因現實與心境上的強烈對比，使想像成爲意象的本源，讓麗情小說更富饒多姿。《剪燈新話》二十二篇中，有十篇涉及男女愛情，《剪燈餘話》二十二篇中，亦有十篇涉及男女愛情之事，《國色天香》、《燕居筆記》、《萬錦情林》等書更收錄了大量的愛情故事，這麼多產且富饒的狀況，源頭爲何？

愛情類的小說發展至明有兩個重點：一爲「情」、一爲「色」。「情」的表現上，傳奇體小說中的女子對於愛情甚爲積極，如〈劉生覓蓮記〉中碧蓮見到劉一春在偷窺自己時，故作不見，仍留當地等劉一春上前攀談，有些嬌羞卻也不打算離開。而〈花神三妙傳〉錦娘守寡在家，見到白景雲則心神馳盪，並直以文君相奔之意告之。明代傳奇體小說轉唐傳奇中女主角的被動爲半主動，《雲齋廣錄》中可見端倪，〈西蜀異遇〉宋媛與李褒初遇於花園時，宋媛主動往李褒所在的亭子中，沒有禮教避嫌之意；〈四和香〉中女主角初見孫敏即遣人邀敘話，並說：「已有竊香之志，君何避焉？」〈錢塘異夢〉的女主角出現在司馬樵夢中時也是直言「欲託附君子」；〈玉尺記〉的女主角主動求謁王生，略無避忌。甚至是自薦枕席的所在多有，這與鶯鶯初見張生時還借言推託之況差異甚大。《青瑣高議》別集卷四的〈張浩〉一文，女主角李氏與張浩在花園相會，主動與張浩私下成親，更以死逼迫父母親允諾她的婚事，潑辣敢言的鮮明性格也與〈鶯鶯傳〉迥異。宋代愛情傳奇體小說的女主角多半爲主動的一方，在人物塑造的面向上，已賦予女子獨立的人格，挑戰了男性主導的社會觀念，突破男尊女卑的階層意識，此特點延續到話本小說，如〈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的周勝仙，見到范二郎即一見鍾情，潑辣自白道：「我是曹門里周大郎的女兒，我的小名叫作勝仙小娘子，年一十八歲，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卻來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兒。」表白自己的身分並暗示自己雲英未嫁，這類直白明快的話語在唐傳奇中不會出現。

慕「色」並將之推向極致的特點見於明代傳奇體小說，此時的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動，明代文人探尋心中潛藏慾望，解放禁錮的心靈，紀錄每個思想的迸發，

透顯出對世界叛逆的想法。女子首重才貌，〈劉生覓蓮記〉中更受碧蓮詩作之才吸引，〈天緣奇遇〉中祈羽狄與吳妙娘也是先被對方的容貌吸引。私定終生以及婚前即托身於男子的狀況蔚為風行，大膽挑戰由來已久的貞操觀念，剪燈系列還有些婉約含蓄，嬌紅系列則已全面直露情慾，甚至到了長篇累牘的情狀。〈鍾情麗集〉寫辜駱與黎瑜歡愛的場面如鴛鴦交頸，〈賈雲華還魂記〉、〈雙卿筆記〉、〈龍會蘭池錄〉也有直寫男女之情，涉及淫穢描寫，〈傳奇雅集〉寫幸時逢與一百多個女子的故事，已經流為低俗描寫。字裡行間充滿著暗示與歧義，這也出現於宋傳奇中，《雲齋廣錄》的女主角不需要挑逗即願意與男主角同床共枕，在人物性格設計上相當特出，男女鍾情的形象鮮明且迥異於前代。特別的是，元明中篇傳奇的男主角常有多次的挑逗、或以詩詞往返，女主角往往先堅決肯辭，後才表露心意，此種範式可在唐宋傳奇中找到脈絡。首先討論〈鶯鶯傳〉、〈雙桃記〉與〈嬌紅記〉這一線，元明的傳奇體小說男女之間往往以文挑情，向上探索至〈鶯鶯傳〉，張生以文挑崔氏，崔氏始未以詞繼之，後才因紅娘牽線而兩人相合。宋代的〈雙桃記〉也插入一詩一詞以傳情，詩詞的往來成為男女主角相悅的表徵，〈鶯鶯傳〉與〈雙桃記〉中，鶯鶯與蕭娘均直接告訴書生「短牆可踰」，女性面對愛情看似同樣大膽，實則其中自有細膩的不同，此處且以表格比較〈鶯鶯傳〉、〈雙桃記〉、〈嬌紅記〉三篇：

	〈鶯鶯傳〉	〈雙桃記〉	〈嬌紅記〉	特徵/比較
作者	元稹	李獻民(或言編者)	宋遠(梅洞)	
女主角	崔鶯鶯	王蕭娘	王嬌娘	「蕭娘」、「嬌娘」音近似
男主角	張生	李生	申純	張生、李生均未直接寫其名
相逢	生遊學，住普救寺，姨母與家人也暫住西廂，士兵掠	居同鄰里，生求老嫗通其意，兩人始通情意。	生不第，往舅家，見嬌娘便一見鍾情，以詞挑之。	1.鶯鶯、嬌娘初不願出見張生及申純。

	人、張生救之，姨母設宴答謝，鶯鶯出拜謝。			2.均有牽線者
挑情管道	詩詞	詩詞	詩詞、香佩	均以詩詞傳情
命運	受禮教規範	帶有悲劇性	個性決定一切	
女主角性格	大家閨秀、明辨事理	對愛大膽，明識大體	衝破藩籬、大膽直接	愈益奔放
曲折	張生赴科舉考試	同里劉氏欲娶蕭娘	飛紅阻撓、鬼魂惑生	
結果	張生拋棄鶯鶯	父母命嫁劉氏，蕭娘自縊而終	帥府之子欲娶嬌娘，嬌娘抑鬱而終，申純也神思昏迷而死，兩人合葬	終究與媒妁之言有關
文末	附議論	附議論	附議論	

〈嬌紅記〉的王嬌娘和王蕭娘在身份、性格乃至姓名上都十分相似，除了繼承唐宋傳奇的優秀傳統的同時，又大膽進行了創新與發展，使〈嬌紅記〉在藝術上達到空前的成就。首先，〈嬌紅記〉中可以看到許多〈鶯鶯傳〉中的影子，申純之與嬌娘正如張生之於鶯鶯，〈賈雲華還魂記〉中婢女勸賈雲華「勿流而為崔鶯鶯、王嬌娘淫奔之女，以辱祖宗」，作者有意將申純、王嬌娘與張生、崔鶯鶯視為同流。〈劉生覓蓮記〉中孫碧蓮說：「崔鶯之遇張生，吾不敢也；嬌娘之遇申生，吾不願也。」也將兩則愛情故事相提並論。其實鶯鶯與嬌娘有甚大的差異：先是嬌娘較鶯鶯敢於追求愛情的純粹，結局也迥異，嬌娘最後以死殉情，申純得知也自縊，被救起仍說「佳人難再得」，此種純粹、熱烈之情，是與張生及崔鶯鶯為世俗觀念所縛的愛情不同。

其次，〈嬌紅記〉加入了飛紅從中為難兩人愛情，以及申純赴科舉、帥府的求親等阻隔，轉折較多。情感與論及世事的層面較唐傳奇深廣得許多，語言通俗，

攙入許多市民精神，此特點未見於唐代的〈鶯鶯傳〉，反倒是宋代的〈雙桃記〉中添入更多世俗色彩，宋代傳奇體小說貼近現實，更趨生活化，〈雙桃記〉傳情達信的橋段被話本〈戒指兒記〉、〈珍珠衫記〉借用，表現纏綿悱惻之況，更接近〈嬌紅記〉。在人物的關連性中，〈嬌紅記〉的飛紅是兩人愛戀的阻撓，〈鶯鶯傳〉的紅娘是兩人中介的牽線者，名中同樣有「紅」字，角色卻不同，〈嬌紅記〉中增添了一個鬼嬌娘的角色，產生更多的曲折；嬌娘對愛情至死不渝，張生卻是始亂終棄且為自己的無情辯護；〈嬌紅記〉文辭不如〈鶯鶯傳〉典雅，當中也有反封建思想，也突顯悲劇色彩。兩者有巨大的差異，當中的轉折關鍵當屬〈雙桃記〉，蕭娘是矛盾的綜合體，李生想要出妻而娶蕭娘，她卻不願意李生有損士行，這是禮教的一個顧慮，她更不願意另嫁他人、背棄自己的純粹愛情，寧以死明志。在追求愛的道途上，〈嬌紅記〉可說是〈雙桃記〉之續作，創造出一個性格特出的女子，<sup>31</sup>追求婚姻自由，高揚戀愛精神，爾後的〈嬌紅記〉再向前一步發展，已有長篇小說的趨勢。陳文新說：「蕭娘、麗人等形象，直接影響元明通俗傳奇小說中女性性格的塑造。」並認為將蕭娘將蕩娃與貞婦合一的此種寫法：「直啟〈嬌紅記〉、《剪燈新話》等的法門，構成通俗傳奇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個特色。」

32

在情節上，〈嬌紅記〉對戀愛過程有細膩的描寫，並帶出「真實」又「現實」的愛情故事，申純與嬌娘定情後，嬌娘要他每晚到她房間去，申純還說：「固善也，不亦危乎？」雖不願失去嬌娘，卻也怯懦不能擔責，〈雙桃記〉李生欲出妻也只是說說罷了，不如蕭娘對愛的純粹，〈鶯鶯傳〉的張生被認為善於補過，男性在傳奇體小說中性格均不如女性，男主角對兩人情感仍有猶豫。〈嬌紅記〉寫出兩人熱烈的愛情，但當時內法規定內兄弟不許成婚，肯定情感卻又揭露此情的必然夭折，如同〈雙桃記〉李生已有妻室，本身就具備了悲劇性。〈雙桃記〉寫王蕭娘與有婦之夫李生相愛，最後自縊而死，還有一個首創特點——並蒂雙桃的意象，男主角以「並蒂雙桃」贈蕭娘，自此「並蒂花卉」之意象被大量使用在元

<sup>31</sup>趙薇認為明代麗情傳奇小說中的女性是「情色才貞」四位一體，再轉為才子佳人小說中「才色貞」相結合的女性形象。參見氏著：《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70。

<sup>32</sup>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42。

明中篇傳奇中，如《廣艷異編·並蒂蓮花記》記曹璧與花麗春相愛成婚，後因海寇為亂，兩人雙雙投水而死，水中生出並蒂蓮花一事。元明傳奇體小說中「並蒂」已成為愛情的象徵，甚至在〈賈雲華還魂記〉中，春鴻、蘭苕要陷害娉娉，叫邢國夫人到園中觀看「並蒂池蓮」，其實是娉娉與魏鵬的愛情，此表徵正可上溯至〈雙桃記〉。整體而言，唐代的愛情不如宋元人堅貞，〈鶯鶯傳〉、〈霍小玉傳〉中的男性對愛情都不夠堅持，宋代傳奇體小說也有〈張浩〉一篇較有通俗愛情小說的味道，當中寫出讚揚愛情，結局卻不符合實際之狀，熱烈的愛情在〈雙桃記〉中發揚，影響至〈嬌紅記〉，爾後的〈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賈雲華還魂記〉都是仿照這種風格而創，〈賈雲華還魂記〉幾乎全似〈嬌紅記〉，只是結果不同罷了。

情愛的露骨書寫表現在明代傳奇體小說的諸多篇章中，傳奇體小說有許多越禮放誕之事，〈劉生覓蓮記〉與〈嬌紅記〉中出現不少露骨的描述，這在《雲齋廣錄》已略見端倪，宋傳奇體小說介於唐的婉約與明的豪放間，如〈西蜀異遇〉中寫李達道與宋媛的歡愛是：「衣卸薄羅，裊鋪市繡，芙蓉帳悄，雲雨聲低，曲盡人間之歡。」<sup>33</sup>寫出羅衣輕解，帷帳中談情之狀，畫面逐漸清晰。明代的這類作品常被歸諸社會風氣所致，然文學非無所本，向前追溯，唐傳奇也有男女私合之事，但在描寫時則以概括描繪，仍是以婉約為主，反倒是《雲齋廣錄》與宋代話本皆可能為其源頭。宋傳奇體小說纏綿的筆墨最多，有情感的書寫，也有情慾描繪，《雲齋廣錄》〈無鬼論〉寫黃肅新婚時「鴛帳低紅，鑿衾重繡，如紋禽比翼，玉樹連枝。加以露永更遲，衾香枕穩，雨意雲情，不可名狀」，〈雙桃記〉直接點出「花心已破」，更為露骨，這與明傳奇描繪相似。再如張俞所作〈驪山記〉寫楊貴妃與安祿山廝混，安祿山叛變也是為了與貴妃同歡，並說後宮妃子數千衣食無虞，「所不足者，大慾也」，強調食色性也，這種外顯式的風流幾近《金瓶梅》的人物。到了《聊齋志異·林四娘》寫陳寶鑰、林四娘床第之事「狹褻既竟，流丹浹席」，這種狹邪之描繪，增添人物風流豔遇，超越了倫理道德。穿插情慾、直白的寫人物性情，這正是宋代傳奇體小說的創新，只是此時比例較低，

<sup>33</sup>李獻民：《雲齋廣錄》，頁 26。

卻足以成爲明代中篇傳奇的發端。誠如程毅中在《宋元小說研究》第四章提到：

《雲齋廣錄》的編者，像張君房編著《麗情集》一樣，有意識地選錄了一部份專重「艷」和「異」宋代傳奇小說，對古體小說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sup>34</sup>

重視「艷」和「異」的《雲齋廣錄》有新的探索，促使明代這些中篇傳奇體小說之發展。然而，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詩作愈益汨濫、趨近「色」的描寫、必有「小人撥亂」的元素，這些特點使得傳奇體小說儼然落入俗套，喪失其多變的面貌，漸走下坡路。

### 三、奇異

文言小說發展的本體仍重「怪」與「奇」，與前代相較，明人小說中「情」的濃烈度、複雜度更強烈，瞿佑在《剪燈新話·序》中自述此書「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sup>35</sup>《剪燈新話》雖仿唐人傳奇，但仍承襲「志怪」痕跡。爾後文言小說的高峰之作《聊齋志異》兼具志怪與傳奇之長，深受「剪燈」系列作品影響，這點在學界已取得共識，如趙明政說：

此後的「剪燈」系列作品，其中有相當部分的作品屬於「以傳奇體志怪」，成爲過渡到《聊齋志異》的橋樑。<sup>36</sup>

此處注意到剪燈三書之重要，還沒有上推至《雲齋廣錄》，《雲齋廣錄》中這些帶有志怪性質之作，存在著樞紐的地位，如〈西蜀異遇〉、〈四和香〉等都羈入怪異之情節。小說中富涵奇異特點乃在於民間信仰的通行，尤其是在宋這個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時代，宗教影響更甚，特殊的神鬼信仰遍佈市民們心靈與生活。〈西

<sup>34</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28。

<sup>35</sup> 瞿佑：《剪燈新話》，輯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頁2。

<sup>36</sup>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頁219。

蜀異遇〉中的灌口神君即是「灌口二郎」，在宋代甚至得到官方認可，徽宗皇帝封之為真君，六月二十四日為灌口二郎生日，京城有許多奉祀之儀式。神鬼信仰本根植於人民生活，其原生型態與加工變異的表現，往往以命相、占卜等形式出現，宋代小說即蘊含這類神靈信仰，多半出現在志怪小說當中。<sup>37</sup>又如《艷異編》一書的分類有：幽期部、冥感部、夢游部、幻術部、妖怪部、鬼部等，代表著奇異的小說故事仍能獲得眾多讀者、迎合大眾口味，攬有奇異情節的人世愛戀有濃烈的戲劇色彩。

唐宋傳奇體小說還有共通的主題——夢。此主題在前朝已有之，六朝時「夢」的主題以大加發展，《雲齋廣錄》中〈丁生佳夢〉、〈錢塘異夢〉、〈西蜀異遇〉、〈華陽仙姻〉都有夢，〈丁生佳夢〉〈錢塘異夢〉仿〈本事詩〉而作，〈盈盈傳〉中寫盈盈男主角分隔後一年，忽夢紅裳美人執紙示盈盈曰「玉女命汝掌奏牘」，而該夕盈盈即香消玉殞；〈錢塘異夢〉的女主角全部出現於夢中，除了以詩詞示好外，也暗示司馬樵最終的結局。宋傳奇的夢常帶有「讖言」，或者是詩中往往也暗示了主人公最後的結局，如〈無鬼論〉、〈居士遇仙〉等，爾後的明代中篇傳奇，如《國色天香》中〈花神三妙傳〉暗示主人公將享三女之福，〈賈雲華還魂記〉文末，魏鵬才發現妻子的姓名與成婚的地方，正是先前向神明祈求禍福時，夢中所記之詩的內容，奇異的特徵自宋迄明皆十分鮮明。

#### 四、神仙

《太平廣記》著錄《八朝窮怪錄》<sup>38</sup>中數篇傳奇體小說，特別的是與神仙的感情事，如〈蕭總〉寫南朝齊人蕭總與巫山神女幽會之事；〈劉子卿〉記敘劉子卿與康王廟二神女幽會之事，文采斐然；《太平廣記·感異記》寫沈警奉命出使，於張女郎廟與三姐妹相聚相會之事，最後三女郎陪寢，相會之時作數詞。這些故事的詩詞穿插數量不少，男女之情動人，文辭秀雅，此處不只人神戀愛，更是一

<sup>37</sup>除此之外，小說與「醫」也存在一定關係，許多醫療故事也雜以傳奇特質，甚至成為小說故事，甚至是醫書中也載有小說故事，如《齊東野語》有記載初虞世的《養生必用方》一書還載有〈王魁傳〉，甚為特殊。

<sup>38</sup>《八朝窮怪錄》的卷數、編輯者和成書年代均不詳，僅在《太平廣記》中保存下來，約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選本。

男二女的組合，此為唐傳奇少見。而《雲齋廣錄·華陽仙姻》記蕭防與華陽玉女成親，「仙」容壯闊，是前所未見，婚姻禮俗均如人世，這代表傳奇體小說更貼近生活、邁向通俗化。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有一男多女之況，如〈花神三妙傳〉男主角享三妻之福，〈天緣奇遇〉中的祈生除了列仙界，還擁有多位妻妾、大享齊人之福，《聊齋志異》中也常見一男二女之情節，或許就是自此而發。這些故事的情節佈局意象奇妙，神仙故事並屢以愛情情節，恰如希臘神話諸仙各有其「人性」特徵。

明代傳奇體小說如唐代又蘊含著隱居的期盼，陳文新說：「唐傳奇對隱士理想的迷戀在宋傳奇中很難見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筆下又煥發光彩。」<sup>39</sup>《剪燈新話·天台訪隱錄》寫陶上舍避亂隱居於天台山，藉他的〈金縷詞〉喻世人隱居之樂，《剪燈餘話》的〈秋夕訪琵琶亭記〉以不變的江山與變化的人世對照，產生幻滅之感，沈韶最終看破紅塵，遁入深山，〈青城舞劍錄〉說「英雄回首即神仙」，認為隱士隱居的行為如仙般難得，這特點在宋傳奇少見，只能上溯至唐代。到了清代的蒲松齡將佛教思想滲入《聊齋志異》中，〈羅祖〉、〈成仙〉、〈蔣太史〉、〈仙人島〉等篇的主角都選擇出家為僧，或是遁入仙道、遠離俗事，這隱居的思想一脈始終未斷絕，這是小說史一直以來的命題，儼然成為士人遁世之法。

宋代出現鮮明的世俗化特徵之文學樣式，小小情事不只淒婉欲絕，繪摹更為繁複、細膩逼真，此特點尤表現在《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中，除了篇幅擴張，強化小說技巧，針對心理描寫下功夫，還大加揚肆愛情。自宋迄明，世俗精神愈益張揚，明代官方發揚理學，民間人士只能藉小說去滿足欠缺，去經歷酣暢淋漓的追求過程，愈是反其道而行愈刺激，甚至還走向離經叛道的道途，強調「人欲」的發揚，明代傳奇體小說背棄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以個人意志為擇偶方式。宋代的傳奇體小說中還有些理性的文字，如〈西蜀異遇〉中宋媛將離開還叮嚀書生「君方年少，可力學問，親師友。以榮宗族，以顯父母，則盡人子之道。」<sup>40</sup>

<sup>39</sup>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學術研究》第1期(1995年)，頁109。

<sup>40</sup>李獻民：《雲齋廣錄》，31頁。



帶有儒家道統的確立，明代傳奇體小說中幾乎沒有直接說理的文字，有的是渲染男女風流的筆墨，趙薇說明代麗情傳奇丟失了唐傳奇兩個特點：一、詩化特徵被世情化取代。二、進士—妓女的母題也被世俗化的愛情描寫取代。<sup>41</sup>此改變的關鍵就在宋代。自宋到明，傳奇體小說走向世俗性的巔峰，每一階段皆有其特徵與突出處，凌郁之說過：「晚明通俗小說《國色天香》、《繡谷春容》、《萬錦情林》之類，皆《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的苗裔。」<sup>42</sup>當中線索與關聯為何？陳大康曾將明代中篇傳奇作表格分析，<sup>43</sup>今試將這表格拿來檢覈《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

篇名	丫 鬟 傳 遞	生 旦 唱 和	思 念 成 疾	醉 失 佳 期	生 旦 別 離	婚 前 私 合	小 人 撥 亂	一 男 一 女	一 男 多 女	旦 被 拋 棄	爲 情 而 死	進 士 及 第	生 任 高 官	辭 官 歸 隱	得 道 成 仙
〈甘陵異事〉						★	★	★			★				
〈西蜀異遇〉		★			★	★	★	★			★				
〈丁生佳夢〉					★			★							
〈四和香〉	★				★	★		★							
〈雙桃記〉	★	★				★	★	★			★				
〈王魁歌并引〉					★	★		★		★	★				
〈錢塘異夢〉		★				★		★			★	★			
〈玉尺記〉						★		★							
〈無鬼論〉					★			★			★				
〈華陽仙姻〉					★			★				★	★		★
〈盈盈傳〉		★				★			★		★				

<sup>41</sup>趙薇：《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59。

<sup>42</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77。

<sup>43</sup>陳大康在〈論元明中篇傳奇小說〉時以此表格分析自〈鶯鶯傳〉、〈嬌紅記〉乃至〈五金魚傳〉、〈傳奇雅集〉這一系列的傳奇體小說之特點。參見氏著：《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2。

除了以上十一篇外，〈豐山廟〉純寫史、〈居士遇仙〉仙味較濃，故不列入表格中。此表格顯示這一系列的作品多有模仿，每篇幾乎都有的特質是：以一男一女爲主的「生旦唱和」、「生旦別離」、「婚前私合」與書生「進士及第」或任高官，從《雲齋廣錄》的這些共通特點，這類作品情節轉折雖不如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多，但已具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的元素，可知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對宋代傳奇體小說應有繼承與發揚。

### 第三節 《雲齋廣錄》的繼承與開創

凌雲翰爲《剪燈新話》作序說：「昔陳鴻作〈長恨傳〉並〈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孺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類乎是？」<sup>44</sup>將《剪燈新話》、《青瑣高議》等都視爲唐人傳奇一類作品，代表著這些文言小說應是同一脈絡。明代傳奇體小說繼承宋代傳奇體小說的諸多特點，《剪燈新話》的〈愛卿傳〉、〈翠翠傳〉寫愛情、現實；〈金鳳釵記〉、〈滕穆醉遊聚景園記〉寫人鬼愛戀；〈天台訪隱錄〉、〈龍堂靈會錄〉寫隱士，《雲齋廣錄》、《青瑣高議》均涵蓋這類題材。大量寫浪漫愛情故事，對傳奇無疑是一種復興，其本源不僅在唐傳奇，陳文新曾提：「但僅僅注意到瞿佑對唐人傳奇的仿效是不夠的，其創作同時接受了話本體傳奇的滋養。」<sup>45</sup>話本體傳奇的女性形象與唐代傳奇迥異，大膽主動而奔放，急於出場閃耀個人外放之情，觀看其中佳人的放蕩個性，與唐傳奇迥異，要考察明代這些傳奇體小說不可忽視宋代傳奇體小說以及俗文學的力量。

趙明政在《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一書說：「〈嬌紅記〉、〈賈雲

<sup>44</sup>參見瞿佑：《剪燈新話》，頁2。

<sup>45</sup>陳文新：〈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1994年)，頁69。

華還魂記〉等正是才子佳人小說的濫觴。」<sup>46</sup>才子佳人小說中文人仍氾濫地逞詩才，然而，北宋熙寧間曾廢詩賦考科，明清時期詩賦也早在科舉場上告退許久，才子的形象卻早已與詩詞歌賦糾纏不斷，藉此寫情達意，詩歌也是小說中的「佳構」。故事中女子皆要有文采，就連〈盈盈傳〉中紅裳美人也是叫盈盈掌「奏牘」，非有文采者怎能當之？詩歌顯揚了抒情傳統，在敘事當中呈現唯美主義，沉湎於藝術與感性的生活畫面，詩文的審美特徵與技巧，仍標誌著文體滲透之狀。這些文士才子與佳人的戀愛故事，在篇章結構、敘事手段上略有變化，情節安排、人物類型、風格氣氛等則多有經營，宋代成爲中繼點，關鍵乃在「通俗」之特性，陳大康論述中篇傳奇體小說：

其題材又直接啟迪了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與淫穢小說；他同時繼承了唐宋傳奇與宋元話本的創作傳統，努力融合雅、俗兩大系列，提供了介於兩者之間的小說創作模式。<sup>47</sup>

除了唐宋傳奇的影響，通俗小說也作用在元明的中篇傳奇小說上，某些敘事模式成爲「定式」，也給明代中篇傳奇體小說帶來更大的震撼。

### 一、形式架構之表現

宋代的文言小說作品多結合傳奇、志怪、筆記、雜俎等體裁，雜揉出多元風貌，在唐宋傳奇體小說中即有詩與小說結合的表現，明代更大量地羈入詩文於小說當中，其詩作常相互抄襲，爲了刊刻牟利，往往不甚在意羈入詩文之美，詩與小說結合之力已不如唐宋傳奇。宋代傳奇體小說因雅俗兩大系列說的融合與碰撞，並結合諸類文體，形成另一種別具風貌之美，由下列三點來論：

#### (一)傳奇體小說與詩詞融合

詩一向爲文人之正宗文學，詩賦進入科舉取士以來，唐人更以詩干謁、以逞

<sup>46</sup>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6。

<sup>47</sup>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04。

詩才。陳文新在〈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說：「詩意或詩化構成唐人傳奇美感魅力的基本來源之一。」又說「詩，既指具體的引詩入傳奇，更指注重作品的抒情功能。」<sup>48</sup>詩進入小說後添加小說韻味、強化抒情。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十五提及：「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托，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sup>49</sup>詩詞融入敘事中更添戲劇效果。唐傳奇屢入詩詞原為作者之錦心繡口，觀唐傳奇中〈鶯鶯傳〉有較多的詩詞，其餘比例仍不算多，真正擴張詩與文之比例的乃在宋代《青瑣高議》與《雲齋廣錄》。爾後，明代傳奇體小說作者仍喜歡炫耀詩才，甚至到了連篇累牘、純粹抄襲以博版面之狀，如《剪燈新話·水宮慶會錄》寫潮州士人到龍宮參加筵席，僅在炫耀作者會作艷麗駢文以及祝頌詩；《剪燈餘話》卷一〈月夜彈琴記〉通篇僅在表現作者集詩句之能力，卷四〈至正妓人行〉除卻篇首序與篇末敘述外，僅有一首長詩。現將《雲齋廣錄》中的詩作數量羅列於下，以觀其特色：

	男主角	女主角	其他詩詞歌賦	特點
〈甘陵異事〉		5詩		每夜至生處必吟一詩
〈西蜀異遇〉	(與旦對屬謳吟)	3詩2詞	1信1祭文	
〈丁生佳夢〉		1詩		
〈四和香〉		1詩		
〈雙桃記〉	1詩1詞			
〈錢塘異夢〉	2詞	1詩1詞	生弟哭兄詩一首	
〈玉尺記〉		1詩		
〈無鬼論〉	1詩	1詩	大夫1詩	議論為主
〈華陽仙姻〉	1詩	1詩		脫俗超凡
〈盈盈傳〉	8詩	7詞1詩	附〈寄盈盈歌〉	詩詞超過篇幅

<sup>48</sup>陳文新：〈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1994年)，頁66。

陳文新又定義唐傳奇的主要特徵為「傳、記的詞章化」。參見氏著：〈傳、記詞章化：從中國敘事傳統看唐人傳奇的問題特徵〉，《武漢大學學報》第二期(2005年)，頁188-201。

<sup>49</sup>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92。

〈豐山廟〉全為歷史故事、〈王魁歌并引〉本身即是詩、〈居士遇仙〉純寫遇仙之事，故不將之納入表格。詩與小說的融合有兩個特點：其一、有一傳一歌之形式。張君房的《麗情集》<sup>50</sup>中所收作品往往是一傳一歌，或一詩一序，傳奇體作家對歌行體的寫作也有興趣，《雲齋廣錄》的〈王魁傳〉、〈盈盈歌〉各有一首長詩，《青瑣高議·貴妃禡事》後有收劉禹錫作的〈馬嵬行〉。其二、詩詞數量增加。明代傳奇體小說大量羈入詩文，《剪燈新話》開風氣之先，甚至有五篇作品詩文比例超過30%，且《剪燈餘話》幾乎每篇均有羈入詩文，當中的〈至正妓人行〉乃一首長詩。孫楷第以為詩文小說始於《剪燈新話》，《剪燈新話》後一系列的中篇傳奇小說，更有大量羈入詩文的表現，詩詞總數甚至超越一半篇幅。此風漸長，「詩詞」筆法儼然已成為傳奇體小說之「必需」，《懷春雅集》中羈入詩詞213首，<sup>51</sup>已與正文故事篇幅相等，甚至沃焦山人在〈春夢瑣言·序〉中嚮慕前人作品「往往有詩」，該書也穿插不少詩詞，《花影集》也以此為主要表現手法，明後期《古今清談萬選》、《幽怪詩談》中的詩詞甚至成為小說的主體，造成混亂。〈鶯鶯傳〉的創作中羈入詩文或許只是偶然嘗試，明代傳奇體小說大量仿製詩詞已是有意為之，為了迎合世俗、增加閱讀人口及書籍銷量，連篇累牘的詩詞已無唐傳奇的詩文之美。小說中加入詩詞賦幫助敘事與抒情，程毅中論宋傳奇的詩歌說：「宋人傳奇常用詩歌來串連情節，刻劃人物，又借以增添小說的文采。這既是繼承唐人傳奇中注重詩筆的傳統，又是受了通俗小說和說唱文學的影響。」又說：「這種體制對於明代傳奇又有很大的影響，如《剪燈新話》等一系列作品都以大量詩詞作文小說的一個組成份。」<sup>52</sup>唐代即有重詩筆的傳奇，晚唐的〈甘澤謠〉、〈燈下閒談〉也有此特徵，到宋代《雲齋廣錄》及《青瑣高議》

<sup>50</sup>張君房的《麗情集》中有大量的愛情故事，《麗情集》雖編於宋初，當為唐代小說的選集，如〈長恨歌〉、〈李娃行〉、〈崔徽哥〉也引錄不少詩歌，宋人習慣將愛情故事稱為「傳奇」概以此始，當為傳奇體小說一個新的發展。

<sup>51</sup>此處的統計資料參見陳大康：〈論明初文言小說創作〉，收入《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21-224。

<sup>52</sup>程毅中：〈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4。程也認為明代越來越浮濫的詩作，重量不重質，就走向截然不同的面向了。

等書均穿插不少詩詞，《雲齋廣錄·盈盈傳》除了後附〈寄盈盈歌〉外，本文穿插的詩詞量甚鉅，詩歌辭賦的大量出現代表平民百姓都可以閱讀這類作品，較具通俗性，《雲齋廣錄》這些傳奇體小說已有明代中篇傳奇體小說的味道及風貌，是唐傳奇到明傳奇的過渡。爾後元代宋梅洞的〈嬌紅記〉與鄭禧的〈春夢錄〉則成爲典型的詩文小說，這些一系列發展定有相承之處。

小說有寫實與抒懷兩種美典表現，透過詩詞傳遞情感，含蓄節制的古典詩如何將深沉的情感與懷抱呈現在文字上？詩與散文如何交融，產生新的作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文風、不同的寫法，當中的意念層層包疊纏繞，發展至明代又有新開拓，《剪燈新話》有一類專門經營男女情事，穿插大量韻詞，敘事則以駢散相間，如〈聯芳樓記〉寫姐妹倆的愛情故事、〈秋香亭記〉寫的愛情故事正是作者的經歷，有浪漫及文采，幾乎以詩詞爲主幹。譚正璧、譚尋合著的《古本稀見小說匯考》介紹《風流十傳》說：

全書文體，亦與〈遊仙窟〉爲同流，於文言中羈入許多詩詞，甚至連篇累牘，觸目皆是，幾如以詩爲骨幹，而不過用散文加聯綴而已。<sup>53</sup>

男女主角不停地唱和，詩詞凌駕談情說愛的描寫，反而喧賓奪主、篡位自立，大量的穿插詩詞又大量的複製抄襲，可知此時非爲了顯示風雅，反倒是以詩詞爲小說範式，未必有其自身之美。

整體論之：唐藉詩逞詩才、宋藉詩以表情、明可能已成爲牟利的手段。唐人用詩筆寫小說，重在聲調、詞藻、形式的追求；宋人有較多市井氣，文字淺白、依然有其風味；明代多了份俗味，鄙俚濫用詩詞使小說敘事性削弱。小說中充斥詩詞韻語的狀況愈多，愈削弱人物形象的刻畫與情節的生動表現，唐人傳奇開始雜入詩文以逞詩才，到《雲齋廣錄》一篇出現數詩，乃至明代《剪燈三話》及中篇傳奇體小說大量羈入詩文導致連篇累牘之況，《雲齋廣錄》可謂中介之作。

<sup>53</sup>譚正璧、譚尋合著：《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28。並認爲：「大約此種文體，已另受宋金諸宮調及元明彈詞的影響，故形式上以詩為主而以散文爲附，與《遊仙窟》的以文為主而以詩爲附恰恰相反。在明初瞿祐、李禎諸作中偶然亦用之，但在小說情節中卻可有可無。後來轉相仿效，乃成爲詩與文拼合的文言小說。」

## (二)傳奇體小說與說話互通

說話自宋代起成爲重要的文體代表，文字淺顯平易，故事敘述流暢，體現宋人真實的生活面貌，趙明政認爲明代文言小說的新發展是「傳奇體小說的世俗化、話本化」，主要體現在「內容上側重表現人情世態，情節結構尖新奇巧，小說體制向話本小說靠攏。」<sup>54</sup>此言固不錯，然未透徹指出宋代文言小說與話本之間的關連，是話本影響傳奇、抑或傳奇作用於話本仍未有定論，<sup>55</sup>然宋代文言小說中主要人物多爲升斗小民，有廣闊的社會內容，常體現話本趣味，這個表現在《青瑣高議·譚意歌》早已出現。代表宋代的話本源頭之一的《醉翁談錄》採自《雲齋廣錄》有四篇——〈無鬼論〉、〈李達道〉、〈錢塘異夢〉、〈西蜀異遇〉等，<sup>56</sup>《志雅堂雜鈔》也錄有〈四和香〉，這些作品都帶有市井趣味，民間生活浸潤小說世界，拓展其面貌，也有可能正爲後來說話之依憑。《雲齋廣錄》有「話本化」之特色，凌郁之論〈錢塘異夢〉、〈長橋怨〉等故事：「情節已很淡化、弱化，而詩性增強，詩歌成爲一篇傳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實際上一方面是宋人傳奇受說唱藝術影響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這些小說具有詩意的反映。」<sup>57</sup>既具有詩意又有說唱藝術的表現，雜揉出宋傳奇特殊樣態，《雲齋廣錄》中人物身分的轉移，標誌著市民美學的上揚，追求豔異的表徵也更趨於真實生活的面貌，出現許多之前小說所未見的新發現。

<sup>54</sup>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8。

<sup>55</sup>宋元話本與傳奇體小說相互影響，也有相通的特點，如宋元話本頻繁地闖入詩詞：〈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才一千字左右即含十首詩詞；〈西湖三塔記〉四千多字，當中多達二十三首詩詞；甚至到明代話本〈風月相思〉中有高達三十首詩詞。又如宋傳奇出現大膽的女性形象，爾後〈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中張生與李氏相悅，因李氏已有丈夫，兩人最終的決定是私奔，這也代表著此時的思想已擺脫禮教束縛，純粹的愛情至上，這在唐傳奇中完全無跡可尋，《雲齋廣錄》開啓此扇門。小說中穿插人物情感與刻畫人物本事，對情感的細膩鋪陳，有若干背離禮教的成分，甚至到雜劇的領域的發展也正同此理，如關漢卿雜劇〈拜月亭〉、〈調風月〉等，可見其濃烈的世俗風味。但因宋元話本與傳奇體小說出現時間相當，風格有些重疊，也有互相影響的痕跡，實難證明孰先孰後。

<sup>56</sup>《醉翁談錄》所本有從唐傳奇而來，也有來自《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綠窗新話》、《夷堅志》等書的故事，反映出民間說話與文言小說之間的關連，可知兩者間取材互動的情形。凌郁之也說：「宋代小說，包括白話小說以及以《夷堅志》、《青尊錄》、《摭青雜說》等爲代表的志怪小說，以《青瑣高議》、《雲齋廣錄》、《醉翁談錄》等爲代表的傳奇小說，都表現出一致的面向市民、面向民間的傾向。」見氏著：《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9。

<sup>57</sup>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9。

### (三)傳奇體小說與議論結合

唐宋傳奇體小說帶有史筆、詩歌和議論的三種特色，詩歌特徵已在上文呈現，史筆與議論共通特質乃講求信實，沈既濟的〈任氏傳〉雖有婉轉曲折的情采，卻也不忘交代故事材料來源，強調事件的真實性。連史家編纂史書也喜歡雜入小說，如宋祁編《新唐書》、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皆喜歡采錄筆記入史。而議論更是與敘事結合不可或缺的筆法。唐代開始，若干傳奇文後常有跋，用以說明寫作動機及經過，如〈任氏傳〉、〈離魂記〉、〈盧江馮媪傳〉、〈李娃傳〉、〈三夢記〉、〈鶯鶯傳〉、〈異夢錄〉、〈湘中怨解〉和〈王知古〉等皆如此；有些是在書後直接評論，如〈謝小娥傳〉、〈南柯太守傳〉。宋代單篇傳奇〈楊太真外傳〉、〈綠珠傳〉，以及《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綠窗新話》等書，《雲齋廣錄·王魁傳》在文前即有評王魁「卒致妖孽，以殞厥身，可勝惜哉！」此乃唐宋傳奇共通之特色。宋人傳奇的共同特點乃在宋人好紀實，托言紀實是宋人喜史才的表現，正代表宋人治學嚴謹，甚至《青瑣高議》的書名中即有「議」字，可知文人的理性成分在小說中仍不減。時至明代，《剪燈新話》總關注亂世中士人與戰亂的關係，摻雜作者對於各事件的評判，各故事文末仍雜有議論，如〈富貴發迹司志〉文末論及在戰亂之時，士人的榮辱與國家興亡都是宿命。對一個士人來說，關心國家政治，提出個人見解乃是自然之事，唐傳奇以及明代傳奇體小說均屢有議論，學者卻只對宋傳奇予以負評，未免失之公允。

### 二、題材內容之演變

宋代文言小說對篇目進行分類，但多以「卷一、卷二」等來立次序，《雲齋廣錄》於卷次下還立類別：卷四「靈怪新說」、卷五「麗情新說」上、卷六「麗情新說」下、卷七「奇異新說」、卷八「神仙新說」等架構出各種題材的樣貌。唐前六朝等志怪小說多以神怪之事為主軸，《雲齋廣錄》的傳奇體小說雖含志怪，儼然已非主角，各種題材也有獨特性及發展，不管如何分類，《雲齋廣錄》中的十四篇傳奇體小說多以愛情為主要架構，屢入怪異等面貌，故此小節論述主軸乃



在愛情這一類，雖同屬愛情傳奇體小說，應有質與量上的轉變。

愛情類的主人翁多為才子佳人，內容常從兩人一見鍾情，詩簡傳情，到一番曲折、甚至離別後才終復團圓局面，這類作品往往上推至唐人傳奇，高儒於《百川書志》著錄〈嬌紅記〉等傳奇體小說時說：

以上六種，皆本〈鶯鶯傳〉而作，語帶煙花，氣含脂粉。鑿穴穿牆之期，越禮傷身之事，不為庄人所取，但備一體，為解睡之具耳。<sup>58</sup>

指出其與〈鶯鶯傳〉之間的關連，均作為解睡之用而已，然細究其特點，正如魯迅所說：「察其旨意，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而又不相關。」<sup>59</sup>會令人覺得「又不相關」的關鍵，在於可能非直接影響，那麼，在唐傳奇與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的過渡，就不能不把焦點置於《雲齋廣錄》、《青瑣高議》之傳奇體小說，二書是否有與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相同之規律？再者，唐傳奇不只「有意為奇」，還攙入當時的人情世態，世情小說寫的是社會現實，仍講究故事的屈折，又不免屢入詭譎的靈怪世界情事，只能算是世情小說類的萌芽。而宋代的市民階層因經濟能力的壯大，產生一種新生的力量，自唐到宋出現更多的小人物、故事情節趨向複雜曲折，綜觀唐到宋文言小說的基調是由「奇」往「真」的道途拓植。唐代對於兩性關係或人情之欲多寫得唯美，或借助夢幻與仙鬼，宋傳奇體小說則兼有之，雖託身於男子也表現貞潔情操，在描寫性心理及現狀也較詳盡，對通俗話本的發展著力不少。明代則夾雜著情與欲的描寫，剪燈系列以女鬼或女仙為主角的故事中，還有不少一夜情的情節，明人在貞操觀念上仍是矛盾的，女子可在婚前私合，爾後卻捨生取貞，如〈花神三妙傳〉在白生與奇姐定情之後，遇賊寇想強虜奇姐時，奇姐自刎而死，先放蕩後貞烈，有著矛盾與不解，<sup>60</sup>這些情節都是為了強化

<sup>58</sup>高儒：《百川書志》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90。所著錄的六種是：〈嬌紅記〉二卷、〈鍾情麗集〉四卷、〈艷情集〉八卷、〈李嬌玉香羅記〉三卷、〈懷春雅集〉二卷、〈雙偶集〉三卷。

<sup>59</sup>魯迅言此類書：「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參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頁282。

<sup>60</sup>趙薇在《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第三章提出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的人物塑造，往往寫出「才、色、情、貞四位一體相結合的完美女性」，以及「滿腹經綸風流倜儻的男性形象」。見氏著：《明代麗情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34-42。

「鍾情」的力度。整體來說，唐宋明的愛情類傳奇之敘事模式大抵為：兩人相遇→情投意合→雙方相思。有經歷相識相愛、悲歡離合、大團圓三個過程的傳奇體小說，被視為「後世的通俗傳奇小說以及才子佳人小說、俠義風月小說的先河。」<sup>61</sup>唐代傳奇體小說的出現恰為佳話小說之先鋒，如〈李娃傳〉中李娃、鄭生的故事曲折起伏，恰如〈柳氏傳〉、〈無雙傳〉也是典型佳話之作，而《雲齋廣錄·丁生佳夢》中也有「真所謂才子佳人之匹」之說，具清楚的主題意識。宋代傳奇體小說一方面承襲唐傳奇，另一方面漸向通俗小說靠近，充斥著閨閣趣味。唐代固守著封建制度，男女情愛受制於禮教；宋代仍宣揚封建婚姻，但在《夷堅志·張五姑》、《青瑣高議·王幼玉記》中，某些大膽的女子形象漸漸突顯；明代動搖了禮教基礎，大膽而外放。古代的婚戀關係往往取決於父母，唐人傳奇開始將外貌及才華變成選對象的標準，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不適用在傳奇體小說當中，女子多能口誦詩詞、出口成章，才女形象動人，唐有鶯鶯、李娃，宋有王幼玉、宋媛，如〈甘陵異事〉中所述，連女鬼也是頗有文采，明代傳奇體小說如〈嬌紅記〉的嬌娘、〈賈雲華還魂記〉的賈雲華、〈浙湖三奇傳〉中的嬌鸞嬌鳳、〈鍾情麗集〉中的黎瑜、〈花神三妙傳〉中的錦娘、瓊姐、奇姊，〈聯芳樓記〉女主角蘭英、蕙英姊妹也是當時聲名遠播之才女，連〈賈雲華還魂記〉中老嫗也是飽通詩書，女主角們既有沉魚落雁之姿，又有斐然文采，似乎又將明傳奇拉回雅的道途。

到了明代前中期的傳奇體小說更講究真實化、世俗化，生活與社會的概況架構出小說樣貌，文學樣式創新小說的個體發展，才能產生新的氛圍，不只是情節奇異，還得組織篇章、完整結構，生動地再現人生的真實。魯迅說世情書乃在「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正代表著此類小說的精神內涵，<sup>62</sup>愛情佳話類的小說在情節中反映社會現況、人文精神，顯現著社會的變遷過程。嚴格說來，才子佳人小說應該符合封建禮教的要求，不應有男女兩性的風流，這與明代傳奇體幾近肉慾的描寫看似大相逕庭，但除却「慾」的這個質素後，其實大原則皆相同，女性均

<sup>61</sup>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7。

<sup>62</sup>魯迅之說見註60。且世情小說指的是「描寫普通男女的生活瑣事、飲食大欲、戀愛婚姻、家庭人倫關係、家庭或家族興衰歷史、社會各階層眾生相等為主，以反映社會現實（所謂「世相」）的小說。」參見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

具「才」與「智」。宋明傳奇體小說寫人的情感較唐來的真實且接近現況，但明代較宋代故事重覆性高、描寫相近、人物塑造更為扁平，為其缺失。除此之外，陳文新曾說：

明代《國色天香》、《繡谷春容》等書的編選，應該受到過《綠窗新話》的影響。這部選本對於加快傳奇小說的通俗化進程，起了明顯的作用。<sup>63</sup>

才子佳人型的小說故事，卻包納了典型的市民情趣與市民生活型態，只是平民的生活瑣事卻加以記述，「俗」小說帶來了不同的人生世相，儘管是實錄當時的歷史或傳聞，都折射出現實的光彩，《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影響到元明中篇傳奇小說，還有《綠窗新話》、《青瑣高議》等書也幫助其走向通俗的道路。強烈的市民意識不止因社會型態的改變，還有其他文體的影響，不管是唐或宋的傳奇體小說作用，或受到通俗傳奇體小說、甚至是話本小說的影響，都使傳奇體小說成長茁壯。

### 三、敘事方式的轉變

自唐迄宋的傳奇體小說中人物有著自我意識，獨抒個人之情感，表現其獨特的生命情懷，明代傳奇體小說則艷情直露，這些皆為古典小說的精神結構，各有其特點。在敘事長度上，唐傳奇故事的字數多數百至上千字，例外的是〈遊仙窟〉一篇，文長近萬字，此篇較有世俗氛圍的描寫，人物對話也穿插五七言詩，在心理描寫上較有發展，但因全文用駢體寫成，情節單一、結構也較欠缺，在文言小說的發展上較未具代表性。《雲齋廣錄》、《青瑣高議》可至四、五千字，元明中篇傳奇小說可至上萬甚至數萬字，篇幅的擴增也顯示了元明中篇傳奇體小說與唐宋傳奇、宋元話本的淵源關係。<sup>64</sup>

敘事對象的身分也有轉移：唐傳奇的女主角多為才女或是妓女，至少是名聲顯揚者，明代傳奇體小說中的人物愈往下層深入，〈聯芳樓記〉寫富有的薛姓米

<sup>63</sup>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44。

<sup>64</sup>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8。

商兩個女兒的愛情故事，〈翠翠傳〉中的翠翠和金定都只是一般平民身分，唐到明是漸漸走向世俗的過程。在空間上也有轉移，唐代傳奇空間看似自由，卻是作者塑造下的大願景，宋人的傳奇體小說的空間在現實圖景中，明趨向了亭臺樓閣，封閉式的空間。而在命題方式上，唐人常以男女主角姓名為篇名，宋與明在命題上較有設計，李禎的〈賈雲華還魂記〉一般被視為〈嬌紅記〉的翻案之作，文長約一萬四千字，別名〈盈盈記〉，或簡稱〈賈雲華〉、〈還魂記〉，或許有受到前作名稱的影響。〈劉生覓蓮記〉中有翁贈劉生「覓蓮得新藕，折桂獲靈苗」的讖語，也成為命題，如《雲齋廣錄·四和香》中男子收到老僕送來盒子上寫著「香和」二字，正為本篇之命題。

在敘事技巧上，唐人傳奇的寫作大量運用細緻描繪的手法，寫人物細膩複雜的情感，描繪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牽繫，故事的架構也有意曲折，現實世界的氛圍極濃，藉此表現作家手法及技巧。而小說受詩歌辭賦的影響頗深，董乃斌認為：「辭賦的先期繁榮，對於人們敘事思維的發育、敘事能力的提高，亦即對於小說文體的蘊釀形成，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sup>65</sup> 強調詩歌散文在小說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影響。唐人傳神寫意的描摹人物，靠詩賦烘托渲染，此特點被宋傳奇體小說繼承，也別具工巧雅緻，《雲齋廣錄》中〈西蜀異遇〉模仿晚唐傳奇以駢儷句做對話的特色，〈寄盈盈歌〉用了韓壽、潘安、宋玉的典故，相當典雅。除此之外，唐人強調細膩的心靈、環境的描繪，以外在烘托情懷，宋人更直接描摹人物心理狀態，甚至透過主角之口，說出心中綺麗幻想。到了明代這些以麗情為主軸的故事，已經明顯地突破唐傳奇的風貌，不只虛構想像，兼有敘事婉轉、雜揉市井趣味，《雲齋廣錄》功不可沒。詩歌可烘托情節、刻畫人物形象，詩歌的作用能增強敘事強度，整體而論，唐人以詩表現某些情感，宋人藉詞傳情，明人則流於放蕩與專為穿插而已，從唐到宋的傳奇體小說中詩歌強度漸增，更具有人物情節之美，到明代敘事強度又下降，諸如〈聯芳樓記〉情節簡單，沒鋪陳男女情感，卻專抄錄詩詞，使得小說敘事強度減弱，詩詞並未能營造更好的敘事情調。

至於敘事視角，程毅中論話本小說時說：「宋人小說用實錄見聞的方法敘事，

<sup>65</sup>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127。

偏重史才，以白描的手法再現生活的本來面貌。特別是突破了限知敘事的局限，更多地用全知敘事的視角來講述故事，有時加上夾敘夾議，創造一種本體的白話小說。」<sup>66</sup>〈西池春遊〉、〈張浩〉、〈王榭〉也都有白話小說敘事的特點，這樣的敘事角度正可以解釋宋代傳奇體小說。小說的源頭之一——史傳文學，往往從第三人稱觀點書寫，六朝志怪開始轉入第三人稱敘事。至宋傳奇體小說以情節為中心，多以全知視角交代故事，易於呈現人物心境狀況，《雲齋廣錄·盈盈傳》以第一人稱書寫自己的奇遇，屬於「自述體」，此法在唐人的〈遊仙窟〉已經出現，但在宋人傳奇中尚不多見，觀《青瑣高議》的〈嬌娘行〉、〈巨魚記〉以「余」自稱，這是小說藝術的發展。〈西蜀異遇〉先旁觀者角度敘事，當李生避於亭上沉思宋媛身分時，以李達道的全知視角思考、觀看宋媛，視角的轉移將人物心理表現得更為深刻、也更具說服力。明代的傳奇體小說多用第三人稱全知觀點，對人物行為及心理作用進行描寫，能全面交代故事脈絡。楊義曾說過敘述者無非是「在文本中的心靈投影，或者他故弄玄虛的一種敘事謀略」<sup>67</sup>，成爲一種論述層次及設計，皆爲小說寫作進步的表現。在敘事結構上，唐代已有用心經營，薛調的〈無雙傳〉寫王仙客、無雙表兄妹自幼相愛，後無雙父母被殺、無雙莫入掖庭，後仙客球俠士相助救出無雙，兩人得以成爲夫婦，兩人的愛情多經波折，情節也數度曲折，都是作者刻意設計。宋代喜用三段式反覆式情節結構，〈甘陵異事〉篇竟擴展到五段反覆式結構，多線發展並行，情感上的挫折愈多，到明代傳奇體小說更是複雜許多。

在空間意象上，唐傳奇在空間描寫上富有詩意，宋代至明代則是從現實圖景向亭台樓閣過渡。《雲齋廣錄》的〈四和香〉記孫敏省謁姑丈，過法堂遇美人，與美人相會也約在尼姑李師院；〈雙桃記〉女主角蕭娘出入於門戶，才得以被李生注目。諸多場景皆爲生活現狀，更具真實性。明代傳奇體小說人物活動空間有

<sup>66</sup>程毅中：〈宋元小說的寫實手法與時代特徵〉，《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1996年)，171頁。傅承洲在〈話本小說與文言小說敘述藝術比較〉一文也說：「話本小說敘事主要靠講述，文言小說靠展示；從敘事角度看，白話小說採用全知的視角，不少文言小說採用了限知視角；從敘事時間看，話本小說按自然時序連貫敘事，不少文言小說運用了倒裝結構；從敘事結構來看，話本小說一般以情節為小說敘事的中心；文言小說一般以人物為結構的中心。」見氏著：〈話本小說與文言小說敘述藝術比較〉，《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三期(2004年)，頁56-60。

<sup>67</sup>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00。

世俗性，有時是在妓院、有時在官河旁，嬌紅系列的多在官宦家中庭臺樓閣，花園是男女相會之處，〈賈雲華還魂記〉描繪閨閣場景甚細膩，寫娉婷引魏鵬入房間，描繪房間的擺設頗有《紅樓夢》的味道，又如〈聯芳樓記〉中兩姐妹從樓上往下看，恰巧看到鄭生在船頭洗澡而愛上了他，<sup>68</sup>宋明之傳奇體小說的空間美學中含有世俗性，也有其獨特的審美藝術。

小說具備豐富文學傳統與個人創作天賦，呈現豐饒的面貌，文言小說的發展在時間的軸線上，與史傳、諸子、辭賦、筆記均交錯並行，在此基礎上拓植根基，不僅寫實也寫意，符合精神上的美感。小說實則包納了文化自省：唐人浪漫，宋人拘謹又世俗寫實，明代則有強烈世情味道。傳奇體小說寫到人身處夢境或遇到靈異情事，均吟詠婉媚多情的詩詞，帶出人物情性，反映不同人的命運與抉擇，此愛此情已能超越生死，高揚情感的重要性。面對「情愛」的主題，層次也有不同，唐人婉轉多情，宋人明快傳情，宋代傳奇體小說出現放蕩與貞潔相合的女子形象，到了明代，激情與豔情相結合，甚至走向極至。針對性愛此特點，從唐代委婉地寫虛幻感，至明傳奇的直率渴求、直接描寫，這反映人性最深沉的渴求，才是真真切切生活的寫照。傳奇體小說在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上有藝術的經營，更有創造的想像，可看出意識至潛意識的活動，可以說這些都是有組織的創造，文言小說發展至宋代，並非因宋人不喜歡走唐人靈動多姿、想像隱晦的路子，而是更貼近了真實的生活面貌，肯定了人是真實的存在，有著自我意識；非跳脫了浪漫的心靈，只是在浪漫的基礎上，佐以日常的、代表人心的現實世界。《雲齋廣錄》自有其美學特質，延續唐的題材並擴充之，加入通俗敘事，對小說藝術的探索有重要的跨越，上下求索才能看出其兼善之處，雖然此書只是宋代眾多的傳奇體小說之一，卻也是文言小說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環。

---

<sup>68</sup>〈聯芳樓記〉寫的是蘇州富商二女詩名遠播，兩人從樓窗見到鄭生，丟下一雙荔以傳情，三人幽會是女子用竹籃將鄭生吊上去閨房，兩女一男享於水之歡還要不斷吟詩，「嬌姿未慣風和雨，吩咐東君好護持」、「風流好似魚游水，才過東來又向西」等誇張詩詞，正視人性中的情慾。

## 第六章：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的成果與意義

小說作為敘述性的文學體裁，以散文為主要表現手法，透過書寫人物故事，適度地反映作者的社會理想以及審美雅趣。宋代文言小說涵蓋範圍甚廣，選材變化亦甚獨特，許多不被學者注目之特點正是本文所要探究之處。本論文第一章「緒論」中，本於前人的研究基礎，針對宋代小說史、宋代文言專書研究以及傳奇體小說的表現進行探析，並從中發現前人研究宋代小說多只針對專書，或將目光置於白話小說上，尚缺少對於《雲齋廣錄》的關注，及推源宋代傳奇體小說對明代傳奇體小說的影響，馮一有《《雲齋廣錄》研究》一書，尚未注目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甚為可惜。因此，本論文聚焦於《雲齋廣錄》上，企圖考索其對上下朝代作品的繼承與發揚，利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考析傳奇體小說在唐宋元明不同的發展及演變，並獲得如下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章「北宋文言小說與《雲齋廣錄》」中，指出宋代文言小說數量眾多，也因宋代的社會、政治、經濟之作用，促使宋代文言小說出現新的質素，除了延續史傳的「真」、唐傳奇的「奇」，再加入市民精神，創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青瑣高議》和《雲齋廣錄》是宋代文言小說最佳代表，除作家身分地位較低外，二書的新創在：一、生活面貌更趨世俗化。二、對艷情以及男女情思投注更多興趣。三、詩文小說的特徵更為鮮明。宋代傳奇體小說傳遞更多的市民色彩，成為文言小說史上的新風貌。在第三章「《雲齋廣錄》的內容與形式」的探討下，更清楚《雲齋廣錄》生成的背景與價值，有清晰的目類編次，當中概可分筆記體與傳奇體小說，前者以記文人軼事以補正史之闕，也表現對文人的審美評價，後者集中寫瑰怪麗情，有世情小說的樣態。《雲齋廣錄》有三個特徵：一、小說與詩詞相互滲透。二、有古文筆法的表徵。三、語文運用有時代特徵。正是宋人自覺而發之創作，代表宋代文言小說的新途徑。接著探討第四章「《雲齋廣錄》與同

時代文言小說的比較研究」，宋代文人雅愛文學，筆記體數量眾多，《雲齋廣錄》與《東軒筆錄》、《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等書所記人物也常有互通，筆記體小說仍佔宋代文言小說之大宗。而傳奇體小說以愛情為主軸，演繹眾人的生活情性，《雲齋廣錄》與《青瑣高議》兩部傳奇體小說強化愛情，與說話融通，更喜好表現艷情，這些都代表著宋代傳奇體小說走出與唐傳奇迥異之路。從第五章「《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定位」的上下追索，可知《雲齋廣錄》在靈怪、愛情、奇異、神仙等類上，既繼承唐傳奇又開創明代中短篇傳奇體小說。《雲齋廣錄》除了有唐人的馳騁想像、幻想奇異外，還帶出新的轉移，趨向世俗、衝出禮教藩籬，有宋人獨特的生命力。延續至明代的傳奇體小說，繼續擴張詩詞的表現，強化情慾書寫，更貼近社會面貌，小說的形制、結構有更多的變化，是小說藝術的重要跨越。

透過文本的分析，筆者認為《雲齋廣錄》有甚多特質隱藏在文本底下，在文言小說史上亦不甚明顯，僅如程毅中說：「在宋元時代最能代表小說發展的新成就的，正是一部分無名文人的『才子之筆』，包括《青瑣高議》、《雲齋廣錄》裡的一部分傳奇。」<sup>1</sup>才算給宋代文言小說一點公允之評價。特別是這些詩詞韻語幫助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故事情節、推動事件的發展，並在唐宋元明傳奇體小說中產生不同的作用，如楊義在〈「剪燈三話」新議〉中說：

唐人傳奇除了〈長恨傳〉是專為〈長恨歌〉作傳之外，大抵都是把詩作和詩意滲透在委婉的敘事之中，而明人這些以「傳」、「錄」、「記」為名的作品，則把人物所作的詩文長篇大段地和敘事部份相間插、相游離，而且篇幅每每等於或長於後者。於是它們使唐人傳奇內在意義上的「文備眾體」變的外在化了。<sup>2</sup>

<sup>1</sup>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12。

<sup>2</sup> 參見楊義：《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第九章〈「剪燈三話」新議〉（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253。



這道出了傳奇體小說自唐迄明的新變。同樣是穿插詩詞韻語，明代作品和詩詞是游離的，唐代的詩是滲透在文中，而宋元正是此「外在化」之中介，《雲齋廣錄》中傳奇體小說穿插詩詞以達情，這些詩詞韻語又具有帶領情節之作用。再者，小說的研究分析不該受限於同類文體，本論文著眼於唐傳奇至宋代傳奇體小說乃至於明代「剪燈三書」與嬌紅系列等傳奇體小說之發展與源流，且陳大康在《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一書也說：

從〈鶯鶯傳〉首開風氣、宋元話本繼承發揚、瞿佑與李昌祺著力推廣一直到〈鍾情麗集〉等作的推至極端，小說中施文羸入比例不斷上升，嗣後漸又下降，入清後終至正常。該趨勢超越各創作流派界限，甚至不受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區別的影響。<sup>3</sup>

陳大康強調「超越各創作流派界限」，認為某些影響與作用甚至可以跨越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區別的影響。明代傳奇體小說從瞿佑的《剪燈新話》，到《鍾情麗集》、《懷春雅集》、〈花神三妙傳〉、〈尋芳雅集〉、〈李生六一天緣〉、〈天緣奇遇〉等漸次發展，這一線是從〈鶯鶯傳〉與宋元話本身上得力不少，文言與通俗小說對此小說形式表現有正面之作用，且「不受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區別的影響」，因而本文試圖於文言與通俗小說間找尋線索，有那些共通特質作用在不同形式上？有宋一朝是近世的開端，也是小說創作有新變化的時代，通俗化全面作用在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上，可以說兩者是同源異構的。

## 第二節 《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時代定位

宋傳奇走在風姿綽約的唐傳奇之後，似乎甚難再受到關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編纂的《宋代文學史》中僅有一章論「話本」，對於傳奇志怪未曾注目。又

<sup>3</sup> 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1。

李盾曾說：「宋人最大的貢獻在於編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sup>4</sup>一方面肯定《太平廣記》的編纂，一方面也抹滅了宋代其他文言小說的光芒，但這未必是小說史的原貌。宋代文言小說代表著小說觀念變遷，宋人喜歡關注傳聞，重視娛樂性，將這些奇聞組織結構成小說，在真實與虛構間找尋平衡，創造出既虛幻又真實的精神世界。而宋代傳奇體小說的女性或追求熾熱的愛情，或嚮往情欲的滿足，產生不同的美學特徵，表達了作家之寄托，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心理內涵。這些異於前朝的表現更為鮮活有活力，也因此，小說史應該給宋代文言小說更公允的評價。

本研究的成果與意義在於釐清《雲齋廣錄》中筆記體、傳奇體小說與同時代、甚至是前後朝的關係，以及帶來的影響。透過《雲齋廣錄》與其他傳奇體小說之比較，追索傳奇體小說脈絡後所得之結論，確立《雲齋廣錄》在小說史上的時代定位，如同石昌渝說：

而直接上承唐傳奇精神，下啟元代〈嬌紅記〉以及明代中篇艷情傳奇的，應當是〈燕子樓〉以及《雲齋廣錄》之類的作品。事實上，它們對後世的白話小說和戲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sup>5</sup>

肯定《雲齋廣錄》站在文學史長河上重要的位置。苗壯在《筆記小說史》說：「在文言小說領域，宋代每與唐代並稱，仍然保持旺盛勢頭。」<sup>6</sup>此段文字明示筆記小說地位，也能為傳奇體小說下最好的註解。而《雲齋廣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可從以下兩點論之：

#### 一、《雲齋廣錄》是宋代傳奇體小說發展之標的之一

宋代傳奇體小說有較高的思想藝術價值，內容上也逐漸從敘寫歷史人物發展為社會現實的人物，以生活題材為主。儘管仍有歷史相關之作，如〈驪山記〉、

<sup>4</sup> 李盾：《中國古代小說演進史》（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70。

<sup>5</sup> 石昌渝：〈宋元小說研究的新篇章〉，《文學遺產》第 6 期（1999 年），101 頁。

<sup>6</sup> 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15。

〈綠珠傳〉、〈梅妃傳〉、〈楊太真外傳〉……等，這類作品追求的是歷史道德，「理性」超越了「情愛」價值，有沉重的社會意義。但特別的是，如〈趙飛燕別傳〉等傳奇體小說，雖是書寫歷史，卻還描繪不少世情畫面，可知傳奇體小說已然超越了歷史，進入現實生活百態，而《雲齋廣錄》所寫的生活樣態更能表現人心的愛欲。《雲齋廣錄》不只在詞賦表現上亮眼，也化用不少典故，更有市井特色，可見宋代傳奇體小說與話本融通的特點，陳文新說：「部分傳奇作家扮演了為說話人編寫藍本的角色。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和皇都風月主人的《綠窗新話》大量摘錄古代的傳奇故事，無疑是古代說話人的藍本書；就連北宋劉斧所編纂的《青瑣高議》，也可能是說話人的藍本書。」<sup>7</sup>這正是宋代的時代特徵，傳奇體小說正能表現時代發展之面貌。

## 二、《雲齋廣錄》中的傳奇體小說前有所承、後有所啓

傳奇體小說在各個發展的階段上有其特性與演變的脈絡，鮮明深刻的藝術表現方式，維持著唐人的浪漫風姿，更堆疊了市民風情。小說能反映真實人生，陳大康說：

其他的文學體裁都不可能像小說那樣幾乎是全方位地同時又相當細緻地反映社會生活，而且它像人們展現的，又往往是蘊含著各種有機聯繫的渾然一體的生活畫面。在這方面，正史恰恰顯得較為遜色。<sup>8</sup>

小說的確更能代表社會狀況，各朝的史官焉會紀錄賭徒、流氓、悍婦人等之事蹟？落魄的文人更不用說了，這些三教九流的心理狀況、生活細節，以及當時的風俗細節也僅能保存在鄉野軼事中，這些社會風貌、風土民情刻畫細膩，王侯將相到工賈市農，雅正樂歌到市語方言無所不有、無所不包，這些才是生活的真實貌。《雲齋廣錄》中歷史小說之紀錄雖少，其書本身的價值仍補足歷史之

<sup>7</sup> 陳文新：〈論宋代話本體傳奇的世俗化追求〉，《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第8卷第2期(2008年3月)，頁105。

<sup>8</sup> 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4。

不足，且「士林清話」、「詩話錄」等篇幅雖短，卻有大量人物軼事足以豐富史之面貌，也恰體現宋人評價人物之概況。唐傳奇的「奇」、加上史傳的「正」、添入市俗的「俗」，正可謂宋代傳奇體小說的註腳。

傳奇體小說自唐代產生以來，其文體一直在發展變化，這種變化緣於傳奇小說文體自身演進的內驅力，還受社會風俗和文人學說的制約，又加入其它文學、文體交互影響之作用，產生不同的樣態。綜上所述，《雲齋廣錄》雖只是宋代文言小說的小發展，但其代表的是宋人對於虛構藝術的自覺與創造，採錄各種雜聞的軼事小說，以及瑰怪艷情的傳奇體小說。宋人以藝術精神探索小說之美，體現宋人好薈萃小說的社會風尚，既繼承又衝破史傳傳統，是唐傳奇與明代中篇艷情傳奇體小說的中介。而為免囿於既有的研究成果，筆者更進一步思考：宋代傳奇體小說還有哪些部份能再進行延伸討論？

首先，宋代的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應有共同的生成背景。小說發展至宋，受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的影響，產生不同面貌，而這些生成背景造就了文言、白話小說的不同表現，其作用應該為何？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雅俗共通力量為何？兩者又是如何走出不同的創作方向？其次，宋代傳奇體小說與話本應有融通關係。宋代是以市民為主體的平民社會，呈現多元的社會現況，《青瑣高議》、《雲齋廣錄》、《綠窗新話》、《醉翁談錄》是話本體傳奇之代表，唐《廣異記·劉長史女》、〈張浩〉、〈錢塘異夢〉均與明通俗傳奇體小說存在著某些淵源。時代風尚影響了文學創作，而文學作品與作者間又有共通互動，宋代傳奇體小說與話本之間的差別與交流作用為何，是可深究之處。而《雲齋廣錄》全書份量不多，表現也可能有所缺失，本論文目的僅指出《雲齋廣錄》在宋代文言小說中的地位，及其作為唐傳奇與元明中短篇傳奇體小說之中介意義，是不容忽略的。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一)古籍

-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唐】李肇：《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1959年)。
-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五代】劉昫等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宋】尤袤著、(明)陶宗儀編：《說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與《雲溪集》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王堯臣等編、(清)錢東垣輯釋：《崇文總目》(臺北：華文出版社，1969年)。
- 【宋】王銍：《默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4(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
- 【宋】王觀國：《學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宋】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宋】何蘧：《春渚紀聞》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三編3(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宋】李昉編：《太平御覽》(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 【宋】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汪應辰：《石林燕語辨》，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 10(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 年)。
- 【宋】阮閱：《詩話總龜》(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
-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臺北：明文書局出版，1994 年)。
-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
-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宋】委心子：《新編分門古今類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
-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 【宋】泊宅翁：《泊宅編》，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 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 年)。
-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宋】洪邁：《夷堅丁志》(臺北：明文書局，1994 年)。
- 【宋】洪邁：《容齋四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 【宋】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65 年)。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宋】晁冲之：《具茨晁先生詩集》與《逍遙集》合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 年)。
- 【宋】張耒：《張右史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 【宋】張邦基：《墨庄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 【宋】張師正：《括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一編 2(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 年)。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宋】陳模：《懷古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 【宋】曾慥：《類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宋】劉斧：《青瑣高議》(臺北：河洛出版社，1977年)。
- 【宋】歐陽脩、宋祁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宋】歐陽脩：《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鄭樵：《通志》第二冊(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 【宋】魏泰：《東軒筆錄》，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
- 【宋】羅擘：《醉翁談錄》(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
- 【元】張光祖：《言行龜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 【元】脫脫等修：《宋史》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元】鍾嗣成：《錄鬼簿》(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
- 【明】不著撰人：《錦綉萬花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何大倫：《燕居筆記》(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 【明】余象斗：《萬錦情林》，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明】吳敬所：《國色天香》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明】李夢陽：《空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赤心子、吳敬所編輯：《繡谷春容》(上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明】馮夢龍輯：《古今小說》(臺北：鼎文出版社，1974年)。
- 【明】楊慎：《升庵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明】瞿佑：《剪燈新話》，輯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臺北：天一出版

社，1985年)。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清】馬俊良輯、嚴一萍選輯：《龍威秘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68年)。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灣：世界書局，2009年)。

【清】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出版，1967年)。

【清】鮑廷博校、嚴一萍選輯：《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年)。

## (二)今著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第三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內田道夫：《中國小說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卞孝萱：《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王向峰主編：《文藝美學辭典》(河北：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

王建科：《元明家庭敘事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2004年)。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3年)。
- 王夢鷗：《唐人小說概述》，收入靜宜文理學院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三)(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中國小說史稿》第四章，(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北京大學編：《中國小說史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五十四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田浩編：《宋代思想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 石昌渝：《中國古代文體叢書——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 石麟：《古代小說批評概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2000年)。
- 石麟：《傳奇小說通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
- 吳組緝、沈天佑：《宋元文學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呂叔湘：《呂叔湘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李盾：《中國古代小說演進史》(臺北：文津出版社)，頁70。
- 李修生、趙義山主編：《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李悔吾：《中國小說史漫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李劍國：《古稗斗筲錄——李劍國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
- 李劍國：《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 林侑蒔編：《全明傳奇》(臺北：天一出版社，1983年)。

侯忠義、劉世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胡萬川：《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

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唐圭璋：《詞話叢編》(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夏志清、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孫欽善、曾棗莊等主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要》(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祝秀俠：《唐代傳奇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

秦川：《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總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年)。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

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張毅：《宋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張燕瑾：《中國古代小說專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郭豫適：《中國古代小說論集》(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2年)。

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陳大康：《通俗小說的歷史軌跡》(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陳平原、夏曉虹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90年)

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陳曦鍾：《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發行，2006年)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程國賦：《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程毅中：《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程毅中：《程毅中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閔寬東：《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黃霖、辜美高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

黃霖、楊紅彬：《明代小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黃霖：《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上海：東方出版社，2006年)。

楊家駱主編：《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2000年)。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楊義：《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

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寧稼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

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

齊裕焜：《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敦煌：敦煌文藝出版社，1990年)。

齊裕焜、王子寬：《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6年)。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94年)。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樂衡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

樂衡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的抒情特質》(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6年)。

魯迅：《小說舊聞鈔》，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

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魯迅：《唐宋傳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盧向前：《唐宋變革論》(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社，2006年)。

蕭相愷：《宋元小說簡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蕭湘愷：《宋元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蕭馳：《中國抒情傳統》(臺北：允晨出版社，1999年)。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

譚正璧、譚尋合著：《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

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

## 二、論文

丁峰山：〈宋代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歷史地位的重新估價〉，《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3年），頁78-83、137。

毛淑敏：〈宋傳奇的市民化特徵〉，《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4期（2004年），頁120-121。

王巧玲：〈宋傳奇的特點及原因分析〉，《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第6期（2006年），頁1-2。

王夢鷗：〈唐人小說概述〉，收入《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3》（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頁37-48。

石昌渝：〈宋元小說研究的新篇章〉，《文學遺產》第6期（1999年），100-102頁。

何滿子：〈中國古代小說源流發微〉，《文史知識》第8期（1985年），頁7-11。

余丹：〈20世紀以來宋代文言小說研究綜述〉，《廣西社會科學》第2期（2007年），頁137-141。

余丹：〈宋代文言小說的雅俗分流〉，《潮湖學院學報》第11卷，第5期，總第98期（2009年），頁50-53。

李軍均：〈論宋初傳奇小說文體發展的文化生態〉，《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7年），頁86-89。

李劍國、（美）韓瑞亞：〈亡靈憶往：唐宋傳奇的一種歷史觀照方式（上下）〉，《南開學報》第3期（2004年），頁1-11。

李劍國：〈《青瑣高議》考疑〉，《南開學報》第6期（1989年），頁1-10。

李劍國：〈文言小說的理論研究與基礎研究〉，《文學遺產》第2期（1998年），頁30-37。

杜貴晨：〈「傳奇」名義及文言小說的分類〉，《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4年），頁131-135。

段庸生：〈宋人傳奇論〉，《重慶商學院學報》第1期（2000年），頁80-81

- 洪順隆：〈北宋傳奇小說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卷2，第2期(1994年6月)，頁1-33。
- 凌郁之、李最欣：〈唐宋小說因革軒輊論〉，《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4期(2004年)，頁67-70。
- 凌郁之：〈傳奇體的衰落與唐宋文風的嬗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4期(2006年)，頁59-63。
- 唐富齡：〈文言小說人物性格刻劃的歷史進程〉，《武漢大學學報》第四期(1990年)，頁95-102。
- 康來新：〈奇中奇——古典小說的娼優考察〉，《臺北評論》，第3期(1988年11月)，頁68-185。
- 康韻梅：〈「鶯鶯傳」的情愛世界及其構設〉，《文史哲學報》，45期(1996年12月)，頁41-61。
- 張祝平：〈以雅入俗——宋代小說的普及與繁榮〉，《雲夢學刊》第24卷第4期(2003年)，頁77-80。
- 張高評：〈五十年來唐宋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漢學研究通訊》20卷第1期(2001年2月)，頁6-19。
- 梅爾：〈唐代的投卷〉，收入《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2》(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年)，頁61-88。
- 陳大康：〈論明初文言小說創作〉，收入《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21-224。
- 陳文新：〈傳、記詞章化：從中國敘事傳統看唐人傳奇的問題特徵〉，《武漢大學學報》第二期(2005年)，頁188-201。
- 陳文新：〈論古代傳奇小說的兩種類型及其演變〉，《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1994年)，頁63-69。
- 陳文新：〈論宋代話本體傳奇的世俗追求〉，《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第8卷第2期(2008年3月)，頁105-108。
- 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學術研究》第一期1995年，頁

108-112。

陳炳熙：〈論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史傳性〉，《華東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1年)，頁59-63。

傅承洲：〈話本小說與文言小說敘述藝術比較〉，《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三期，2004年，頁56-60。

智宇暉、段蓮：〈宋傳奇幻化女性形象中愛與欲的寄托〉，《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42-45。

游秀雲：〈青瑣高議對剪燈新話的影響〉，《華岡研究學報》第1期(1996年)，頁1-16。

游秀雲：〈唐宋愛情傳奇之比較〉，收入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教育國際化、學術卓越化」——中國傳統學術之傳承與拓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頁1-17。

游秀雲：〈論傳奇小說與筆記小說的區分〉，展望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3月24日，桃園：銘傳大學，收入《展望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7-103。

程毅中：〈宋代的傳奇小說〉，《文史知識》第2期(1990年)，頁10-15。

程毅中：〈宋元小說的寫實手法與時代特徵〉，《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1996年)，後附入《宋元小說研究》一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73-179。

程毅中：〈唐人小說中的「詩筆」與「詩文小說」的興衰〉，《文史知識》第1期(2008年)，頁32。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序論〉，收入許結等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導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06-418。

程毅中：〈略談明清傳奇小說——兼評《稀見珍本明清傳奇小說集》〉，《文史知識》第8期(2009年)，頁128-132。

程毅中：〈關於宋元小說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學遺產》第5期(1995年)，頁100-102。

馮一：〈《雲齋廣錄》版本源流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2006年)，頁75-78。

黃端陽：〈宋人李獻民《雲齋廣錄》研究〉，《大陸雜誌》第96卷第1期(1998年)，頁37-48。

楊理論：〈整體觀照下的宋代文言小說研究——評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4期(2005年)，頁201。

臺靜農：〈論碑傳文及傳奇文〉，收入《唐代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頁。

趙國維：〈傳奇體的確立與宋人古體小說的類型意識〉，《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3期(1999年)，頁94-97。

趙章超：〈宋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百年綜述〉，《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2002年)，頁144-146、151。

趙維國：〈《永樂大典》所存宋人劉斧小說集佚文輯考〉，《文獻》2001年2月，頁89-103。

趙維國：〈《雲齋廣錄》作者李獻民考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文獻》第2期(2009年)，頁180-182。此篇文章同時收入《文獻季刊》第二期(2009年4月)，頁178-180。

趙維國：〈論《麗情集》與宋代麗情小說創作〉，《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03年)，頁61-66。

劉勇強：〈一種小說觀集小說史觀的形成與影響——20世紀「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現象分析〉，《文學遺產》，第3期(2003年)，頁124。

鄭振鐸：〈中國小說的分類及其演化的趨勢〉，收入《中國文學中的小說傳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年)，頁19。

薛洪勳：〈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發展環節——明代「文言話本」縱橫談〉，《長春社會科學戰線》第一期(1992年)，頁288-289。

韓偉：〈中國古典小說的分類〉，《文史哲》第4期(1994年)，頁95-98。

顏崑陽：〈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鏈接效用」〉，輔仁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



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787-835。

### 三、學位論文

李世玫：《《青瑣高議》果報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2008年。

李軍鈞：《唐宋傳奇小說文體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李時燦：《《醉翁談錄》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林芯妍：《宋傳奇娼妓之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林溫芳：《宋傳奇「人鬼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年。

高桂惠：《明清小說運用辭賦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陳玉萍：《中國古典中短篇小說中的詩文關係與抒情性——以愛情為主題的討論》，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陳美偵：《《青瑣高議》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後由香港：學峰文化出版，1997年)。

陳霖：《宋代麗情傳奇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曾尹嬋：《宋傳奇異類婚戀故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游秀雲：《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

游秀雲：《宋代傳奇小說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馮一：《《雲齋廣錄》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趙修霈：《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趙薇：《明代麗情傳奇小說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

蔡和慈：《《青瑣高議》女性角色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2005年。



附件一——各書引錄《雲齋廣錄》之摘要：

著書年代	作者/書目	內容
?-1157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	程致仲爲予言，近歲《雲齋小書》出丹稜李達道遇女妖事。致仲親見泥金鴛鴦出入雲氣中，黃色衣，奇麗奪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遺達道者。又歌曲多仙語，尙小書失載雲。
1136	曾慥《類說》卷十八	類說目錄錄引《雲齋野錄》，收錄〈小由基〉、〈煉水銀法〉、〈洛陽花酒一時來〉、〈江神也世情〉、〈渡淮遇風詩〉、〈猥藁〉、〈白苧吟〉等篇，內容則寫《雲齋廣錄》還收有〈父促歸詩〉、〈春詩〉、〈牡丹詩〉、〈秋日郊行詩〉、〈北顧樓詩〉、〈趙當遇燈檠〉、〈夢妻寄詩〉、〈蘇小歌蝶戀花〉
1123	阮閱《詩話總龜》	卷中有數條詩話注引自《雲齋廣錄》
?-1148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八	《雲齋廣錄》載司馬標官於錢塘，夢蘇小小〈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處覓，淒涼明月生秋浦。」
1293	周密《志雅堂雜鈔》	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雲齋廣錄》十卷，北本小記。
1151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三小說類	《雲齋廣錄》十卷。右皇朝政和中李獻民撰。分九門，記一時奇麗雜事，鄙陋無所稽考之言爲多。
1145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	作《雲齋新說》十卷，載有〈張俞〉、〈僧惠圓〉、〈風和尚〉。
1188	不知名者《錦繡萬花谷》	前集卷六〈陵井野〉注出《雲齋廣記》

		前集卷十八〈華陽洞仙姻〉注出於《雲堂廣記》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作《雲齋新說》十卷
元末	脫脫等《宋史·藝文志》	作《雲齋新說》十卷
清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	十卷，宋政和中李獻民撰，皆記一時奇麗雜事。
清	錢曾《也是園書目》小說類	《雲齋新說》十卷
清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志》卷二	宋刻《雲齋新說》八卷後集一卷(一函、二冊)，宋廩延李獻民彥文撰。卷一〈士林清話〉卷二、卷三〈詩話錄〉，卷四〈靈怪新說〉，卷五、卷六〈麗情新說〉，卷七〈奇異新說〉，卷八〈神仙新說〉。後集則〈盈盈傳〉及歌詩一首也。前有政和辛卯獻民自序。每卷冠以新雕二字，蓋猶政和間刊本。其書荒誕不經，分門亦近瑣碎。然《四庫》未收，各家書目亦不著錄。北宋孤本流傳至今，亦說部中之秘秩也。
清	《四庫總目》卷一四四	《雲齋新說》八卷後集一卷

附件二——《雲齋廣錄》的筆記體小說與宋史、其他傳記記錄之比較

卷一、士林清話

紀錄人物	宋史內容	傳記資料出處
陳文惠公 (陳堯佐)	(卷二百一十一、表第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陳堯佐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遷樞密副使。</li> <li>➢ 陳堯佐自樞密副使加給事中，王曙自御史中丞加工部侍郎，並除</li> </ul>	授陳堯佐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賜陳堯佐加恩誥敕詔 賜陳堯佐進謝詔 陳堯佐讓恩命不允詔二則

	<p>參知政事。</p> <p>(志第一百六十一卷、藝文七)</p> <p>➤ 陳堯佐《愚丘集》二卷又《潮陽新編》一卷</p>	<p>賜陳堯佐加恩告敕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陳氏四令祠堂記 四令公祠堂記 將相堂記 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堂記 祭陳相公文 自誌墓碑 陳公神道碑 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 五朝名臣言行錄 吳興掌故集 書史會要 楚紀 宋大臣年表 宋學士年表下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元學案補遺 全宋詞 宋詩紀事 咸淳臨安志</p>
<p>王內翰 (王禹偁)</p>	<p>(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p> <p>➤ 王禹偁作《五代史闕文》二卷</p> <p>(卷二百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二)</p> <p>➤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事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p>	<p>跋太宗皇帝賜王禹偁御 宋沈虞卿小畜集跋 小畜外集序 王禹偁爲長洲令自敘 明謝肇淛小畜集跋 企賢堂跋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書王內翰詩後 王長洲祠堂記、贊 長洲縣令廳記 祭判監王元之文 王元之象贊 王元之畫象贊并敘</p>

	<p>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未能全引)</p>	<p>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 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學士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楚紀 宋詩紀事 全宋詞 宋詩鈔上小畜集 宋詩鈔上補小畜集補鈔 古今紀要 吳郡圖經讀記 吳郡志 宋元學案補遺</p>
<p>趙密學 (趙高、字公才)</p>	<p>(卷二百九十、列傳四十九郭逵)</p> <p>▶ 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禹、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禹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p>	<p>降授奉議郎趙高可知徐州制祭趙端明文 史質 東都事略 元祐黨籍碑姓名考 元祐黨人傳 北宋經撫年表 宋元學案 古今紀要</p>
<p>呂許公 (呂夷簡、字坦夫)</p>	<p>(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p> <p>▶ 呂夷簡《宋三朝國史》一百五十五卷</p> <p>(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p> <p>▶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p>	<p>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元隨袁宗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監九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程文跋 跋呂文靖門銘 呂文靖像贊 題呂文靖公事狀 祭呂相公文</p>

	<p>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未能全引)</p>	<p>呂公神道碑銘 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 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大臣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書史會要 宋詩紀事 宋詩紀事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古今紀要 齊乘 呂夷簡與范仲淹，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p>
<p>晏獻公 (晏殊、字同叔)</p>	<p>(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p> <p>➤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晏殊等同修</p> <p>(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p> <p>➤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余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未能全引)</p>	<p>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晏殊可刑部侍郎餘如故制 觀文學士兵部少書晏殘加食邑實封制 賜樞密院副使晏殊生日羊酒米麵詔 類要序 晏元獻遺文序 跋晏元獻公書 晏公獻遺文跋 跋晏元獻公帖 司空侍郎臨淄公諡元獻議 晏公神道碑銘 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 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大臣年表 宋學士年表卷 北宋經撫年表</p>

		<p>宋人軼事彙編 古今紀要 全宋詞 宋元學案補遺 書史會要 宋詩紀事 晏同叔年譜，宛敏灝，安徽大學月刊 晏同叔年譜，夏承燾，詞學月刊 二晏年譜，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 夏著二晏年譜補正，鄭騫撰，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p>
<p>龐丞相 (龐籍、字醇之)</p>	<p>(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 ▶ 龐籍，字醇之，單州成武人。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為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未能全引)</p>	<p>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龐籍可尚書祠部員外郎福建路運使制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 賜龐籍赴闕茶藥詔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鏐祠不許詔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鏐祠不允許答 賜橋道使錢鏐茶藥詔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帖 跋錢穆父帖 錢公墓誌銘 東都事略 元祐黨籍碑姓名考 元祐黨人傳 皇宋書錄 書史會要 錢塘先賢傳贊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元學案 宋史紀事 嘉泰會稽志</p>



<p>陳恭公 (陳執中、字昭譽)</p>	<p>(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四十四)      ➤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禦試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嶽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未能全引)</p>	<p>咸淳臨安志      賜陳執中讓恩命不允批答      賜同知樞院陳執中詔      賜同知樞院陳執中讓恩命不允批答      陳執中等上賀表批答      賜陳執中等上賀表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判亳州陳執中乞致仕不允詔二則      賜鎮海軍節度使判亳州陳執中待罪特赦敕書      賜宰相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賜陳執中詔      除受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仍放朝謝制      賜陳執中制      吏部尚書陳執中姐陳氏豐安康郡太君      陳執中題名      陳執中謚榮靈議      陳公神道碑銘      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宋大臣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詩紀事</p>
<p>范文正公 (范仲淹、)</p>	<p>(卷三百一十四、列傳第七十三)      ➤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p>	<p>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可尚書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制      賜參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詔      范仲淹贈吏部尚書制      范文正公文集敘</p>

<p>字希文)</p>	<p>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未能全引)</p>	<p>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宋俞翊范文正公文集奏議序  宋綦煥范文正公文集奏議序  宋陳範貽鄱陽遺事錄序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范文正公詩  為陸伯思跋范文正書後  跋范文正公墨迹  鄱陽顏范二公序  鄱陽刊文正公集引  范文正公集啓  文正公尺牘刊跋  文正公與兄弟書跋  刻政府奏議跋  書范文正公書竇練諫議事跡後  跋范文正公五帖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陽文中與尹師魯帖  跋范文正公書  題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家書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p>
<p>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p>	<p>(卷三百二十七、列傳八十六)  ▶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於墓三年。(未能全引)</p>	<p>王平甫文集序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王平甫文集後序  王平甫墓誌  祭王平甫文  史質  東都事略  宋人軼事彙編  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楚紀  宣城右集  全宋詞  宋詩史事</p>

		古今紀要
郭延卿	無傳	宋元學案補遺
張俞	<p>(卷四百五十八、列傳二百一十七)</p> <p>➤ 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俞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未能全引)</p>	無傳
石曼卿 (石延年)	<p>(卷四百四十二、列傳第二百一文苑四)</p> <p>➤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p>	<p>通判海州石延年可大理評事制</p> <p>石曼卿詩集敘</p> <p>石曼卿詩集序</p> <p>跋三絕帖</p> <p>跋石曼卿詩刻</p> <p>跋石曼卿詩後</p> <p>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p> <p>跋石曼卿二疏墓詩</p> <p>跋曼卿帖</p> <p>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p> <p>跋蘇石帖</p> <p>跋石曼卿書</p> <p>跋石曼卿古松詩</p> <p>釋秘演詩集序</p> <p>釋惟儼文集序</p>

		浮圖秘演詩集序 祭石學士文 祭石曼卿文 石曼卿墓表 栖真志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史質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 宣和書譜 皇宋書錄 書史會要 宋元學案補遺 宋詩紀事 全宋詞 宋人軼事彙編 古今紀要
--	--	--

卷二、詩話錄

紀錄人物	宋史	傳記資料出處
王荆公 (王安石, 字介甫)	<p>(卷三百四十七、列傳第八十六)</p> <p>➤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群牧判管，請知常州。</p>	臨川王文公集序 王介甫文集序 臨川詩註序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王荆公會李伯牖錢帖 跋王介甫帖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書王荆公騎驢圖 題王荆公書後 題王荆公禪簡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書王荆公遊鍾山圖後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跋荆公金剛經書 跋荆國公書 跋荆國公所書藥方後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未能全引)

跋荆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跋王荆公手書

虞學士書荆公詩

跋荆公墨蹟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錄

跋王荆公真翰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跋裴濟祥寫王荆公詩圖

跋王荆公帖

題王荆公家書

跋王介甫彌勒偈

跋荆公鄴侯家傳奏稿

跋王荆公帖

讀王荆公詩說跋

讀臨川集

跋荆公書彌勒偈

跋荆公詩

跋半山集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題續池陽集

跋王荆公鄴侯遺事奏稿

跋半山老人帖

題伯恭所抹荆公目錄

題荆公帖

跋王順伯所藏荆公詩卷

鄞縣經綸閣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至和塘記

王文公祠堂記

江寧事三司戶部副使制

工部侍郎制誥王安石可翰林學士制

召翰林學士王安石入院口宣

三司度友判官詞部員外郎集賢

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可刑部員

外郎於如故制

		<p>除王安石制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詔  王安石授金紫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進封開國公外食邑封功臣制  論王安石家乞納所賜第宰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可舊官服闋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  追廢王安石配享詔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  論王氏及元佑之學  祭丞相荆公文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  代人記王荆公文  王荆公年譜一卷，宋詹太和撰，元大德五年刊荆公詩集注附刊本。王荆公集附，民國11年張氏影印本。  王荆公年譜三卷附遺事一卷，清顧棟高撰，求恕齋叢書本，民國間南林劉世求恕齋刊本。  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四卷附錄二卷，清蔡上翔、楊希閔撰，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王安石全集本，十五年家譜叢書本，鈔本，同治六年朱絲欄寫本，歷代名人年譜大成。  王荆公年譜考略二十五卷附雜錄二卷，清蔡上翔撰，民國19年燕京大學重訂排印本，嘉慶九年存是樓刊本。  王安石年譜，何敦伯撰王安石內，民國24年商務印書館排定本顧震滄撰「王荆公年譜」正誤，千蕙，學海第一卷第三期</p>
--	--	---

		<p>王安石年譜（謂生於天禧三年），清顧棟高，民國沈卓然，民24年上海書局排印本</p> <p>王安石年譜，民國于大成，稿本（台大中文系學文論文）</p> <p>王安石年表，民國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內，民國24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p> <p>王荊公，梁啓超撰，中華書局排印本</p> <p>史質</p> <p>東都事略</p> <p>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p> <p>琬琰集刪存</p> <p>三朝名臣言行錄</p> <p>皇宋書錄</p> <p>宋大臣年表</p> <p>宋學士年表</p> <p>北宋經撫年表</p> <p>宋人軼事彙編</p> <p>寶慶四明志</p> <p>大德昌國州圖志</p> <p>景定建康志</p> <p>至正金陵新志</p> <p>咸淳毘陵志</p> <p>咸淳臨安志</p> <p>宋元學案</p> <p>宋元學案補遺</p> <p>宋詩鈔上臨川詩鈔</p> <p>宋詩鈔捕臨川集補鈔</p> <p>書史會要</p> <p>宋詩紀事</p> <p>全宋詞</p> <p>古今紀要</p>
<p>李學士</p>	<p>(卷三百二十二、列傳六十一)</p> <p>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邀自若，比暮絢歸，</p>	<p>無傳</p>

	<p>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系，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障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曆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能全引)</p>	
<p>馮參政 (馮京、字當世)</p>	<p>(卷三百一十七、列傳第七十六)</p> <p>➤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之，並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未能全引)</p>	<p>秘書郎馮京可直集賢院制 翰林學士馮京獎諭詔</p>
<p>唐御史 (唐介)</p>	<p>(卷三百一十六、列傳第七十五)</p> <p>➤ 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于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p>	<p>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唐介可 樞密直學士知瀛洲制 參知政事唐介詞不允詔制 龍圖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唐介可 給事中加食邑制 送唐子方序 跋君謨與唐彥猷論其弟直諫帖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子方林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p>



	<p>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未能全引)</p>	<p>拔唐質肅公詩卷 代中書祭唐尙書文 唐質肅公祠記 唐質肅公神道碑 唐質肅公墓誌銘 史質 東都事略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 琬琰集刪存 三朝名臣言行錄 楚紀 書史會要 宋大臣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元學案補遺 宋詩紀事 古今紀要 咸淳臨安志</p>
<p>呂狀元 (呂溱、字濟叔)</p>	<p>(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 ➤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複修起居注。(未能全引)</p>	<p>書呂溱事 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呂溱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制 呂溱可右正言制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呂溱吏部郎中制 賜外任臣僚呂溱詔 翰林學士呂溱可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制 舉呂溱自代狀 呂密學傳 史質 東都事略 宋歷科狀元錄 楚紀 宋學士年表下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詩紀事</p>

		<p>古今紀要 新安志 乾道臨安志 咸淳臨安志</p>
<p>曹封州 (曹觀、字仲賓)</p>	<p>(卷四百四十六、列傳第二百五忠義一)</p> <p>➤ 曹觀，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於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戰鬥，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眾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于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觀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嶺南，乃爲觀立廟封州。</p>	<p>故知州殿中丞朝觀宜特贈太常少卿制 挽贈太常少卿封州曹使君觀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古今概要</p>

<p>蘇內翰 (蘇易簡、字太簡)</p>	<p>(卷二百六十六、列傳第二十五)      ➤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未能全引)</p>	<p>新安蘇氏族譜序          文房四譜序          次續翰林志序          續翰林志跋          跋蘇舍人題臨蘭亭序詩          跋蘇氏藏太宗御筆及謝表          蘇氏圖畫          載酒亭群公畫像記          史質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          宋歷科狀元錄          書史會要          宋大臣年表          宋學士年表下          宋元學案補遺          全宋詞          宋詩紀事          潼川志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古今紀要</p>
<p>宋尙書 (宋祁、字子京)</p>	<p>(卷二百八十四、列傳四十三)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未能全引)</p>	<p>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翰林學士承旨宗祁辭免恩命不允詔          端明學士知鄭州宋祁辭免恩命不允詔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宋祁加勳邑制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宋祁可吏部郎中制          景文集唐庚序          景文集送陳之祥序          崇祀錄序          景文集天瀑山人後序</p>

		<p>元憲文集清高宗題首          跋宋景文墨蹟          跋宋景文唐史稿          題宋景文家書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文翁祠堂記          嘉祐禪院記          益部方物贊          歲華紀麗譜          宋景文公神道碑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史質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          琬琰集刪存          宋學士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修唐書史臣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楚紀          書史會要          全宋詞          宋詩紀事          宋元學案補遺</p>
王元澤 (王雱、字元澤)	<p>(卷三百二十七、列傳八十六)          ➤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未能全引)</p>	<p>書義序          詩義序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東都事略          宋人軼事彙編          宋詩紀事          全宋詞          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至正金陵新志</p>
鄭毅夫 (鄭獬、字	<p>(卷三百二十一、列傳八十)          ➤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p>	<p>前鄉貢進士鄭獬可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制          鄖溪集序          史質</p>

毅夫)	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未能全引)	東都事略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 琬琰集刪存 宋歷科狀元錄 楚紀 宋學士年表 北宋經撫年表 宋人軼事彙編 宋元學案補遺 全宋詞 宋詩紀事 古今紀要 乾道臨安志 咸淳臨安志
洪浩	無傳	淳熙三由志
周式	無傳	嶽麓書院記 宋元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別附
楊軒	無傳	無傳
白昊	無傳	無傳
錢待制 (錢勰、字穆父)	(卷三百一十七、列傳七十六) ➤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甯三年試應，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禦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曆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于	除給事中制 龍圖閣待制權戶部尙書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北宋經撫年表 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宋詩紀事補遺 淳熙三山志

	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未能全引)	
李元膺	無傳	宋詩紀事 全宋詞
杜默 (字師雄)	無傳	宋人軼事彙編 宋詩紀事 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侯穆 (字清叔)	無傳	宋詩紀事
梅聖俞 (梅堯臣、字聖俞)	(卷四百四十三、列傳二百二) ➤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陰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于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曆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未能全引)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送梅聖俞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文集序 梅聖俞外集序 宛陵先生集序 宛陵集後序 明宋儀望梅聖俞詩集序 明楊士奇宛陵集後序 明陳俊刻宛陵集後序 書梅聖俞藁後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程暉	無傳	無傳
臧謀	無傳	無傳
楊萬華	無傳	無傳
方子	無傳	無傳

通		
僧仲殊	無傳	無傳
道士姚太虛	無傳	無傳
高氏	無傳	無傳

資料來源：昌彼得、程元敏、王德毅、侯俊德編：《宋人傳記索引》(台北：鼎文

書局出版，2001年)

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3年)

(元)脫脫等修：《宋史》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附件三——《雲齋廣錄》與《東軒筆錄》之內容比較

	篇目	《雲齋廣錄》	《東軒筆錄》
士林清話	王內翰	內翰王禹偁，性剛簡傲物，嘗對僚屬曰：「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當時盛傳此語。未幾，公坐罪，貶為解州團練使，意甚不樂。一日，從太守赴生辰行香，見一人衣紫袍，貌甚端麗，舉止可觀，秉笏而立於佛殿之側。公意謂官資崇重，未敢遽處其上。因問其官品，其人斂板曰：「某即可知也。」公不論其言，而詰其何謂「可知」。其人曰：「舍人嘗言：『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奉職，即是『可知』也。」公為之憮然。聞者莫不發笑。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為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較位，其人斂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上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

		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笑。(卷二)
呂許公	馬尚書亮以員外郎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父罷江外縣令，亦在淮南，上書求見。尚書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	馬尚書亮以 <b>尚書</b> 員外郎、 <b>直</b> 史館使淮南， <b>時</b> 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 <b>至淮甸</b> ，上書求見。 <b>馬公</b> 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卷三)
晏獻公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席上，見晏獻公殊。晏公，虛己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奉禮他日極貴。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晏公後果至宰執。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 <b>元</b> 獻公。晏， <b>李</b> 之壻也， <b>初</b> 爲奉禮郎。 <b>曾</b> 熟視之曰：「 <b>晏</b> 奉禮他日 <b>貴甚</b> ，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卷三)
龐丞相	夏英公竦守黃州日，龐寺丞籍爲司理參軍。英公常曰：「龐司理貴人也，異日遠過於我。」既而英公止爲使相，龐至真宰。	夏英公竦謫守 <b>黃州</b> ， <b>時</b> 龐 <b>穎</b> 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 <b>他日富貴</b> 遠過於我。」 <b>既而</b> 四公皆至元宰。 <b>古</b> 雲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卷三)
陳恭公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尚書一見，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之，曰：「他日盡在陶鑄之下。」恭公始不敢當，既而果兩爲元輔。	馬公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 <b>馬接</b> 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 <b>數</b> 子出拜曰：「 <b>願</b> 以老夫之故，他日 <b>少</b> 在陶鑄之末。」(卷三)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少時極貧悴，依睦陽宋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至。告曰：「吾平生得煉水銀法，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煉成白銀一斤餘，封識內文正懷中。	范文正公仲淹，少時極貧悴，依睦陽宋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至。告曰：「吾 <b>善</b> 煉水銀爲 <b>白金</b> ，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 <b>付</b> 子。」即以其方與所煉成白銀一 <b>觔</b> 封識，內文正懷中。文



		<p>文正方欲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曰：「汝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p>	<p>正方欲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b>長</b>，呼而告之曰：「<b>而</b>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b>出</b>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卷三)</p>
<p>王平甫</p>		<p>王平甫以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技甚眾，題其宮曰「靈芝」。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美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矣，且令復回，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鍾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為詩以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疾卒，其家哭訴之曰：「君嘗夢遊靈芝宮，其信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之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宮殿中有題曰：「樂天之院」，樂天自為詩，以誌其事，與此夢實相似。蓋二人皆天才秀逸，則精神所寓，必有異者。又二年，太常丞曾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p>	<p>王<b>安國</b>，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b>夢有邀之至海上</b>，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技甚眾，題其宮曰「<b>靈芝宮</b>」。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b>時未至</b>，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b>禁中</b>已鳴鍾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b>為詩紀之</b>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b>不是</b>人間世，長樂<b>鐘來</b>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b>訊</b>之曰：君嘗夢<b>往</b>靈芝宮，其<b>果然</b>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b>音聲</b>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b>良苦</b>如何？」但見平甫<b>笑不止</b>，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b>甚</b>而寤。</p>

		<p>處如何？」但見平甫笑而不止。傍一人謂曰：「平甫已列仙宮矣，其樂非處世之比也。」阜方喜而寤。然則靈芝之夢，果然無疑矣。</p>	
<p>郭延卿</p>		<p>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少與張文定、呂文簡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間。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不樂仕宦，隱於洛城外，葺園亭藝花竹以居，足跡未始及城市。至是，年餘八十。一日，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餘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姓氏。洛下士族多，延卿未嘗出謁，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皆疎爽闡明，語言可聽。延卿曰：「某之所居，固罕有到者。而前後接人，亦無若數君。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以陶樽侑菓菽而進。文僖愛其野逸，遂同酌久之。日向晚，有吏申牌，而府吏牙兵，列於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p>	<p>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b>出天性</b>。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b>未嘗</b>出仕，葺幽亭，藝花卉，足跡<b>不及</b>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b>即屏騎從</b>，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b>名氏</b>。洛下士族多，過客眾，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b>疏爽闡明</b>，<b>天下之選</b>，延卿笑曰：「<b>陋居罕有過從</b>，而<b>平日所接之人</b>，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菽而進，文僖愛其野逸，<b>爲引滿不辭</b>。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b>列庭中</b>，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p>

		<p>從吏之多也？」尹洙遽指告曰：「迺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意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無忤，又引數盃。延卿之禮數及杯盤，皆無加，似前談笑自若。日暮，文僖辭歸。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p>	<p>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卿之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卷六)</p>
詩話錄	王荆公	<p>王荆公初罷相判金陵，有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流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相，遂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於鍾山，又有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替埃塵。只同亮雁爲閑侶，不與龜魚作主人。」此蓋不以爲守也，而前詩尙有所累耳。</p>	<p>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於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亮雁同爲客，不與龜魚作主人。」(卷六)</p>
	蘇內翰	<p>蘇內翰易簡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日，年未及強壯，而其心悒鬱，有不勝閑冷之歎。鄧州有一老僧，獨處郊寺，頗通儒典，亦時時爲詩，有可觀者。蘇公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未幾而卒。蓋大臣出處，亦事之常。蘇公一出，遂有憔悴之言，無異乎賈誼</p>	<p>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敘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日，纔逾壯歲，而其心悒鬱，有不勝閑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公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若菩薩難做。」竟</p>

		<p>之在長沙，爲賦以自悼。 非特數之使然，亦其志不能自廣爾。</p>	<p>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壹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卷二)</p>
--	--	---	---

資料來源：(宋)李獻民：《雲齋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宋)魏泰：《東軒筆錄》，收錄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二編 8(上海：大象出版社，2006年)。

說明：粗體字爲與《雲齋廣錄》不同之處。

